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汉语韵律语法丛书

冯胜利 端木三 王洪君 主编

汉语的双音化

韵 律 语 法

庄会彬
赵璞嵩 著
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十三五"

汉语韵律语法丛书

冯胜利 端木三 王洪君 主编

汉语的双音化

庄会彬
赵璞嵩 著
冯胜利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8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社图号 182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双音化 / 庄会彬，赵璞嵩，冯胜利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12

（汉语韵律语法丛书 / 冯胜利，端木三，王洪君主编）

ISBN 978-7-5619-5389-1

Ⅰ.①汉… Ⅱ.①庄… ②赵… ③冯… Ⅲ.①汉语－音韵学 Ⅳ.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6690 号

汉语的双音化

HANYU DE SHUANGYINHUA

排版制作：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周　燚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子信箱：service@blcup.com
电　　话：编 辑 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1230 毫米　1/32　　印　　张：8
字　　数：180 千字
定　　价：59.00 元

PRINTED IN CHINA

总 序

我国学者对韵律的关注有着悠长的历史。《毛诗序》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是古人区分随意的"声"与有序的"音"的最早论述。《荀子·乐论》云："(先王)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这是古人用声律来区分雅俗、节奏的千年古训。

在中国古代的节律研究史上，对韵律规则关注最细密、阐述最清楚的莫过于南朝的沈约[①]。他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这里的基本精神与当代韵律学创始人 Liberman 的"相对轻重论"[②]是一致的。当然，沈约也自知局限："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答陆厥书》)稽古鉴今，从 Liberman"相对轻重论"发展出来的当代节律学(metrical phonology)给了我们辨识"韵之精粗"

---

①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他在给陆厥的信中说："(古人)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

② M. Liberman. *The Intonation Systems of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MIT, 1975.

的现代工具。[①]

古代的韵律不仅涉及发音，还事关语法。最早触及这个题目的当属唐代的孔颖达。他在《毛诗正义》里疏解“视民如禽兽”时说：“《经》言‘虎’‘兕’及‘狐’，止有兽耳，言‘禽’以足句。”他在疏解《召南》“羔羊之皮”的时候说：“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连言以协句。”其中的“足句”“协句”（其他尚有“圆文”等韵律分析）都为今天韵律语法的建立，提供了古代的语料和证据。

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最早发现韵律制约句法现象的当首推马建忠。[②]他在研究“易之以羊”和“以羊易之”两种句型时精辟地指出：“转词介以‘以’字置于止词之后者，盖止词概为代字，而转词又皆长于止词。”（《马氏文通》）就是说，如果动词的宾语是代词，而介词的宾语又较长的话，那么就要采用[[V+代][以+NP]]的格式。以成分的长短定词序，正是从韵律控制句法的角度看问题。然而，值得回味的是，马氏虽然惊人地发现了韵律的作用，但却说“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将韵律的因素排斥在句法之外。他一方面卓有

① 注意：在 Liberman 之前，Chomsky, Halle, and Lukoff（1956）早已奠定“循环重音指派”（cyclic stress assignment）的操作体系〔也即韵律跟语法的直接相关性。参 On accent and juncture in English. In: Morris Halle, Horace Lunt, Hugh MacLean, and Cornelis van Schooneveld (eds.), *For Roman Jakobson*. The Hague: Mouton, 1956. 65-80.〕。而 Halle and Keyser（1966、1971）的文章更可看作生成节律学（generative metrics）的创始之作〔其中的重音分布规律，采用了 Chomsky, Halle, and Lukoff（1956）的理论，认为重音跟句法直接相关。参 Morris Hal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Chaucer and the study of prosody. *College English* 28.3 (1966): 187-219. 及 Morris Hal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nglish Stress: Its Form, Its Growth, and Its Role in Vers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② 事实上，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等均有很好的发明，但当时“韵律训诂”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发明，另一方面又自毁长城，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没有理论的缘故。[1] 于是杨树达批评他说："但据类例之多少为言，绝无何等理论为根据也。"（《马氏文通刊误》）我们吃没有理论的亏，太多了！殊不知，我们吃不能（不善？不屑？）创造理论的亏，更大、更多！没有理论，很难准确地把握现象，到手的东西也终将复失，更不消说本质与规律。马氏韵律语法的失败在没有创立理论。事实上，马氏不仅没有韵律理论，他的句法理论也不独立（《马氏文通》大抵以拉丁语法为底本）。当然，我们在看到理论之必要（necessary condition）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它并非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原因很简单，即使有了理论也不能保证对现象的揭示准确无误。乔姆斯基的管约句法论（government-binding theory）可谓理论，但根据这个体系，Zwicky and Pullum（1986）得出的却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句法无语音原则（Principle of Phonology-Free Syntax）[2]。他们说："句法无语音原则是为跨语言而设定的语法，该语法禁止句法规则或句法限定参考音系的信息。"〔The Principle of Phonology-Free Syntax (PPFS) is a proposed universal principle of grammar that prohibits reference to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in syntactic rules or constraints.〕[3]

---

① 什么是理论？我们认为，其本质属性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把假设和规则说明确（explicit），一是要有可验证的预测（make verifiable predictions）。参 Karl R.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② Arnold M. Zwicky and Geoffrey K. Pullum. The principle of phonology-free syntax: introductory remarks.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2. Columbus, OH: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86. 63-91.

③ 引自 Philip H. Miller, Geoffrey K. Pullum, and Arnold M. Zwicky. The principle of phonology-free syntax: four apparent counterexamples in Frenc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3 (1997): 67-90.

在形式句法理论界，这一“句法无语音”的错误信念直到最简方案出来后才逐渐改变。2008 年 11 月 7 ～ 9 日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第 39 届 NELS 会议的广告上，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

“The design of the grammar is standardly assumed to be complex, involving components such as phonetics, phonology,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 initial view that components of the grammar are autonomous has proven to be overly strong, and more and more cases of interfaces among components have been documented. This in turn opens questions about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such interfaces: is there a line between interacting components and components without borders?”

基于这种新的认识，会议邀请学者投交有关“explore empirical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interfaces among two or more components of the grammar, and formal tools that capture such interfaces”的论文。时隔不久，Richards 在 *Uttering Trees*（2010）一书中便提出“疑问词移位”（*wh*-movement）是由韵律导致的的看法：疑问词移位的句法运作发生在韵律刚好需要的情况下（The syntactic operation of *wh*-movement takes place just in case the prosody requires it.）。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形式句法里，这是不可想象的。

国际韵律语法研究风起云涌，我国韵律语法研究的情况则很不同。我们一向没有宏大系统的语言学理论，自然也没有 Zwicky 那样极端、绝对的理论错误。从上面看到，韵律对语法的作用我国古代先贤早有揭晓，进入当代，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最明显、最有影响的是郭绍虞的“弹性词说”（1938）[1]和吕叔湘的 2+1、1+2

①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载于《燕京学报》1938 年第 24 期。

的"趋势说"(1963)[①]。当然，赵元任的"电离化(ionization)/离合词"理论，更堪称早期韵律语法最精辟的分析：

> 可是既然咱们可以说"上了一堂课"，何以不能说"体了一堂操"？要是照字面意义来说，"操了一堂体"应该更合逻辑，可是却没人这么说。这又是语音的因素比逻辑的因素更重要的关系。但是动—宾式结构的抑扬型韵律就足以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语，不管逻辑不逻辑。因此"体了一堂操"就成了学生的经常用语了。
>
> ——《中国话的文法》[②]

这里"抑扬型韵律就足以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语，不管逻辑不逻辑"一语，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顺此而推，汉语韵律的另一重要属性就是近年来发现的"韵律的形态功能"(参本系列丛书中王丽娟《汉语的韵律形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甚至可以溯源到陆宗达、俞敏(1954)对"开开儿"(动词，重音在第一个"开"上，如：这水得开开儿再喝)和"开开儿"(形容词，重音在"开儿"上，如：这水开开儿的，正好沏茶啊)等北京话词语的重音分析。[③]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的另一大宗是它在文学上的作用。我国(和邻邦)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着长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学说。南朝沈约的"浮声、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的"往蹇来连"(《文心雕龙·声律》)，唐代日本和尚遍照金刚的"诗行两半(半逗律)"(《文镜秘府论》)，清代桐城派学者刘大櫆的"音节神气"(《论文偶记》)，以至于当代启功先生的"诗节韵律"

---

①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载于《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②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中的《中国话的文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 陆宗达、俞敏，《现代汉语语法》(上册)，群众书店，1954年。

(《诗文声律论稿》),等等,都是我国古今节律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亟待总结和开发。

如果说郭绍虞的"弹性"、吕叔湘的"趋势"和赵元任的"电离化"均是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传统韵律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话,那么我国当代韵律语法的研究则是以Chomsky、Halle、Keyser以及Liberman等当代学者70年代前后提出的"相对轻重说(relative prominence)"[①]为基础,伴随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引入而开始的。我们知道:汉语韵律语法的研究以"句法影响/制约韵律"为起点。譬如C. C. Cheng(1973)[②]提出的以句法分枝为上声变调域的观点,Chilin Shih(1986)[③]和Matthew Chen(2000)[④]进行的以句法为基础的音步研究(foot formation based on syntax),Matthew Chen和他的学生提出的以句法XP为界确定的连音变调域(如Chen,1987)[⑤],Selkirk(1986)[⑥]受到Matthew Chen影响后提出的"界定参数"(edge-setting parameters)和"韵律范畴域"(domains of

---

① M. Liberman and A.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1977): 249-336.

② C. C. Cheng.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nographs on Linguistic Analysis*, No. 4). The Hague: Mouton, 1973.

③ Chilin Shih.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6.

④ Matthew Chen.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No. 9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⑤ Matthew Chen.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 (1987): 109-149.

⑥ E. Selkirk. On derived domains in sentence phonology. *Phonology Yearbook* 3 (1986): 371-405.

prosodic categories), Selkirk and Shen (1990)[①] 观察到的上海方言里“句法—韵律错配现象”(phonology-syntax mismatches), 还有 Duanmu (1995、1999)[②] 提出的上海话连音变调域的重音循环指派法 (tone sandhi domains are based on cyclic stress assignment), 等等, 都是从“句法影响韵律”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与此同时, Matthew Chen (1979)[③] 还进行了“句法—韵律相互影响”的研究。他在汉语律诗的探讨中提出句法分枝和韵律分枝必须彼此对应的规律。当然, 令人更为关注的是突破 Zwicky “句法无语音原则”的新理论:“韵律对句法的影响和制约”。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Inkelas and Zec (1990)[④] 有关韵律制约句法的研究, 其次是 Feng (1991、1995)[⑤] 有关汉语的韵律结构和韵律制约的句法研究。继此则有 Zubizarreta (1998) 的 P-movement[⑥] 以及董秀芳 (1998)[⑦]“韵律制约的动补结构”等一系列的韵律制约句法的研究。

---

① E. Selkirk and Tong Shen. Prosodic domains in Shanghai Chinese. In: Sharon Inkelas and Draga Zec (eds.),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Stanford and Chicago: CSLI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313-337.

② S. Duanmu. Metrical and tonal phonology of compounds in two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71.2 (1995): 225-259. & S. Duanmu. Metrical structure and tone: evidence from Mandarin and Shanghai.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1999): 1-38.

③ Matthew Chen. Metric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oetry. *Linguistic Inquiry* 10.3 (1979): 371-420.

④ Sharon Inkelas and Draga Zec (eds.),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Stanford and Chicago: CSLI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365-378.

⑤ S. Feng. Prosodic structure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The Penn Review of Linguistics* 15 (1991): 15-21. & S. Feng. *Prosodic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PENN, 1995.

⑥ M. L. Zubizarreta. *Prosody, Focus, and Word Ord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8.

⑦《动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 载于《语言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在新兴韵律理论的影响下，汉语韵律语法的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语言学论坛上就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韵律语法研究者，如陆丙甫、吴为善、张国宪、端木三、冯胜利等。1990年，端木三与陆丙甫提出“辅重论”[①]，打响了当代韵律语法研究的第一枪。1997年冯胜利到四川大学讲授韵律构词学（词汇化）和韵律句法学（核心重音）[②]，不久就有了董秀芳的《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③]。此后，韵律语法方面的研究论文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经过近20年来的蓬勃发展，韵律语法研究在中国已蔚为大观。最为突出的就是杨树达所批评的马建忠没有理论的情况已大为改观：当代汉语韵律语法有了自己的理论。最初是端木三的“辅重论”（1990、2000）和冯胜利的“核心重音说”（1991、1995），后来则有《汉语非线性音系学》（王洪君，1999、2008）、《汉语韵律句法学》（冯胜利，2000）、Chinese Phonology（Duanmu，2000）以及Prosodic Morphology（Feng，1997）[④] 等不同学说和理论的纷纷出炉。在中国，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理论，因此也不容易一下子为人所理解。老实说，韵律语法理论的起步是相当艰难的，不仅当时的研究生，就是一般的学者对其中的“形式句法理论”“形式音系理论”也不太熟悉。为培养兴趣、奠定基础，韵律语法理论的

---

① 其论文2002年发表于*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7.2: 123-136，名为“Rhythm and syntax in Chinese: a case study”。

② 讲稿后来修改为《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005/2009。

③ 她后来从功能角度研究“词汇化”，成绩显著，但是给韵律导致的双音化的研究留出了很大的空间，有待开发。

④ S. Feng. Prosodic structure and compound words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Jerry Packard (ed.),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197-260.

引进和普及，最初采取的是“近取诸身”的做法。[①] 譬如把“核心重音”说成“不能头重脚轻”“切忌尾大不掉”〔而不是“管约（government and binding）为基础的核心重音的指派”〕。即使涉及管约的定义，也为便于理解而从简解说（informally speaking），把“公式化的形式限定”说成大家能理解的“动词后不能有两个（可携带重音的）成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结果呢？虽便于初学和理解，但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误解和分歧。有人不理解其中的运作，说：“汉语的名词可以做谓语，可见动词指派重音的理论有问题。”有人怀疑说：“句子的焦点重音是任意的，如何影响句法？”有人歧解道：“汉语的句子可以不用动词，可见动词指派重音的操作是错的。”有人质疑道：“1+2 的‘铁公鸡’可以说，凭什么说 1+2 不合法？”还有人直接反对说：“汉语没有重音，也没有音步，因此用重音、音步建立起来的韵律理论靠不住！”疑惑之极，竟有人质问：“韵律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显然，有些问题已经超出学科的范围，因为我们一般不问“化学的作用有多大”。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汉语没有音步”的话，怎么可能“55/55/555”“柴米 / 油盐 / 酱醋茶”的节律停顿都一样？假如“汉语没有重音（或凸显）”的话，那么人类语言节律中的“相对凸显律”将由何表现？我们更知道，新领域开辟、新学科建立之初，出现不同的意见和争议是很正常的。章太炎先生曾慨叹孙诒让的学术之所以未宏于世，是因为没人反对[②]；而对生成语法的

---

① 王国维在讨论中国历史上引进西方新思想的实例时认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论近年之学术界》）。陈寅恪提倡“取珠而还椟”的方法（《吴宓与陈寅恪》）。其意至深，足资为鉴。

② “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3 年，第 33 页。

质疑之声至今不绝于耳，却反促其发展，则更是范例。即如 1+2 的“铁公鸡”，虽非反例，但它给韵律语法提出了挑战。挑战促使我们发掘、发现更深的规律、更多的解释。1+2 [名词 + 名词] 为韵律理论所不容，然而就在解决这些反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条新的规律：一是“材料”（铁公鸡、木地板、棉手套；? 钢铁公鸡、木头地板、? 棉花手套）可用 1+2；二是“所有格”（班主任、校领导；班级主任、学校领导）可用 1+2。为什么呢？原因很可能是“材料、所有格”实际上是形容词性而不是名词性成分的缘故（参 Feng，2001；Duanmu，2012）[①]。这类现象，前人没有解释，甚至很难想到。因此，本着真理出于争辩的理念以及促进新兴学科发展的愿望和责任，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可以说，这套丛书是这个学科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标志，是东西方学术研究交汇和碰撞的结果，当然也是这个学科有待整合、总结以便深入发展的需要。

这套“汉语韵律语法丛书”的作者都是韵律语法领域中的前沿工作者。他们有的是该学科的资深学者，有的是该领域里的年轻新秀，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新兴学科的热爱与执着，他们都在这一领域富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

美国学者 Simpson 在 2014 年出版的《汉语语言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里面说：

将来的韵律与语法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无论是跨方言的共时研究，还是历时的研究（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都是未来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丰富而内容充实的领域，是一个汉语可以为

① S. Fe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roperties of wordhood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3 (2001): 161-174. & S. Duanmu. Word-length preferences in Chinese: a corpus stud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1 (2012): 89-114.

“有关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1]

这是对我们以往韵律语法研究的总结，更是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是为序。

冯胜利（执笔）
2015 年 6 月

① Andrew Simpson. Prosody and syntax. In: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2014. 465-491.

目录

1 第一章 双音化概说
2 第一节 双音化的界定
4 第二节 双音化的历史表现
9 第三节 本书结构安排

11 第二章 古今学者对双音化的解释
12 第一节 汉语双音化的功能观
28 第二节 双音化的韵律观

35 第三章 双音化的韵律基础
36 第一节 韵律语法理论及几个基本概念
40 第二节 上古单音节音步的韵律属性
59 第三节 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问题探讨

83 第四章 汉语的双音化：词法运作
84 第一节 单音节的双音化
108 第二节 多音节的双音化

117 第五章 汉语的双音化：句法运作
118 第一节 句法词
121 第二节 并　入
130 第三节 填　位

143 第六章 汉语的双音化：词汇化
144 第一节 汉语词汇化的理论基础
156 第二节 词汇化现象举隅
176 第三节 汉语词汇化中的并列结构与偏正结构

183 第七章 双音化对汉语的影响
184 第一节 词干化与词类问题
186 第二节 单双音节的差异
194 第三节 四字格

205 第八章 结 语

209 参考文献
233 附录：本书常用缩略语与术语表
237 后 记

1

第一章

双音化概说

本章旨在厘清双音化这一概念，向读者展示汉语史上双音化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本书的大纲结构。本章将一分为三：第一节对双音化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第二节展示双音化的历史表现，最后一节给出全书的结构。

第一节 双音化的界定

双音化，又称“双音节化”，在传统语言学里，这一概念并不是特别清楚。本章首要任务是厘清这一概念。双音化，顾名思义，指的是“两个音节的组合”。然而，这个术语却多被用来指“两个字的组合”，而更常见的用法则是指双音节的词汇。字代表音，但字不是音，因此双音化不是“双字化”。字也代表词，但不就是词，因此，双音化也不是“双词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双音化指的只能是“两个音节的单位化”。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是双音化的主要内涵，要真正理解“双音化”这一概念，需从多个角度下手，一是辨析“双音”何指，二是理解“双音化”这一概念，三是深入考察“双音化”的过程，包括其前因后果。对于第一点，我们或许能根据理论和事实得到正解，对其他几点，则不仅需要理论同语言事实的结合，还需要历时和共时多个角度的考察、审视，如此方能对双音化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这就意味着，仅仅把“双音化”理解为汉语词的“由单变双”或“由多变双”的过程或结果，甚至更局限地理解

为“两个字的组合”，都是不全面的。下面我们加以说明。

首先，本书所讨论的双音节单位限于韵律层面。既然双音节属于韵律的单位，那么双音化的问题就无疑是韵律的问题。如果双音化是韵律的问题，那么寻求双音化的来源，当从韵律上找答案，也就是说，尽管双音化可以由双字以及由双字所代表的双词来表现，但双字、双词只是其表现，不是其来源。换言之，双字是双音化的结果，这是双音化概念的“逻辑必然”。又换言之，如果双音化讲的是“音”，那么它的来源就应该首先从“音”上去寻找。音节不等于汉字。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是语言音义结合体的可见性记录方式，它记录和反映语言，但绝不等同于语言。因此，我们在看待汉语双音化问题时，应该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语音层面，而不是文字层面，也不是词汇层面。“双音化”不是“双字化”，也不是“双词化”。应该说，“双词化”是“双音化”的结果或体现；在文字形式上，“双音化”则体现为“双字化”。“双音化”是一个语音问题、韵律问题，“双音化”所指的只能是“两个音节的单位化”。

其次，“双音化”应该是体现在语流中的音节的“两两组合”，它可以是双音的单纯词，如“葡萄、窟窿”；可以是双音的合成词，如“国家、老师”；也可以是双音的短语，如“请坐、来人”；还可以是一些双音的助词和动词组合，如“都去、也是”。换言之，这种组合可以是语义联系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这决定于韵律环境。当然，“双音化”更多地体现为两个意义紧密相关的语音的组合。冯胜利（2000a）注意到：

在传统语言学里，处处可见双音化的讨论。然而有趣的

是，没有人把“请进”“今儿冷”等“两字语”和“两字句”作为双音化的产物。这是传统方法不确、不严的另一种表现。因为“双音”指的是“音”，因此无论是“双音单纯词”如“彷徨”，“双音合成词”如“天子”，“双音短语”如“请坐”，还是“双音节句子”如“今儿冷”，等等，照理均属“双音”的范畴。如果双音节有一种“化”的趋势，那么上述双音现象，都应该属于“化”的范围。然而，有趣的是，其中很多现象都被排斥在“双音化”之外。

第二节 双音化的历史表现

接下来我们讨论双音化的历史表现。汉语历史上的双音化很早便已开始，根据易熙吾（1954a、1954b），在古代文献，尤其是字书中，已然出现双音词发展的端倪，他所举的例子涉及《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广雅》《一切经音义》等。其中，对《说文解字》着墨尤多，抄录如下（易熙吾，1954b）：

这部书自来都认为是字书。它以一字一音的汉字为解说对象，其实里面不只有单音词，也有许多双音词。它把一些原来是双音词的拆开成两个字，却在各个字的下面分别注明两字拼合的那个词。我们试取虫部的字来研究。虫部共有字153个。把这些字分类来看：第一类，虾，虾蟆也；蟆，虾蟆也。蛺，蛺蝶也；蝶，蛺蝶也。再也没有别的解说。像这样的双音词，本部里还有蛣蚰、蟠蛴、蚰蠰、螌蝥、蝙蝠等四十九个。第二类，本部一字加上不属本部的另一字成为不

可拆开的双音词。如青蚨、虒蝓、尺蠖、蜥易等，共二十三个。第三类，《说文》上记的是单字，而在别的书是双音词。这一类有侵蚀、蝗虫、蜕化、野蛮、虽然、强壮、蚯蚓等，共十四个。以上三类双音词共八十六个，占了虫部总字数的一半以上。第四类，在当时单音词和双音词同时存在使用，后来单音词或演变为双音词，如：虹，螮蝀也；蝎，蝤蛴也；蚁，蚍蜉也。或演变为短语，如：蛹，茧虫；蜀，葵中蚕；蚔，蚁子。其他如蝉叫知了，蛭叫马黄。《说文》虫部中常用的单音词只有二十三个，加上不常用和成了死词的四十四个共六十七个。这个统计说明了《说文》虫部以双音词占优势。

第二类中，蟹演变为悉蟹，螂演变为堂螂，明明是单音词演变为双音词，“悉蟹”“堂螂”都是两个音节有机地结合着，不能拆散的。尽管后来造了新形声字“蟋蟀”“螳螂”，在文字上“蟋”“蟀”“螳”“螂”都能独立，但实际语言却不是这么样，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又虫部常见到二十三个单音词，现在也大半变成了双音词。还能说古来的汉语是单音节语吗？

或者有人说虫部多动物专名，所以双音词多。好吧，我们就翻开别的部来看看吧。玉部：璠，玙璠也；玙，玙璠也。瑾，瑾瑜也；瑜，瑾瑜也。玫，火齐，玫瑰也；瑰，玫瑰。琅，琅玕；玕，琅玕也。艸部：萹，萹茿也；茿，萹茿也。茱，茱萸；萸，茱萸也。走部：赼，赼趄，行不进也；趄，赼趄也。趍，趍赵，久也；赵，趍赵也。金部：鎕，鎕锑，火齐；锑，鎕锑也。系部：系，系虒也；虒，系虒也。

言部：谜，谜谈也；谈，谜谈也。酉部：酩，酩酊，醉也；酊，酩酊也。这类双音词，《说文》中很多部都多多少少地有一些，并不只限于虫部。

吕叔湘（1963）也谈道：

古代也有把单音节扩充为双音节的例子，如“雨雪其霏”“投畀有北”，把多音节压缩为双音节的例子，如称“东方朔”为“方朔”，称“司马迁”为“马迁”……古代常常把多音节的外来语压缩成双音节，例如“安石榴→石榴”“波棱菜→菠菜”“菩提萨埵→菩萨”……

及至后来，大量的双音词出现在汉语中，并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程湘清（2003）考察了《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论衡》《世说新语》等古书的复音词（绝大部分是双音词），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为今天的研究、分析提供了充足的语言材料和清晰详实的分析数据，从而为我们了解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过程廓清了道路。表 1-1 由马骏骥（2005）根据程湘清（2003）的统计数据制作而成，从中可以较好地了解汉语复音词的发展脉络：

表 1-1 马骏骥（2005）汉语复音词的发展脉络表

书名	成书时代	文字总量	复音词数量
诗经、论语、孟子	先秦	11 万余字	1245
论衡	东汉	21 万余字	2300
世说新语	南朝	6 万余字	2126
敦煌变文集	唐代[1]	27 万余字	4347

① 《敦煌变文集》是 1957 年由王重民、启功等人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变文集，变文的成书年代是唐代。〔马骏骥（2005）原文脚注〕

蒋冀骋（1991：258-259）的复音词标准和调查方法或有不同，但从中同样可以明确无疑地看出复音词发展的倍增之势，如表 1-2：

表 1–2　蒋冀骋（1991）复音词统计表

书名	调查字数	复音词数	百分比（%）
论语	15883	378	2.4
孟子	35402	651	2
论衡	3582	270	7.5
世说	1998	190	9.5
变文	2580	349	14
西厢	1473	257	17
红楼	2628	466	18

及至近代汉语，复音词已超过半数。而现代汉语中，仅双音词已超过半数。以往的统计汇总如表 1-3：

表 1–3　近现代语料复音词（及双音词）统计表

考察材料	成书 / 文时间	复音词比例	数据来源
水浒传	约 1649 年	54.5%	马西尼（1997）
红楼梦	1765 年	50.7%	马西尼（1997）
儿女英雄传	1840 年	50.06%	马西尼（1997）
新时期文学作品	1949 年以后	85.8%（73.7%为双音节词）	马西尼（1997）
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1996 年	条目凡 58481 个，双字组合有 39548 个，约占条目总数的 67.625%	周荐（1999）
文字改革出版社《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	1959 年	名词中的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1379 个，约占 85%	吕叔湘（1963）

（续表）

考察材料	成书 / 文时间	复音词比例	数据来源
叶圣陶（绍钧）的《低能儿》的第一节	1920 年	词类总数 470 个，复音词总数 277 个，占总数的 59%（另有五万多字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黎锦熙《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转自易熙吾（1954b）
小学课本和作文九十一万余字	1931 年以前	单音生词 960 个，复音生词 6239 个，复音词比单音词约多五倍多，而复音词中仍以双音词占绝大多数	王文新《小学词汇分级研究》（《教育研究》29 期，1930），转自易熙吾（1954b）
北京语词（只要是口头上应用的，不论新旧一律搜集）	1935 年	复音生词数 36000 个（词汇总数七万有余）。复音词中仍以双音词占绝大多数	国语教育促进会《标准语大辞典》，转自易熙吾（1954b）
《毛泽东号》《龙须沟》《水浒传》和《反对党八股》四篇作品中各一段文字	/	共有生词 2899 个，复音生词 2263 个，占总生词数的 78.1%	文斌《汉语单音词和复音词的统计》（《新语文》50 期），转自易熙吾（1954b）
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和中华书局的初小国语读本二十四册	民国时期	双音词在复音词中占 85.5%	艾伟《汉字问题》（1949），转自易熙吾（1954b）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 年	共 22882 个词，内有复音词 14517 个。在复音词中有双音词 12190 个，约占总词数的 53.3%，约占复音词数的 84%	速记月报社的统计数据，转自易熙吾（1954b）

（续表）

考察材料	成书 / 文时间	复音词比例	数据来源
前苏联马林科夫主席发给毛主席祝贺国庆节的电文	1953 年	双音词占总词数的 57%	易熙吾《整理古今词汇提纲》，转自易熙吾（1954b）

汤廷池（1988：554-555）曾就现代汉语是否为单音节语言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就现代'国语'而言，汉语绝不是单音节语言。"以上的统计无疑是对其观点的恰当诠释。

第三节　本书结构安排

以上所谈的是双音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双音化的历史表现问题。当然，要真正理解"双音化"这一概念，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仍需从以下多个角度下手：一是辨析"双音"何指，二是理解"双音化"这一概念，三是深入考察"双音化"的过程，包括其前因后果。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几章具体展开，逐一讨论。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章、第三章谈双音化的原因。我们先回顾以往各家之说（第二章），再给出详细解释（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谈双音化现象及形式。具体说来，第四章谈词法运作的双音化，包括单音节双化（狭义的双音化）和多音节双化；第五章谈句法运作的双音化，主要包括句法词、并入、轻动词填位；第六章谈词汇化导致的双音化。

第七章谈双音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具体包括词类方面的影响、嵌偶合偶现象，以及四字格现象。

第八章为结语部分。

思考与练习

1. 请问古汉语的词汇特征和现代汉语的词汇特征是否一样？差别在哪里？
2. 请问古今汉语双音节词汇数量有何变化趋势？这一趋势说明了什么？
3. 汉语的双音化该如何理解才算恰当？
4. 请判断：就现代汉语普通话而言，以下哪些是双音词，哪些是双音短语，哪些既非双音词亦非双音短语？

   牡丹　下雨　流汗　荷花　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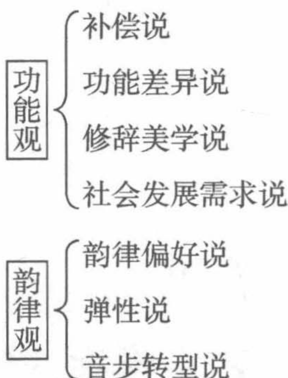
   衣裳　云彩　蘑菇　花儿　豆腐

2

第二章

古今学者对双音化的解释

多少年来，汉语双音化的内在原因这一课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学者的探讨大致归纳起来，洋洋已有七类，分属功能观和韵律观两大主流。它们是：



当然，也有些学者坚持多维观的思想，如郭绍虞（1938）认为在汉语的双音化过程中，消歧与节奏共同起作用，吕叔湘（1963）则坚持节奏和语法共同起作用，李临定（1990）更为认可语法和节律的作用。但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下面的分析。

本章结构做如下安排：我们先回顾双音化的四类功能观，即补偿说、功能差异说、修辞美学说、社会发展需求说；然后回顾双音化的三类韵律观，即韵律偏好说、弹性说、音步转型说；最后做出总结。

第一节　汉语双音化的功能观

以往对汉语双音化的功能观探讨基本可以归入以下几类：补

偿说、功能差异说、修辞美学说、社会发展需求说。下面逐一说明。

一、补偿说

具体说来，补偿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对音节对立特征丧失的补偿，（二）对单音节词语义歧解的补偿。下面逐一来看。

（一）对音节对立特征丧失的补偿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最有影响的有郭绍虞（1938）、王力（1944、1980、1989）、高本汉（Karlgren，1949）、吕叔湘（1963）、Li & Thompson（1981）、汤廷池（1988）等。这一观点的根本思想是减少同音词，消除歧义。如王力（1989：2）谈到：

> 双音词的发展是对语音简单化的一种平衡力量。由于汉语语音系统逐渐简单化，同音词逐渐增加，造成信息传达的障碍，双音词增加了，同音词就减少了，语音系统简单化造成的损失，在词汇发展中得到了补偿。

吕叔湘（1963）谈到：

> 为什么现代汉语词汇有强烈的双音化的倾向？同音字多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语音的演变，很多古代不同音的字到现代都成为同音字了，双音化是一种补偿手段。北方话里同音字较多，双音化的倾向也较强。广东、福建等地的方言里同音字比较少些，双音化的倾向也就差些。可是不能认为同音字现在还在积极推动双音化。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

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

Li & Thompson（1981：14）则指出：

Because of phonological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most extensively in Mandarin but much less extensitvely in the southern dialects, many formerly distinct syllables have become homophonous in Mandarin. Thus, where Cantonese, for example, still has a distinction between *yiu* “want” and *yeuhk* “medicine”, Mandarin has only the single form *yào*. The threat of too many homophonous syllables has forced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increase dramatically the proportion of polysyllabic words, principally by means of the compounding processes...

（由于音变——相对于广东话而言更多见于普通话——许多以往明显不同的音节在普通话里变得相同。因此，在广东话里还读音不同的“要”和“药”在普通话里已是读音完全相同。同音词过多的威胁转而迫使汉语的复音词数量剧增，其手段主要是复合……）

汤廷池（1988：554-555）则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说明：

现代“国语”不但拥有大量多音词汇，而且“国语”多音词在词汇总数所占之比率也远高于其他方言。推其理由，不外乎现代“国语”在历史上所发生的“语音演变”远比其他方言更为急剧而广泛；例如，“入声韵尾”“-p、-t、-k”的

全然消失，“鼻音韵尾”“-m”与“-n”的合并等。于是本来不相同的音节结构也变为相同，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同音词”（homophone）。据统计，“国语”音节类型的总数约为四百，而粤语的音节类型总数则达八百之多（以上统计，声调的不同不计算在内）。华语常用词汇的调查统计也显示，在为数三千七百二十三个常用字里，只发现三百九十七种音节类型，其中只有三十个音节类型没有同音词，其他三百六十七种都有或多或少的同音词。除了音节类型的总数较少以外，“国语”的声调种类也比其他南方方言的声调种类（如上海话的六种、福州话的七种、陆丰话的七种、广州话的九种）为少，语言的“同音现象”（homophony）因而更加严重。同音词的大量增多，必然加重音节类型在区分功能上的负担（functional load），产生许多“一音多字”或“一音多义”的现象。例如，根据《国语日报辞典》，与“一”同音的字，总共一百三十一个：阴平十五个、阳平二十九个、上声十七个、去声七十个（以上统计，包括一字多音）。根据邹嘉彦先生“Three Models of Writing Reform in China”的统计，“国语”的同音词达词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就是把声调的不同也加以区别，“国语”的同音词也会达到百分之十一点六，远比英语同音词百分之三为高。为了避免或减轻同音现象妨碍语言信息的顺利沟通，双音词与多音词乃应运而生。今日社会，不以文字通讯而以语言交谈的机会增多。尤其是在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的媒介里，向不特定多数的听众发表谈话的机会大为增加，更需要扩充多音词汇来确保人

际间信息之迅速而确实的传达。这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的领域里，我们已经从“看的文明”或“目治”迈入“听的文明”或“耳治”，而且在环境嘈杂的工业社会里更要求我们的语言容易听得懂、听得清楚。

针对这类假说，冯胜利（2009a：30）指出其问题：

尽管从功能上解释复合词的来源初看很有道理，但该说里面潜藏着许多难以克服的深层困难。首先，功能说的基本理由是：简化的音节所承载的信息量超过了原来音节所能承载的负荷。其实，事实并不尽然。我们知道，有些简化的语音（如尾辅音），其实并未绝对消失，只不过“改头换面”变成其他类型的语音形式（声调）保留下来。从功能上讲，这类新的形式正可作为旧形式丢失的补偿。具体说，*-s 变成了去声（参见 Baxter，1992：135），*-ʔ 化身为上声（Pulleyblank，1962：225-227；Mei，1970、1994；Baxter，1992：320）。声调的出现至少可以说部分地减少了原有音节所承载的负担[①]。仅此一点，复合词发展的功能说便失去了它原有的解释力，更不消说“语音承载信息负荷量的加剧”并不能作为语言发展的促变因素（详论见 Labov，1987）。

---

① 以下事实清楚地表明新声调系统（tone system）的形态作用：由声调不同而相互区别的同源词（etymological words）在汉代急剧增加。以下引自周法高（1962：54）：

名词（平声）	动词（去声）
冠（帽子）	冠（戴帽子）
衣（衣服）	衣（穿衣）

——以上为冯胜利（2009a）原文注。

此外，端木三（Duanmu，1999）也详细分析了该假说存在的问题，择要如下：

1. 没有证据表明双音词的出现乃至词汇化是为了减少同音词所造成的歧义。虽然汉语中存在大量同音词，但这些词多数可以通过上下文消除歧义。而那些真正容易造成歧义的单音词却依然保持单音节形式，如“他”“她”“它”。

2. 过去的一百年是双音词激增的时间（参吕叔湘，1963），而汉语的音系却无大的变化，这一点补偿说难以做出解释。

3. 既然语言需要避免歧义，何以还会允许音变使得同音字增多?

4. 有些单音节词明明没有同音词，如“吼”“宠”等，却仍有相应的双音节词，如“吼叫”“宠爱”等，这点亦非补偿说所能解释的。

（二）对单音节词语义歧解的补偿

单音节词语义歧解的补偿说出现在清代注疏之中，可以说是一种支持功能解释的证据。譬如汉代赵岐《孟子章句》使用了“鄙”和“贱”两个字来注释“贱”，如下：

（1）孟子:（王良）天下之贱工也。

赵岐:（王良）天下鄙贱之工师也。

我们知道，“鄙”“贱”都有“技艺不高”之义；此外，“贱”还有“便宜”“卑贱”“轻视”等义。清代焦循《孟子正义》由是指出，“王良绝非低贱之人”。“贱”在（1）中的意思只是“技艺不高”，赵岐以“鄙”释“贱”是用复合的方式来抵消单音词的多义性。

针对语义歧解的问题，冯胜利（1998、2009a：30-32）做了深入剖析。他是分两方面来谈的。

首先，冯胜利指出，这种语义上辨析的要求，无疑是复合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能因此就推出“词义辨析 / 消除歧解是复合词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样一个结论。文献事实也与这一结论相互矛盾。假如“词义辨析 / 消除歧解”果真是产生复合词的主要动因，那么可以预测：并列式（如“鄙贱”）将是复合词发展的主要形式，特别是在发展的初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程湘清（1992b）的统计资料表明,《论语》中的并列式双音词（即表 2-1 中的“联合式”）只占少数。

表 2–1 《论语》并列式和偏正式复合词的比例

双音词数量（个）	并列式数量（个）	并列式比例（%）	偏正式数量（个）	偏正式比例（%）
180	48	26.7	67	37.2

如表 2-1 所示,《论语》中的偏正式双音词占 37.2%，而并列式双音词只占 26.7%。并列式少而偏正式多的事实否定了功能说。

冯胜利进一步谈到，功能说解释还面临着两个问题，那就是该时期（复合词发展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功能型（counter-functional）”复合词。如：

（2）a. 动静

察其动静。(《汉书·金日磾传》)

b. 车马

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

c. 市朝

肆诸市朝[1]。(《论语》)

如冯胜利所言，根据功能的原则，一个词的两个成分必须都具备语义的功能才能参与整个复合词的语义构成，否则无所谓功能。大多数的情况下的确如此。譬如，"战斗"（"战"和"斗"）、"是非"（"对"和"错"）、"衣裳"（上为"衣"下为"裳"）等等。不管合成的意义是二者之拼合还是抽象的概括，有一点很清楚：为了形成一个满足语义的要求而组合起来的复合词，其中每一组合成分都必须具有独立的语义值。如果其中一个意义是零，那么它就没有出现的价值和功能。没有功能的形式，按照功能学说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然而，(2）中的例子在古汉语中屡见不鲜。它们的存在给消除歧解的解释带来巨大的困难。如"肆诸市朝"的"市朝"只可理解为"市"而不能理解为"市"和"朝"，因为按古人的规矩，罪犯行刑必须在市而不能在朝。

事实上，偏义复词现象，在汉语中长期大量存在，再如：

(3）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史记·吴王濞列传》)

(4）生女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5）先帝尝与太后有不快，几至**成败**。(《后汉书·窦何传》)

现代汉语中也有这类复合词，比如：

(6）他要是有个**好歹**，孩子怎么办？

毋庸置疑，这类偏义复词的出现和发展是无法用功能说来

---

① 在《孟子》中，"市朝"的意思只是"市"，而非"市"和"朝"合在一起，如"挞之于市朝"。

解释的，因为它们的增加并没有缓解交际的负担，它们是“反功能”的。如果真像功能说所默认的那样——复合词的发展是为了减少因语音磨损所带来的负担，或是为了减少语义歧解——那么偏义复词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更不要说是复合词发展的结果了。

二、功能差异说

功能差异说指的是认为单双音节存在语法、语义差异的观点。功能差异说可以上溯到较早的时期，如《荀子·正名》中关于“名”的见解：

> ……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

到民国时期，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1923)里谈道：

> 抑吾国语之初发展也，以单节或双声叠韵之二节为范围。作意义之引申，为语言之化分。其差甚少，其辨甚微。而同音异义同义异用语尤多。音韵之形式则简矣，然时或混淆而难明。假音之变容示区别，其不便为尤甚。且单节语习用，则能摄有扩延之倾向。……
>
> 于是而欲弃陈弊补不足使任意得创作新语以更替之者，则秉人为淘汰之原则可立见其新陈代谢矣。而无如语言乃社会心理之产物非独断所能造作也。无已，则惟加以订正耳。

不废旧用之资料使之分担专其职，或加以限定素以定其适用之范围，扩延之使其概念明确而丰富，盖折衷之得策也。此品词分业而外二节复合或形式部附加之所以适用也。……

此种发展名曰后天，以其在语言完全产出后耳。言其时世，惟形式附属不过晚近事。……至复合则《汉书》而下可勿论，即见诸《左传》者亦已多矣。如“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离散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是等语词，迄今固犹未尝死也。雅言社会上例中诸语词殆皆通用。即在通俗“婚姻”“兄弟”“同盟”“国家”“边疆”等体词，及“离散”“扰乱”等用词，亦皆用之，殆不能有所代。……

及至现代汉语，李临定（1990）还注意到单双音节在语法、语义上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单音节动词的宾语往往要求表具体义的名词，而排斥表抽象义的名词；与之相反，双音节动词的宾语往往要求表抽象义的名词，而排斥表具体义的名词。例如（引自李临定，1990）：

（7）埋　埋葬：

a. 埋了亲人 / 埋了死猫 /* 埋了旧社会

b. 埋葬了亲人 /* 埋葬了死猫 / 埋葬了旧社会

（8）找　寻找：

a. 找钢笔 /* 找丢失了的爱情

b. 寻找钢笔 / 寻找丢失了的爱情

（9）洗/刷　洗刷：

a. 洗衣服/刷衣服/* 洗罪恶/* 刷罪恶

b. ? 洗刷衣服/洗刷罪恶

（10）骗　欺骗：

a. 骗我/骗钱/* 骗舆论

b. 欺骗我/* 欺骗钱/欺骗舆论

第二，双音节动词跟名词组合在“指大”和“指小”上有时有所选择：双音节动词要求所带的宾语是“指大”的名词而排斥“指小”的名词，单音节动词则没有这种限制。例如（引自李临定，1990）：

（11）买　购买：

a. 买了十吨糖/买了一吨糖

b. 购买了十吨糖/* 购买了一块糖

（12）抢　抢劫：

a. 抢银行/抢了一百万巨款/抢了一件衣服

b. 抢劫银行/抢劫了一百万巨款/* 抢劫了一件衣服

（13）印　印刷：

a. 印了十万册课本/只印了两份

b. 印刷了十万册课本/* 只印刷了两份

（14）带　携带：

a. 带着几十万现钞/带了两块钱

b. 携带着几十万现钞/* 携带了两块钱

第三，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的对立有时也显示在内动和

外动的区别上。同义的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前者有时倾向于带宾语（外动），后者则倾向于不带宾语（内动）。比较（引自李临定，1990）：

（15）考 考试：

a. 考学生 / 考听写 / 考大学

b. * 考试学生 /* 考试听写 /* 考试大学

（16）玩 玩耍：

a. 玩水 / 玩捉迷藏

b. * 玩耍水 /* 玩耍捉迷藏

（17）猜 猜测：

a. 猜谜语 / 你猜他现在在干什么？

b. * 猜测谜语 /* 你猜测他现在在干什么？

（18）钓 垂钓：

a. 钓鱼

b. * 垂钓鱼

（19）歇 歇息：

a. 歇病假

b. * 歇息病假

第四，双音节动词名词化的可能性比较大，单音节动词名词化的可能性则很小。例如（引自李临定，1990）：

（20）遭到了敌人的**侵犯** /* 遭到了敌人的**犯**

（21）遭到了别人的**欺骗** /* 遭到了别人的**骗**

（22）受到了敌人的**攻击** /* 受到了敌人的**攻**

（23）受到了大人的**责骂**/? 受到了大人的**骂**

（24）发动了向敌人的**进攻**/* 发动了向敌人的**攻**

显然，单双音节有着不一样的语法、语义功能。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功能差异说就能立足，因为它仍然面临着以下诸多问题：

第一，因果问题。双音化和功能差异哪个为因哪个为果？是先有双音化还是先有功能差异？考虑到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极少有双音节词），可以断定，与单双音节对应的语法、语义功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那么到底是功能差异促使了双音化的发展（诱因），还是双音化带来了功能差异（结果）？

第二，无论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继续回答承载特殊功能的词为什么多采用双音节而非其他形式（如三音节或者辅音词缀）的问题。这其中肯定存在某种特殊机制的制约。

三、修辞美学说

有些学者认为，双音节成为汉语构词的模板有美学因素在中间起作用。事实上，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 · 丽辞》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①]

这一思想后来为诸多学者所继承，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谈到："按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1983 年版第 38 页）

---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 588 页。

程湘清（1992b）则进一步指出："汉族人民自古以来形成这样一种审美观点，就是讲究对称……这一心理素质和审美观点反映到语言上，就是讲究成双成对的语言片段和节奏，单音节要变成双音节，三音节要变成四音节。"

毫无疑问，这种解释不仅理论上难以成立，实践上也难以令人信服。很简单，东汉以后三音节词大量出现，但它们本身并不平衡。同时，这一假设也无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汉语在汉语史上发展出五言诗、七言诗，而没有一直保留完美平衡的四言诗？因此，"两字对称"无法作为语言的内部规律成立。规律不成立，结果也就难以为信。

四、社会发展需求说

总体说来，社会发展需求说倾向于外因使然。它所持的观点是，双音词的增加是社会需要所致。如程湘清（1992b）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维能力也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用新的词语把人们认识的成果、抽象思维的成果反映出来，以便更好地承担交际任务。"因此，需要更多的词汇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这一需求促发了复合词的发展。

不可否认，到了汉朝，中国政治统一，国家强大。长期的和平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中外往来，尤其是中印的交往日益频繁。佛教的影响开始进入日常生活。社会日益复杂，创新表达手段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针对这些现象，有学者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探讨汉语的双音化。如王力（1980：342）谈道："汉语复音化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是语音的简化，第二是外语的吸收。"

朱庆之（1992：124-130）认为推动汉语词汇实现双音化进程的动力是中古时期佛典的传入和翻译：

> 一般认为，汉语词汇双音化发生的内部原因是以单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不能满足人们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因此必定要朝多音节方向发展以增加表义单位；而其外部原因则是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导致更多的概念的产生。二者相辅相成。同时，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必然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但事实看来又并非如此。……
>
> ……佛典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便于记诵的讲求语言节拍字数但不押韵的特殊文体。为了满足这种文体的需要，佛典词汇系统不但着意吸收了汉语已有的双音节词，而且还临时制造了一些多音节的表义形式。……
>
> ……佛典的词汇系统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异常强烈的双音化乃至多音化倾向，其双音节形式的含有量当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土文献语言的词汇系统，甚至大大超过口语的词汇系统。
>
> ……中古时期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明显发展也就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佛典不但把许多当时口语里使用的双音词以文学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还创造了一大批双音节的新词，这些词尽管有许多是临时的，但是对于那些传播诵习佛典的人来说，它们都是固定的、规范的，会在自己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加以使用，而且还会通过模仿创造出其他一些新词。

端木三（Duanmu，1999）实际上也赞同“借词说”。端木三最早持节律说（metrical consideration）（Duanmu & Lu，1990），但后来他意识到了一些问题，转而指出：“尽管节律能够解释汉语弹性词长及其使用限制，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数量不断增长。”他同时也指出：“……避免同音词的观点无法解释汉语双音词的增加。实际上，双音词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新词增多，而双音词（多音词）的引入主要是因为它们要么本身就是多音节的，要么它们不依赖于借入语而要求两个或多个语素来传达。”（Duanmu，1999）

汤廷池（1988：555-556）认为：“西方科技新观念的不断涌入，更促进了科技名词的大量汉译，结果必然产生日益增多的多音词汇。”

然而，社会功能说尽管能解释部分词汇（特别是外来词）的双音化，但对于汉语史上复合词的出现、词缀增加等都无法做出解释。

或许，外来词汇，特别是佛典的译介，与汉语的词汇双音化存在一定关系——佛典翻译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一个催化剂，它丰富了汉语的双音词汇系统，对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充其量不过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一个结果。

更何况，正如冯胜利（2009a：32）所指出的，即便社会功能说正确，仍存在一个语言学的问题需要解答：

> 如果社会需要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手段，为什么派生式形态音缀，如前文所举的“*-s”“*s-”等没有增加反倒丢失了呢？它们的丢失大大减少了词汇总量，无助于满足社会发

展的需要。而且，如果复合词的产生仅仅是社会发展所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复合词以双音节形式占优势，而不是三音节或更多的音节呢？更重要的是，既然多形态的构词法可以降低音节的负担、增加词汇的总量（如创造单音词或通过词缀构成新词等），如果创造新词是汉语复合词的动机，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语言不通过词缀或其他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为什么偏偏利用复合成词的办法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语言变化的内在机制。只靠社会功能来解释，古代汉语复合构词法的奥秘，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第二节 双音化的韵律观

我们并不排除双音化是由其他因素所致的可能，然而上述理论不足以充当合理的解释，因为它们均不能从本质上说明双音化的必然性，更不能解释其他的相关现象，从而加深我们对汉语的认识。更何况“双音”本是“语音”问题，因此，如果双音化不首先从语音上得到合理的说明，就有舍本逐末之嫌。

既然功能观难以站住脚，我们不妨接着考察韵律观，看它是否能为汉语史上的双音化提供一种贴切的解释。与功能观的众说纷纭不同，韵律观，总体说来，呈现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我们把它大致归为三个阶段：“韵律偏好说”（刘复，1920；吕叔湘，1963）、“弹性说”（郭绍虞，1938）以及“音步转型说”（Feng，1997a；冯胜利，2000a）。

一、韵律偏好说

韵律偏好说（rhythmic preference）认为，汉语倾向于使用 [1+1] 或 [2+2] 模式。学者较早即已意识到韵律偏好在汉语表达中的重要性。如刘复（1920）曾指出："……为了声调上的需要，把本来一个字可以表示的意义，扩充成为了两个字：例如'法律'与'法'，作用实在是一样的——我们说'奉公守法'时只有一个'法'，到了说'遵守法律'时，习惯上就一定要说'法律'了。"这里所谓"声调上的需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韵律偏好。

金兆梓（1922：15）说："同义字相结合者，如'眼目''树木'等类……还有句调的关系，和《文心雕龙·丽辞篇》所说的道理差不多——这种道理，一言蔽之，就是'偶语易安，奇字难适'，并没有意义上的关系。"

及至吕叔湘（1963）反复强调的"单音节站不住"，以及吕云生（1990）指出的"……二音节音步的适用性几乎是无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词的双音化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并列复合词的产生创造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这些讨论的背后都有韵律偏好的思想在萌发。

应当承认，韵律偏好的这些观察为后来学者对汉语双音化的探讨起到了催生和助长作用，但它本身还存在不少问题。譬如，韵律偏好说充其量是韵律发展的初级阶段，它的倡导者还没有真正弄清楚现象背后的规则。这一点尤以吕叔湘（1963）为代表。他一边呼吁"深入发掘情况，分析因素，找出些明细的规律来"（第 10 页），一边宣称"这里谈的是某些个倾向。倾向不同于规律，规律能否成立只看有没有反证，倾向是数量多寡的问题，没

有统计作支持总不免是主观印象”（第22页）。

二、弹性说

弹性说是汉语双音化韵律观的第二个发展阶段。1938年，郭绍虞发表了《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一文，从音节和节奏角度研究汉语构词、用词特点，发现了汉语的词有弹性，可以在单音节和双音节之间转换，以满足交际需要。

弹性说对双音化的最大贡献在于它首次采用了音步概念：“……复音语词以二字连缀者为最多，其次则三字四字。二字连缀者成为二音步，三字连缀者成一个单音步一个二音步，四字连缀者则成为两个二音步。”（郭绍虞，1938）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弹性说本身并不认为汉语史上存在“双音化”这一过程，而是坚持弹性的存在自古已然，至于单双音节存在的原因，则是源于节奏：语缓增字，语急则减字。也就是说，节奏急者则用单音节，节奏缓者则用双音节。然而，如此一来，问题就来了。首先，它面临着汉语史上的双音节词不断增多这一事实的挑战；其次，它也需要明确说明节奏的规则问题：具体哪里节奏该快，哪里节奏该慢？

三、音步转型说

音步转型说可以说是中国语言学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一次结晶。其时国际上韵律理论蓬勃发展，韵律形态学、韵律音系学、韵律句法学先后被提出并系统地建立起来；在此之前，经过高本汉以来众多学者的苦心经营，上古汉语音系的构拟已成为显学，

上古以来的汉语音节结构简化的观点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而国内对双音化的韵律研究也日益壮大，从早期的只言片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各家之说，音步概念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接受。音步转型说呼之欲出。就在此时，冯胜利（Feng，1997a、1997b）适时提出了音步转型的观点，较好地解决了双音化的问题。

冯胜利（Feng，1997a、1997b、2015；冯胜利，2000a）认为，汉语双音化的原因是音步转型。有证据表明，上古汉语是一种双韵素音步的语言，但随着其音节的简化，汉语转而采用了双音节音步。本研究将采用音步转型的观点，具体会在第三章详谈。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说法和很多传统的说法不同。首先，传统分析中，音系变化和复合词之间的唯一联系是音系变化导致大量的同音词出现，由此促发复合词的发展。我们的研究从韵律的角度重新审视音系和复合词的关系，通过引入韵律构词学，对复合词发展的过程有了全新的认识。

其次，音步的重要性学界早有共识（参郭绍虞，1938；Chen，1979；Shih，1986），然而没人将音步组合规则（Chen，1979；Shih，1986）和双音节的历时发展联系起来。相反，有些语言学家（如郭绍虞，1938）认为双音节音步自古而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修辞的手段。这里的分析则不同：双音节音步是单音节音步瓦解的产物，它和音节简化、四声建立密切相关。

再次，这一理论还表明：复合词不仅受句法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它是韵律促发的结果。因此，古汉语中的韵律词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词，一类是短语，两类都可列入词典。前者是建立在词汇化基础上的复合词（或者是由句法范畴转化而来

的复合词，如“司马”），后者是建立在高频习用基础上的固化韵律词（如“衣裳”“甲兵”等）。有些双音形式在词典里可有双重身份：一是词（如“天子＝皇帝”），一是习语（如“天子＝天之子也”）。

本章小结

在双音化的来源问题上，古今学者虽然有过大量的研究，但目前仍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汇如表 2-2：

表 2–2 双音化来源研究综览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2"></th><th colspan="2">历时维度</th></tr>
<tr><th>自古而然</th><th>古今不同</th></tr>
<tr><td rowspan="4">共时维度</td><td rowspan="2">功能观</td><td>功能差异说</td><td>补偿说</td></tr>
<tr><td>修辞美学说</td><td>词汇扩展说</td></tr>
<tr><td rowspan="2">韵律观</td><td>弹性说</td><td>音步转型说</td></tr>
<tr><td colspan="2">韵律偏好说</td></tr>
</table>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双音化的诸多意见可分为两类：一是“自古而然说”（如郭绍虞，1938），二是“后来发展说”（如王力，1980）。相对而言，“自古而然说”难以成立。我们知道，先秦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和今天的汉语截然不同。如果汉语的音步“自古而然”的话，那么无法解释后来的“双音化”。所谓“自古而然”是说双音节现象古今一样。倘果真如此，不会有后来的“化”。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而然说”不能自圆其说。当然，持

此说者可以从双音的功能上找原因，于是转为“后来发展说”。后来发展说一般都从功能上找原因。然而，“功能”不能作为语言机制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说双音节的发展真的是由功能作用导致的话，功能作用充其量也是外因，而不是内因。更重要的是，“功能促发双音”的说法，很难说明：1）什么因素促使固有的双音得以“普遍化”，2）该因素出现、成立的条件是什么，3）这些条件出现及发生作用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这些学说成立的必然条件。正如冯胜利（2000a：124）所言，早期上古汉语是单音节词汇控制、而非“(双音)化”的局面，与后来的“双音化”以及今天双音节语占优势的局面，大不一样。原文抄录如下：

> 尽管早期上古汉语并非没有双音现象，然而其数量之少绝不能跟后来的汉语同日而语。量的不同反映质的区别。……。同理，上古虽然也有双音，但与后来的性质迥然不同。《吕氏春秋·审己》曰：“凡物之然也，必有其故”。古今双音不同的缘故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从理论上来解释，“双音化的来源”就仍然还是一个谜。《吕览》又曰：“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审己》)。“故”是“所以然”，而欲明事物的“所以然”非理论不能。因此，没有理论则不知其故。若不知其故则“合于事实也与不知同”(郭璞注：当，合也。谓“与事相合”)。不仅如此，不知其故则终必致困。可见，古圣先贤早已洞见解释的重要。因此，我们不仅要知道双音化的“然”，更重要的是追寻双音化的“故”。

思考与练习

1. 请问双音化的功能观和韵律观的本质差异是什么？你更支持哪一方？
2. 根据以往的研究，双音化功能观的几种假说可以联合使用，韵律观的几种假说是否也可以？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另外，本章中把“韵律偏好说”“弹性说”“音步转型说”称为双音化韵律观的三个发展阶段。你认为这样划分的理据分别是什么？
3. 你认为双音化“自古而然说”成立吗？如果不成立，问题出在哪里？

3

第三章

双音化的韵律基础

本章旨在探讨汉语双音化的韵律基础，厘清上古音的韵律特征，以在此基础上演绎上古汉语音步转型的必然性，由此澄清汉语历史上双音化的本质。

第一节 韵律语法理论及几个基本概念

在对上古汉语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给出韵律语法理论及几个基本的韵律语法概念，以利于后面分析的顺利开展。

一、韵律层级

根据韵律研究的理论，韵律层级如下（参 Selkirk，1980a、1980b、1984; Nespor & Vogel，2007; McCarthy & Prince，1993；等等）：

（1）韵律层级（Prosodic Hierarchy）



① 又可简写为 PrWd。

其中，与我们的研究息息相关的是韵素、音节、音步、韵律词。除此之外，还会涉及最小词（minimal word）概念。下面逐一介绍。

（一）音节

音节是人类听觉所能感受到的最自然的语音单位，通常由一个或几个音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一般说来，一个典型的音节包括三个部分：节首（onset）、节核（nucleus）和节尾（coda）。其中，节核通常由元音构成，而节首和节尾由辅音构成。如下：

（2）音节结构



（二）韵素

韵素（mora），又称莫拉，指音节韵母中所包含的最小的韵律成分，是最小的韵律单位。通常说来，韵素只计算韵母的组成成分（声化韵的情况较为特殊，另论）。一个音节中可能含有一个或多个韵素，如英语词“dig”中含有两个韵素，“i”与“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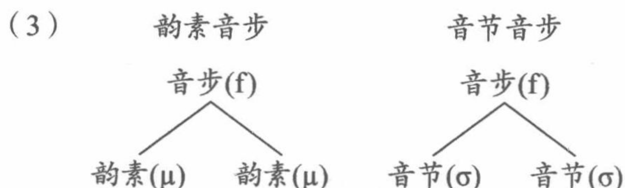
（三）音步

根据 Nespor & Vogel（2007），音步，作为一个韵律语法概念，指的是介于音节与（韵律）词的中间层级，也就是说，音节并不

直接组合成词，而是要首先组成音步，而后组成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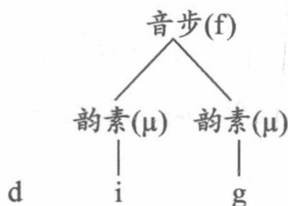
音步概念与轻重息息相关（Liberman & Prince，1977；Halle & Vergnaud，1978；Kiparsky，1979；Selkirk，1980b；Hayes，1980、1995），这就意味着：1）一个音步必须至少含有两个成分，2）两个成分必须有轻重之别。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音步的两个成分因语言不同而有所不同，可能是韵素，也可能是音节，（Prince，1990;Hayes，1995）其构成的音步分别称为"韵素音步"和"音节音步"。如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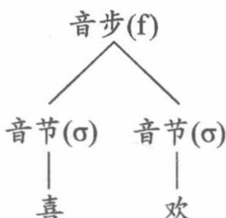
在韵素音步的语言中，通常由两个韵素构成一个音步，因此这样的音步又被称为双韵素音步（bimoraic foot）或者单音节音步（monosyllabic foot），如：

（4）双韵素音步 / 单音节音步



对音节音步的语言而言，通常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音步，因此这样的音步又被称为双音节音步（disyllabic foot），以"喜欢"为例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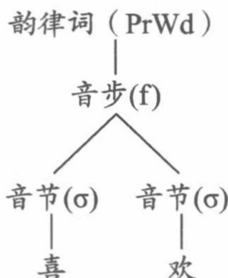
（5）双音节音步



（四）韵律词

根据冯胜利（1996），“韵律词”（PrWd）是从韵律的角度来定义的“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韵律中的“语言单位”是“韵律单位”，韵律词是以语言中的韵律单位为基础。“韵律词”的定义通过韵律构词学中的单位“音步”来确定。既然汉语的“音步”是通过比它小的单位“音节”来确定的，那么，汉语中一个标准的韵律词应该包含两个音节，即：

（6）汉语韵律词



二、最小词

在韵律语法体系中，任何一个韵律词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音步。而根据音步二分枝原则，每一个音步必须是双韵素或者双音节。因此一个韵律词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韵素或者两个音节。这种

“最小”的要求必然导致最小韵律词的出现：一个最小的韵律词就是一个标准音步。正如 McCarthy & Prince（1993）指出的那样，韵律层级和音步二分枝相互作用派生出“最小词”（minimal word）的概念。汉语的最小词可定义如下：

（7）$[(\sigma\ \sigma)_{\text{音步}}]_{\text{最小词}}$

三、韵律模板

按照 Macken & Salmons（1997），韵律模板的定义是：

> ...a prosodic template is a conventionalized unit — a single unit — that imposes constraints on the surface form of words and, in so doing, encodes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thus related.
>
> （……韵律模板是一个样式化的唯一的单位——它限制词的表面形式，并借此赋予该类词以特定的关系。）

可见，韵律模板（prosodic template）实际上是一种范式，一种为特定语言造词所提供的范式。我们在本章第三节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第二节 上古单音节音步的韵律属性

本节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特点、上古汉语的音步类型、上古汉语词汇的单音节本质、上古汉语为韵素音步的佐证。以此四部分来证明上古汉语为韵素音步，从而为下一节的音步转型论证奠定基础。

一、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及其韵律特征

研究汉语的双音化，我们应该从“音”上下功夫，因为汉语的双音化现象归根结底是韵律结构的转型（见本书第二章），是从“单音节韵律单位”到“双音节韵律单位”的演变，是语音的现象，而非构词也非句法的现象（冯胜利，2000a）。而就“音”而言，双音化涉及的也不应该是具体的音值，因为汉语的单音节词，无论音值为何，基本都要面对双音化的趋势（参吕叔湘，1963）。冯胜利（2000a、2009a）指出，汉语的音节结构特征（也包括声调的作用）是关乎汉语双音化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考察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特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借助音节结构的变化认识汉语语音史上语音结构的演变，进而认识汉语双音化的语音机制和本质属性。

（一）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关于上古汉语的研究，近年来，在有无复辅音问题、上古词汇为单音节还是双音节问题等方面争论颇多。然而，学者们无论坚持哪一种主张，都不否认上古汉语韵部远比今天的汉语复杂——事实上，近年来学界虽然在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有无声调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各家就上古汉语的韵部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上古汉语有较为复杂的辅音韵尾。下面我们不妨回顾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

目前，国际最为通用的汉语上古音体系有三家，即李方桂体系、王力体系和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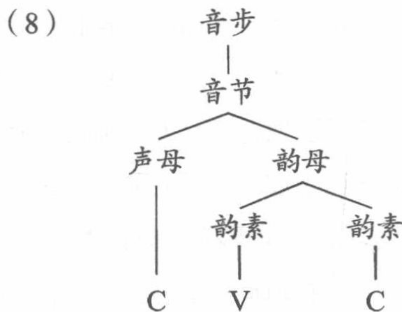
① 当然，上古音构拟还有白一平–沙加尔体系以及斯塔罗斯金体系，但目前看来，白一平–沙加尔体系构拟的依据多遭质疑〔何大安（Ho，2016）；高永安，2018；雷瑭洵，2018；向筱路，2018；赵团员，2018〕；而斯塔罗斯金体系的影响则不够大。

1. 李方桂体系

李方桂体系认为，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是 (C)C(C)(S)VC(C)，其中，C 代表辅音，V 代表元音，S 代表半元音，括号用于标示可有可无的成分。（李方桂，1980：35；丁邦新，1979）换言之，李方桂的上古汉语基本结构 CVC 是由现代汉语音节结构上推至中古汉语，直至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得出的。他们发现现代汉语的半元音韵尾在中古有辅音的来源，再加上上古入声与阴声关系紧密，因此推定上古汉语的阴声韵当有一个辅音韵尾，所以其基本音节结构为 CVC 而并非 CV。也就是说，在李方桂体系中，上古汉语没有开音节。

如果按照李方桂体系，上古汉语的每一个音节，无疑都可以自成（韵素）音步，换言之，上古汉语音节内部可以满足韵律双分枝的音步条件，从而具有足够的重量可以独立构成最小的韵律单位——音步。如下：

（8）



2. 王力体系

按照王力（1980），上古汉语具有 CVC 和 CV 两种基本结构。与李方桂体系不同的是，王力认为上古无复辅音，即其声母为单，韵部分开合，存在 V 或 VC 两种。因此，王力所构拟的上古

音节结构为 C(M)V(C)[①]。

同李方桂体系一样，王力所构拟的上古音体系，与支持上古汉语为韵素音步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该体系本就拟有大量的辅音韵尾——入声韵加阳声韵，两者占三分之二强，这些都应当看成是双韵素的。开音节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王力体系是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分的格局，但其中的“侵”“谈”并没有对应的阴声韵），其中“歌 [ai]”“脂 [ei]”“微 [əi]”还是双韵素的。如此，他的阴声韵中能视作单韵素的只有“之 [ə]”“幽 [u]”“宵 [o]”“侯 [ɔ]”“鱼 [a]”“支 [e]”。

3. 郑张尚芳 – 潘悟云体系

郑张尚芳 – 潘悟云体系里，上古汉语也可以分为 CVC 和 CV 两种基本结构，CVC 包括仄声韵和阳声韵平声，CV 是阴声韵平声（郑张尚芳，2003：36）。有趣的是，郑张尚芳、潘悟云构拟的上古音体系虽然基本结构与王力体系颇为相似，其完整的音节结构却相差甚远，因为前者赋予上古音以极其复杂的复辅音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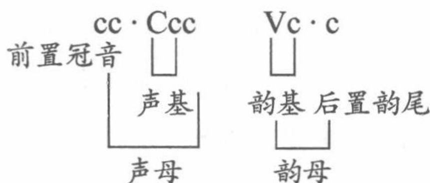
郑张尚芳（2003：38）继承了丁邦新（1979）的上古汉语音节结构，认为上古汉语的完整音节结构应为 ccCccVcc[②]，其结构可表示如下（郑张尚芳，2003：41）：

---

① 王力的构拟体系有介音（M）。

② 为了让视觉上更加醒目清晰，郑张尚芳将原来加括号标示的字母改为小写字母：大写字母表示音节结构的最基本成分，小写字母表示可以省略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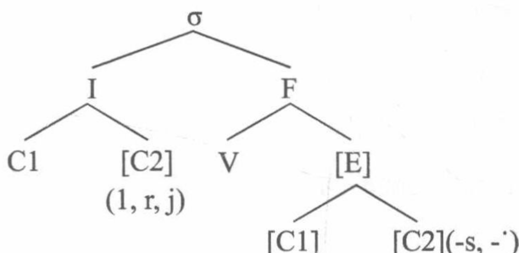
（9）



从（9）中可以看出，其音节内部结构可两分为声母、韵母。大写的 V 代表音节核心元音（vowel），V 之前为声母，V 及其后成分为韵母。Vc 称为韵基，即韵母的主要组成核心，V 后的 c 代表辅音韵尾。ccCcc 的组合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大写的 C 代表音节核心中的辅音或声干基辅音。Ccc 的后垫式复辅音是最基本的复声母类型，因此称为声基，如 kr、pl、kj 等。小写的 c 代表音节核心以外的辅音。很明显，在主要辅音 C 前后都可以有非核心辅音出现（郑张尚芳，2003：41）。[①] 作为声调前身的 -s，-ʔ 与组成韵基的韵尾有明显的区别，这些韵尾在后来的语音演变中发展出声调，因此 Vc 之后的辅音 c 称为后置韵尾。两个圆点之间的部分是主要音节。圆点隔开的成分与主要音节之间则比较松散。郑张尚芳、潘悟云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基本音节结构还可以表示如下（潘悟云，2000：104）：

① 郑张尚芳把上古汉语复辅音分为后垫式（如"牙"ngraa）、前冠式（如"苏"sngaa）及前冠后垫式（如"朔"sngraag）。核心辅音 C 后的 c 包括 r、l、j、w，核心辅音 C 前的 c 分别为咝、喉、鼻、流、塞五类。后垫式、前冠式或前冠后垫式复辅音使得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变得非常复杂。

（10）



（σ= 音节；I= 声母；F= 韵母；C= 辅音；V= 主元音；E= 韵尾）

从这一音节结构模型[①]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音节内部的层级结构。音节可分为声母（I）和韵母（F）。声母的内部结构分为辅音（C1）和辅音（C2）。韵母的内部结构分为主元音（V）和韵尾（E）。韵尾的内部结构又可分为C1和C2两类不同的辅音。在以上结构中，C1 指基本辅音；C2 指后来演变为介音及声调的辅音，包括 l、r、j、-s 等。

总而言之，以往各家的构拟，是否有复辅音我们姑且不论，单看其韵部，各家都比较复杂，其系统里通常都带有辅音韵尾，这就给我们讨论上古的韵素音步提供了基础。音节复杂会有什么不同的语音效应？这要从当代节律学的角度分析：如前所论，复杂音节可能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素，因此可以自成（韵素）音步。上古汉语的音节具有复杂的音节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推想：上古汉语音节内部可以满足韵律双分枝的音步条件，从而具

① 需要注意的是，潘悟云提倡在描写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时候取消介音这个音系单位，其根据是，中古的介音都是后起的（雅洪托夫，1960；Pulleyblank，1962；李方桂，1971；郑张尚芳，1987）。潘悟云（2000）认为，中古的介音在上古只是声母的一部分，尚未表现出介音的特性。因此，在 (10) 这个结构中，首辅音和主要元音之间的位置标为 C2，而不是 M（介音）。

有足够的重量可以独立构成最小的韵律单位——音步。

（二）上古汉语音节的韵律效应

无论我们持以上哪一家观点，都不难得出：上古汉语的音节，能够满足韵素音步的需要。当然，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一是满足音节内部的韵素双分枝要求，二是能够解释上古汉语存在的轻重音节对比。**

先谈第一方面。我们相信，许多学者很可能会纠结于一点，那就是：采用李方桂的体系固然可以满足上古汉语音节内部韵素双分枝的需要，但如果采用的是王力体系或者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是否也能满足上古汉语音节内部韵素双分枝的要求？事实上，三家体系都能满足韵素音步的需要。

采用王力或者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的学者所纠结的无非就是（部分）阴声韵韵部能不能分枝的问题。这就涉及几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说上古汉语是韵素音步，是否意味着上古汉语中阴声平声韵的韵母必须分枝才能满足（韵素）音步实现的条件？

第一，作为阴声韵韵部本身，不必一定要成为一个音步才能存在：音位不需要成为音步而后存在。当然，如果单音节可以独立承载重音，这意味着单音节一定具有双韵素结构，否则重音无法实现。但是对于一个韵部（或音节韵母的类型），在韵律理论中，没有任何要求某一类音节必须是一个音步的条件。

第二，阴声韵和其他韵部的不同，事实上是相当一部分阴声韵的词在上古汉语中不一定（或不能）出现在重音位置。因此阴声韵部不一定必须都是双韵素，相反，很多时候它是单韵素音节的韵律类型。我们知道，虚词或功能词在古汉语中大多出自阴声

韵，它们要么出现在非重音的位置上，要么本身就是韵律隐形成分，因此这些虚词一般都是单韵素的形式。因此阴声韵也可以是单韵素韵部。

第三，根据韵律音系学理论，单韵素的音节如果位于重音位置，可以通过延长（lengthening）、停顿（pause）等多种手段实现重音，因此读阴声韵的音节或者词（字），同样可以通过语音手段实现重音（或韵素分枝）。有趣的是，虽然曾有一些学者建议把阴声韵（平声字）拟为 -ɦ 尾，如余迺永（1985）、施向东（2015）等，但按照郑张尚芳（2003：36）的看法，“-ɦ 尾跟元音尾其实是一样的”。当然，如果把这种构拟作为上古阴声韵的一种底层形式，那么阴声韵不仅是一个双韵素韵部，而且因为阴声韵中韵尾 -ɦ 的不稳定性及其在历史音变中趋于失落的属性（参施向东，2015），上古汉语中大量的功能词则因轻读（丢失韵尾韵素）而落入（变为）阴声韵，甚至变为韵律隐形成分。换言之，阴声韵的音节长度可长可短，它们是具有韵律变量（variable）的韵部（音节类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就能解释上古汉语的轻重音节对比问题以及轻读词（功能性韵律隐形成分）大多出现在阴声韵（尤其是哈部字）的现象。

事实上，说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基本形式是 CV 或是 CVC（王力体系、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恰恰能说明上古汉语具有音节轻重的差别。这一点已被以往许多研究所证明，如高岛谦一（Takashima，1999）曾列举上古汉语中阴声韵（CV）与入声韵（CVC）的强弱对立，并指出与阴声韵相对应的入声韵因多出一个塞音韵尾，在韵律上就体现为相对于无韵尾音节的重形式。

再者，据 Pulleyblank（1962）、Norman（1994），特别是潘悟云（2014）最新的研究，中古三等介音是后起的。潘悟云把三等与非三等的对立解释为舌根常态与咽化的对立，他强调"长短是非三等与三等的伴随特征，三等是短音"（潘悟云，2014）。这一假设如果成立，就标志着语言系统必然对元音的长短敏感。而根据以往的研究，上古汉语的虚词确实以三等韵（短元音）居多。（Norman，1994；孙景涛，2007）作为韵律上极轻的成分，虚词的这种语音特征正符合我们在韵律上对它的预测。这与上古汉语"单音节音步"的分析也并不矛盾。[①]

有了以上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也就随之出现：李方桂体系

① 此外，在韵素音步的语言系统中，音节的长短、韵素的多少与轻重还可能存在对应关系。上面谈到的主要是音节的长短、韵素的多少。实际上，在节律音系学中，元音的响度与音节的轻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Hogg & McCully（1987：33）曾建立一个响度层级来说明音节成分的响度值分布：

音段类型（Sounds）	响度值（Sonority values）	举例（Examples）
低元音（low vowels）	10	/a, ɑ/
中元音（mid vowels）	9	/e, o/
高元音（high vowels）	8	/i, u/
闪音（flaps）	7	/r/
边音（laterals）	6	/l/
鼻音（nasals）	5	/m, n, ŋ/
浊擦音（voiced fricatives）	4	/v, ð, z/
清擦音（voiceless fricatives）	3	/f, θ, s/
浊塞音（voiced stops）	2	/b, d, g/
清塞音（voiceless stops）	1	/p, t, k/

也就是说，在响度层级中，音段的响度值与音节重量成正比，即响度值越高，音段在韵律上表现得越重。但此处所讨论的是上古音，其音值的构拟不可避免与真实音值之间存在偏差，故而，我们不再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没有 CV 与 CVC 的对立，如果采用这一体系，如何能够解释上古汉语中的轻重音节对比？必须强调，在韵素音步的语言系统中，音节的长短与轻重存在对应关系。衡量音节与音节之间韵律上的轻重，可以采用“音节的长短”作为标准。根据节律音系学的研究，在韵素敏感的语言中，长音节（双韵素或 CVV、CVC、CVCC 等多韵素）表现为重，而相对的短音节（单韵素 CV）表现为轻。这说明在单音节音步的语言中，音节的轻重以是否能自成音步为基础的根本原因在于韵母能否自成音步，满足分枝的结构要求。那李方桂体系岂不是无法体现上古汉语轻重音节的对比？其实不然，因为节律音系学中不仅存在轻重音节的对比，还存在重音节和超重音节的对比，在多家体系中都可以看到上古汉语音节中允许“韵母 + 辅音”的结构，如郑张尚芳 – 潘悟云体系（冯胜利，2000a）。这就意味着上古汉语音节结构不仅能构成重音节，而且能构成超重音节。两者显然可以构成轻重对立（赵璞嵩，2013、2014）。

二、上古汉语的词汇为单音节双韵素

本部分将分两步进行：首先我们论证上古汉语的音步是音节音步还是韵素音步，之后再给出一定的证据来进一步验证我们这一结论。

（一）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

丁邦新（2002）在提到上古汉语构词问题时，曾谈到一条通则，即“汉字单音通则”：

（11）汉字单音通则：所有的汉字基本代表一个音节。

这个原则的提出，是建立在李方桂、赵元任等前贤的充分讨论之上的（Li，1951；Chao，1968：139；赵元任，1980：74）。为什么这么说？下面我们将再次论证“上古汉语的词汇应该是单音节为主”。我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上古汉语有丰富的辅音韵尾。如前所述，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无论依据李方桂体系还是王力体系，抑或郑张尚芳-潘悟云体系，都能满足韵素音步的要求，即一个音节中通常（至少）含有两个韵素。

如此看来，上古的开音节（如果有的话）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一个闭音节中应存在两个韵素——元音成分和节尾辅音，而（部分）开音节中则可能只有一个韵素——元音。如此极可能形成开音节与闭音节在韵律上的对立，而以往有研究表明，上古汉语语义轻重的对立与音节的强弱有着直接关系：强音节与CVC结构相对应，而弱音节则与CV结构相对应（参Takashima，1999；冯胜利，2000a、2009a、2012；赵璞嵩，2013、2014）。

（12）弱音节　　强音节
如 [nja]　　若 [niak]
何 [g‘a]　　曷 [g‘at]
胡 [g‘o]　　恶 [ʔak]
有 [wjə]　　或 [wjək]

也就是说，上古汉语应该是一种对韵素敏感的语言（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证中古以及近现代汉语之所以对韵素不敏感，主要是因为声调的存在）。这一观察同时也解释了上古汉语一个音节何以能够构成一个音步，从而满足韵律词最基本的要求。对于上古

汉语为韵素音步的观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详细论证。

第二，上古文献表明，上古汉语为一字一音节。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一章提到，本章第三节还有进一步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言。但有一点必须要澄清：无论在第一章还是本章第三节，我们通常用字来代替音节展示汉语的双音化历程，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意识到字和音节的区别，而是因为上古汉语的字和音节本就是一一对应的。这一点我们不妨通过反证法来证明：

假如说上古汉语一个字中有两个或多个音节，鉴于上古汉语的字和词多是一一对应的（亦即多是单音词，这一点已经为甲骨研究所证实），这就意味着上古汉语的一个词里有两个或多个音节。考虑到韵律词大致同句法终端节点——词对应的关系（映射规则，mapping rule），一个上古的韵律词应该包含两个或多个音节。又考虑到韵律词与音步的对应性（一个韵律词通常是一个音步，复合韵律词除外），这样一来，一个上古汉语音步就会包含两个或多个音节——鉴于上古多复杂音节，这也就意味着，上古汉语的音步对韵素不敏感，这显然与第一条论证的上古汉语对韵素敏感且一个音节中通常含有两个或多个韵素这一事实不符。

另外，在上古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字一音节”的对应。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诗经》的语言。丁邦新（2002）指出：如果上古汉语中有些汉字可以表示双音节的抑扬格，那么《诗经》中会出现一个音节与两个音节押韵的情况，显然这不符合诗行押韵的规律。故而，我们的结论有二：1）上古汉语一

个字（词）中通常只有一个音节，2）上古汉语应该是韵素音步语言。[①]

（二）上古汉语为双韵素音步

尽管限于资料的缺乏和研究的局限，基于目前的材料，我们无法认识上古汉语韵律系统的全貌，但近年来，对上古汉语为韵素音步语言的证明有了极大的突破，让我们对上古汉语韵律系统的特点也有了新的认识。现代汉语的韵律对音节中韵素的多少“麻木不仁”。仅从这一点看，我们便可推知现代汉语的音步是音节音步。由此还可推知秦汉以后的汉语音步也是音节音步，因为秦汉以后的汉语对音节内部的韵素的多少也不“敏感”。据此，我们还可以推测秦汉以前汉语的音步绝非音节音步，而是韵素音步。理论上说，若原始汉语的音步跟后来（包括今天）的音步绝对一样的话，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双音节形式到了春秋战国才开始成批（而不再是零星）地出现，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到了东

---

① 对于第二点，冯胜利早有论证，无需赘言。然而，对于第一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学界有观点认为上古汉语词汇以双音节或多音节为主（赵诚，1984；Sagart，1990、1999、2001、2002、2005；潘悟云，1995、1999；黄树先，2001；金理新，2002；Baxter & Sagart，2014）。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我们“上古汉语的词汇是单音节为主”的观点并非绝对矛盾。因为，在原始汉语阶段，“有些词的词义重心转移到其中的一个音节，其他音节就发生了虚化。大多数的双音节词是前一个发生虚化，虚化比较彻底的就成为词头，而且音节发生弱化，成为前冠音，前冠音的继续发展，可能是失落也可能是与主要音节的声母结合成复辅音，或者融合成一个新的辅音”（潘悟云，1999）。在这之后，“加缀法开始冻结；松散结合的前缀脱落，其他前缀跟词根音段结合了起来，重新成为词根的一部分。一个趋向严格单音节化，声母及韵尾复辅音丰富的新的形态宣告诞生”（沙加尔，2004）。本书所涉及的上古汉语，如非特别说明，皆指单音节阶段的上古汉语。

汉，双音节词汇立呈翻倍增长、突飞猛进之势。从实践上看，上面的推测也不无佐证。因为上古汉语对一个音节中韵素的多少，似乎十分敏感。虽然我们对上古材料的认识还十分有限，但并非不能从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冯胜利，2013a：174；赵璞嵩，2013、2014）

上面谈到，以往曾有研究讨论了下面几组同（近）义词的语义轻重，并指出：句法（包括语义）必须对（中期上古汉语中的）弱音节与强音节的特征的指派做出解释。强音节与 CVC 结构相对应，而弱音节则与 CV 结构相对应（参 Takashima，1999；冯胜利，2000a、2009a、2012；赵璞嵩，2013、2014)，也就是说，上古汉语不同韵部之间当有强弱之别。有趣的是，上述成对的同义词不仅表现为音节上的强与弱（即 V 与 VC 的不同——与阴声相应的入声字均多出一个 *-C 尾辅音），而且在语义上，强音节一般都表示语义的强调（或更复杂的意思），亦即：

（13）

强调式	一般式
若	如
曷	何
恶	胡
或	有

此外，根据赵璞嵩（2014)，上古汉语中还存在这样的对立："我—吾""彼—夫""尔—汝"。强调式的音节强于它的对应式，"我"强于"吾"，"彼"强于"夫"，"尔"强于"汝"。这类对应关系的出现绝非偶然：1）阴声与入声对立，2）入声对应强调式，阴声对应一般表达。一句话总结：韵素多者为强调式，韵素少者

为一般表达。举例来说，“吾丧我”(《庄子·齐物论》）中“吾”表现为韵律上的轻，“我”表现为韵律上的重，两者不容互换。当代词用在重音位置的时候，第一人称代词会使用重形式的“我”而不是相对轻的形式“吾”。俞敏（1999：137）曾指出：“‘吾’向来不用到语丛的尾巴上，‘我’可以，比方‘非我也’。凡是对比重念的地方儿，全用‘我’，比方‘尔为尔，我为我’‘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这一类的。咱可以看出来：‘吾’‘我’的分别纯粹是个声音的问题：凡在语丛尾巴上的，或者有对比的，一定念得重，所以是ŋad。凡后头还有别的字的，因为往往念得轻，所以写的时候儿把收尾音忽略了，就是ŋa。”

以上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上古汉语属于韵素音步，信而有征，有案可稽——不然不可能有CVC与CV词语之间的那种对立。至于后来为什么又出现了双音节词（联绵词)，如“笔（*bljɜt）”又可说成“不律”，“偻（*klugx）”又可说成“佝偻”，“茨”又可说成“蒺藜”，“椎”又可说成“钟魁”，我们以为这恰恰说明了前后的音步类型不同。

除此之外，冯胜利（2009b、2012、2013c）通过语音、词法、句法、文学等手段证明上古汉语中的确存在单音节音步（双韵素音步)。

上古汉语句中的疑辞并用，必须采用“……乎 /a/……也 /ai/”或“……邪 /a/……也 /ai/”的“对举”。例如：

（14）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国语·周语》）

（15）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庄子·列御寇》）

"鱼"部的语气词必须在前，"歌"部的语气词必须居后，从没有出现过"歌部居前，鱼部居后"的现象。因为"歌"部比"鱼"部多一个韵素，"歌"部殿后，因其可以表达更重的语气。上古汉语"顿辞并用"的现象，也体现出"鱼—歌"对举的分布规律。最为典型的就是 [古者 /a/……今也 /ai/……] 的格式。如：

（16）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论语·阳货》)

（17）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礼记·檀弓》)

在上古汉语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左传·成公十二年》有"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同样的意思在《左传·桓公六年》中写作"何福之有"。古语以"何……之有 /ə/"为常用形式，使用"何……之为 /ai/"是为加强语势。（参《经传释词·卷二》）相同的语义，分别采用"之""歌"二部表达语气的轻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歌"部字不仅元音开口度大，并且韵素多于"之"部。

在代词的换用中，同样能体现轻重的差异，除"我—吾""彼—夫""尔—汝"之外，在"之"与"诸"的交替使用中，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

（18）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孟子·公孙丑下》)

（19）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左传·襄公四年》)

一般认为,"诸"是"之+乎"的合音，由代词和疑问词合音而成。但当句子不表疑问时，"诸" /a/ 的使用是为了代替"之" /ə/ 字起到强调代词的作用。

高岛谦一（Takashima，1999）已观察到在古汉语中许多"同

义互训”的词，都存在阴入的对立，如“如”与“若”，“胡”与“恶”，“有”与“或”。沿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如“我得志，弗为也！”与“在彼者我所不为也”亦存在这样的对立。《马氏文通》指出这两句中“弗”“不”语气有别：前者“辞气遽断”故用“弗”，而后者“总言其理”则用“不”。可见“不”“弗”阴入的区别同时也用来区分一般与强调。再如，“何者 /a/”“何则 /ək/”语气不同，使用截然有别。前者表示必然，后者揭示新意，皆源于 /a/ 音节短，/ək/ 音节长，“者”轻“则”重，重音表重义。

上古汉语连词对举时，也用阴入对立来区别一般与强调。如“而 /ə/……，则 /ək/……”互文同训：

（20）德厚而受禄，德薄则辞禄。（《晏子·杂篇》）

“则”通常居后的原因，是因为入声比阴声多一个韵素，语气重。

我们看到，阴入对立是上古汉语十分常见的“一般—强调”的对立，皆因入声韵比阴声韵多一个辅音韵尾。这样的现象还有“无（*ma）”与“莫（*mak）”，“有（*ɣiu）”与“或（*ɣuək）”。譬如：

（21）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在《国语·周语》中，“亦有以亡”的“有”写作“或”。而《易经》“莫益之，或击之”一句中的“莫”和“或”，王引之解释为：“莫，无也；或，有也。”

在上古汉语中，阴声韵除了与入声韵对举之外，还存在与阳声韵对举表达轻重差异的现象。“能”往往可以表“而 / 乃”的语义。如：

（22）不欲，强能（而）不服，智而不牧。（《管子·侈靡》）

“之”部连词表强调，就采取增加韵尾的方式，假借一个“登”部字“能”，表达与连词“而 / 乃”相应的语义。此外，我们知道“既……又……”为［前重式］。而《诗经》诗句中类似的关联词，均为阳、入在前，阴声在后。如“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不如叔也，洵美且异”“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其中的“既”（入声）、“洵”（阳声）、“终”（阳声）应当“重”，与阴声“且”对应。

另，上古汉语有“单字语”，如：

（23）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尚书·金縢》）

王引之在解释这一句中的“信”时说：“‘信’为一句，‘噫公命我勿敢言’为一句，言‘信有此事，抑公命我勿敢言之也？’。”意思是说，“信”在这里代表“信有此事”，单字即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所表达的意思。在《清华简》中，有与该句对应的单字成句的现象：

（24）信。殹（抑）公命我勿敢言。

这种单字可以成句的例子在先秦文献中非常多，但在现代汉语中很少再出现这样的现象了。

不仅如此，句法上的结构变化也显示出上古汉语为单音节音步的证据。甲骨文中“唯黍年受 [σ]”这一单音动词殿后的格式到了后来就不复存在（*“唯余马首瞻”[唯+宾语+σ]必须写作“唯余马首是瞻”[唯 + 宾语 +σ σ]），证明单音节在甲骨文时代还可以承担重音，但在西周之后则必须有另一成分辅助才可重读。

上古文学的例证也为语言的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汉语发展的历史上只有上古留下的材料还能看到“二言诗”的残留。如

《弹歌》：

（25）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我们知道，一个诗行最少要求由两个音步组成。如果远古诗歌二言一行，就意味着两个音节是两个音步，进而可以推断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为“一个音节一个音步”。

另外，最近一系列新的材料和证据也相继被发掘出来。赵璞嵩（2013、2014）通过对焦点重音、停顿延长等韵律上“非轻”位置上“吾”“我”分布规律的预测及验证，指出这些位置绝对不允许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吾”。先秦汉语中，“我”虽不必“重”，而“吾”必轻。“吾”“我”二者同义反复、不能互换的根源在于其韵素响度和数量的不同。论文利用上古音构拟的成果，通过节律音系学理论中的“响度层级”量化了两个音节的韵母响度值，证实“歌”部的“我”的音节比“鱼”部的“吾”要重，两者的轻重表现为音段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吾”“我”韵素响度值的对立到汉代依旧存在，但二者在分布上的差异却消失了，这恰恰说明了此时韵素不再在韵律系统上起作用。这种分布现象的改变正是理论预测的结果，证明了先秦汉语确实是对韵素敏感的语言，而这种对韵素敏感的语音系统由于音节结构的变化在汉代以后变得不再对韵素敏感了。

李果（2015）观察到先秦时代姓名中的“字”可单可双，两汉以后则非双音节不可。这反映出从先秦到两汉时期，汉语韵律系统经历了从单音节音步到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转型。根据统计，他发现：历史上单、双音节的“字”在文献中各自变化的速率是一致的，这证明由双韵素组成标准音步的韵律结构确实是被由双

音节组成标准音步的韵律结构所取代的。

施向东（2015）立足于上古汉语语音系统音节结构的构拟，结合韵素理论指出，除了不能独立运用的虚词之外，上古汉语的单音节词，一定不能是单韵素的。他指出CVC的音节结构更符合韵律系统的规律，并为上古汉语阴声韵构拟了喉部浊擦音-ɦ尾，以此说明韵素在上古汉语中的作用。

两周金文也提供了单双音节分布的证据。毕鹗（Behr，2005a）根据对金文韵文押韵现象的统计，指出在早期金文材料中韵文诗行的长度非常不规则，一个韵脚之前最多可以出现14个音节的音段，以及最多可以有四个不入韵的诗行，这意味着上古汉语绝不是一种以音节计数（certainly not a syllable-counting）的语言。据他提供的材料（参Behr，2005b）可以看出：周代金文的音节较为复杂，但随着音节的简化，大量的双音节词开始出现，这恰恰说明当时双韵素音步难以维系，双音节音步由此登台亮相。梁月娥（2013）研究发现西周晚期之前，双音节动词后可接单音节宾语，证明这一时期单音节可自成音步，负载重音。而西周晚期之后，双音节动词后的宾语不能少于两个音节，这说明宾语必须要两个音节才能负载重音。她观察发现，当同一篇铭文中，人名有单音节和双音节的两种不同称法时，做双音节动词宾语的只能是双音节人名，如："闭"也可称"豆闭"，但在双音节动词"册命"之后只允许出现"豆闭"。

第三节 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问题探讨

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音步转型，它不仅带来了双音化，

还因双音化给汉语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本节旨在表明，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是由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所致。

一、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及其影响

我们认为，上古复杂音节结构的简化是偏好原则作用的直接结果。而音节结构的简化则直接导致了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

（一）复杂音节结构的简化问题

上古汉语的复杂音节为什么会简化？这应该是与偏好原则（preference rule）有关。偏好原则是由 Murray & Vennemann（1983）、Vennemann（1988）等提出的音节音系学理论（Theory of Syllabic Phonology）。其核心观点是 CV 音节是最理想的音节结构，世界语言的音节演变多数都是朝向这一理想模式的[①]。也就是说，假设一种语言的最大音节结构是 CCCMVCC，其演变方向当是 CV，即：CCCMVCC → CV。其具体演化过程，应该分两方面来谈，韵尾弱化（coda reduction）并最终脱落（loss）和复辅音简化（simplifica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汉藏语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参照。[②]

---

①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今天的汉语会走向双音化？这其实是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即音步要求。如果音节变成了 CV 形式，就无法满足双韵素的要求，如此一来，该音节可能就要联合另一个音节构成双音节音步。东亚语言的变迁恰恰呈现这一轮回演变（参 Salmons & Zhuang, forthcoming）。

② 欧洲语言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德语、俄语等语言的韵尾清化，以及法语的词尾弱化（梁启炎，1998）。

1. 韵尾的弱化及脱落

汉藏语韵尾弱化到脱落的趋势，前人既有共性探索，又有语言个案研究。前者如李敬忠（1989），石林、黄勇（1996，1997）对汉藏语系的研究；后者如陈康（1993）对彝缅语的研究，郑张尚芳（1990）、张吉生（2007）对汉语的研究，刘光坤（1984）对羌语的研究，汪大年（1983）对缅甸语的研究，张济川（1982）、格勒（1985）对藏语的研究，罗美珍（1984）对傣语的研究，龙海燕（2011）对布依语的研究。甚至还有对个别语言个别音的研究，如罗秉芬（1991）对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 d 的演变的研究，谭克让（1985）对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的研究。应该说，基本上已不存在异议。

我们认为，汉藏语韵尾的弱化乃至脱落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类①：

1）浊塞音清化，清音变成喉塞音，最终消失，即：

$$\text{-b, -d, -g} \rightarrow \text{-p, -t, -k} \rightarrow \begin{cases} \text{-ʔ} \rightarrow \text{Ø} \\ \\ \text{-u(-w)/-i(-j)} \end{cases}$$

2）鼻音合并，变为鼻化元音，最终消失，即：

$$\text{-m, -n, -ŋ} \begin{cases} \text{-n, -ŋ} \rightarrow \text{-n/-ŋ} \\ \\ \text{-m, -ŋ} \rightarrow \text{-m/-ŋ} \end{cases} \rightarrow \tilde{\text{V}} \rightarrow \text{Ø}$$

① 某些语言中（如汉语某些方言）还存在边音韵尾，但这不是主流，而且有学者认为它是后来发展的，如石绍浪（2010）。

3）擦音 -s 变为喉塞音后脱落[①]，即：

-s → -ʔ → Ø/T

2. 复辅音简化

复辅音简化为单辅音的情况，也早已为汉藏语言（包括侗台语）演变的历史事实所证实。相关文献众多，如徐世璇（1991）对缅彝语的研究，倪大白（1996）对侗台语的研究等；具体针对单一语言的研究则有曹翠云（1991）对苗语的研究，梅祖麟（2008）、郑伟（2009）对汉语的研究，刘光坤（1997）对羌语的研究，朱文旭（1989）对彝语的研究，蔡向阳（1995）、钟智翔（1996）对缅语的研究，华侃（1982）对藏语安多方言的研究。

复辅音的简化大致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C_1C_2 → C_1，即第二个辅音脱落。古汉语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谷" *kloog → k-，"各" *klaag → k-（郑张 – 潘音系）。

2）C_1C_2 → C_2，即第一个辅音脱落，如上古汉语中 ɦl‘- 简化成 l‘- 便很常见（郑张尚芳，2003：71）。这种情况在今天的羌语中也能见到，如："鼓" *rb- → b-，"困难" *sq- → q-。

3）C_1C_2 → C_3，也就是说，复辅音变成了单辅音，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单辅音。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汉藏语言之中，如："蚕" *zluum → ts‘-，"派" *mhreeg → p‘-（郑张 – 潘音系）。缅甸语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如："星" *kraj → tɕɛ，"蚊子" *khrang → tɕ‘ĩ。（缅语资料来自四译馆）

---

① 这里谈的是总体趋势，事实上，韵尾 -s 还有一个变化方向，就是变成 -i。如乌斯藏 → 卫藏：us → ui。汉语去声的"祭泰夬废"四韵来自入声，其 -i 尾也来自 -s。——此观点来自施向东先生，谨致谢忱。

（二）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及音步转型

从先秦到两汉之间，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逐渐简化。具体来说，经历了从 CCVCC 变成 CV(C) 的过程。与上古汉语复杂的音节结构相比，中古的音节结构在不断简化，其显著的特征表现为辅音韵尾的脱落（Feng，1997a），"复辅音韵尾的简化，使得音节仅限于带响音尾或塞音尾"（Sagart，1999：Ch. 2）。基于前人的研究（丁邦新，1979；余迺永，1985；Wang，1993），冯胜利（2000a、2009a）指出，汉语上古至当代的音节结构经历了如下简化过程（C= 声母，M= 介音，V= 元音，E= 入声）：

（26）a. (C)(C)C(M)(M)VC(C)　（早期上古汉语 / 谐声时代，公元前 1384 年—公元前 771 年）

b. C(C)(M)(M)(V)V(C)　（中期上古汉语 / 诗经时代，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07 年）

c. C(M)(M)V(E/m, n, ŋ)　（中古汉语 / 晚唐时期，公元 800 年左右）

d. (C)(M)V(m, n, ng)　（近代汉语 / 中原音韵时代，约公元 1324 年）

e. (C)(M)V(n, ng)　（清代官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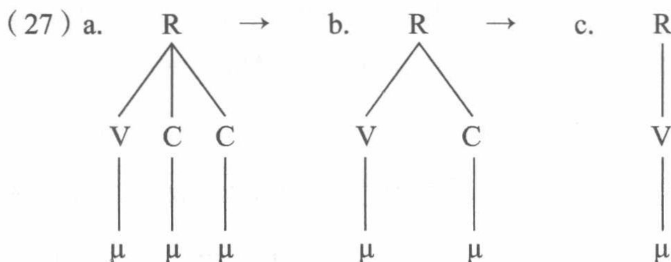
f. (C)(M)V[①]　（当代北京话）

具体来说，早期上古汉语（a 阶段）的音节具有复杂的结构。核心元音 V 之后，有复音韵尾甚至复杂的辅音丛，韵母本身包含

---

① 根据 Wang（1993），现代北京话里所有的音节都是开音节。

两个或两个以上韵素，因此音节满足音步双分枝的要求，可以构成一个音步。然而，随着音节的简化（b 阶段），辅音丛的辅音数量逐渐减少，缩短了原来音节的长度，当音节简化到只有一个元音（c 阶段），即只包含单韵素的时候，音节不再满足音步双分枝的要求。也就是说，倘若上古汉语中汉语采用的是双韵素音步，那么到了中古汉语，由于音节结构的简化，特别是韵尾脱落，多数韵母只剩下了一个韵素，如下所示：



音节长度的缩短，使单音节本身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音步。单韵素音节不能满足音步双分枝的要求，双音节音步便开始出现。



这种演变说明音节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韵律结构。（27）清晰地显示出韵律分量在从 a 到 c 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减轻，韵素 μ 数量锐减，当音节简化后只有单韵素存在，音节便不能再构成音步。音节结构变化使韵律结构随之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如果说 a、b 阶段的音节还属于重型音节，发展到 c 阶段后，音节韵律分量变轻导致了音节内部无法形成分枝。我们看到，音节的简化和音

步的转型在汉语历史上是同步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双音节音步的形成过程中，声调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冯胜利（2005a），汉语史上声调的产生和发展阻止了韵素在音节内部建立音步，“新起的声调发挥作用，那么必然导致单音节音步为整个系统不容而被取代”（冯胜利，2005a）。声调的逐步建立与双音节形式逐步增加同步发展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声调排斥单音步，这也意味着，在没有声调的上古汉语中，单音步的存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①]

汉语史的事实说明，声调的建立与汉语的双音化是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上古汉语音节结构从音段到超音段的转变对“双音化”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声调对音步的发展具有限制和促发作用，声调既是音步变更的原因，又对音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冯胜利，2005a）我们知道，辅音韵尾的脱落导致了声调的出现，声调的长短“会抵消音节上的长短，如果韵素不能表现长短之差，那么韵律的轻重必然通过音节的数量来实现”（冯胜利，2000a）。举例来说，在现代汉语中，我们无法分辨“八 [pa]”和“掰 [pai]”孰轻孰重，两者音节长短虽有不同，但在同一调型内，却是等长。因此，在声调的影响下，音节长短失去了发挥韵律作用的条件，无法作为基础构成音步。我们可以说，声调阻止了音

① 上古是否有声调目前尚无定论，但就当前各家构拟的体系来看，除王力之外的几家都没有声调。如果“上古汉语没有声调”这一观点成立，那就意味着，上古汉语音节结构应是线性的。强调音节结构是否具有线性特征，是探讨上古语音演变规律及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音节结构由线性到非线性的转变（音节长短的变化），会对语言的韵律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将涉及声调在韵律类型演变中的作用。

节内部成分在音节里建立音步。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汉代之后，随着音节结构的不断简化、声调的逐渐产生，双音节音步取代了前声调语言中的韵素音步。

当然，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入声”在整个韵律转型中的特殊性（冯胜利，2000a：130）。在音节结构简化的过程中，入声字始终保持至少是一个双韵素结构 [VC]，满足音步的双分枝要求，在单音节内部就可以自成音步。[①] 为何一方面，单音节可自成音步，另一方面，汉语又要走双音节音步的道路呢？这似乎给我们的韵律转型理论带来了困难。其实不然，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在带调的音节里，CVC结构并不比CV的音节结构长；同时，音节简化产生的大量单韵素音节 CV，使整个韵律系统开始以音节数量而不是韵素数量作为音步实现的基础。

总的来说，音节结构的简化、声调的建立，这两个关键因素使韵律的轻重必然选择通过音节数量而不是韵素数量来实现，于是整个语言系统开始以音节多少为标志实现韵律上的轻重对立。就韵律结构而言，音节简化最直接的结果是音节韵律分量的减轻。而“简化”正是汉语双音化的动因。音节简化导致汉语双音节音步的产生，而汉语的双音化直接导源于双音节音步的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时的角度看，单音节音步向双音节音步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单音节音步消失直至被双音节音步

① 事实上，阳声也保持双韵素结构。另外，汉以后，元音韵尾成为显著的结构成分（上古音构拟中多数学者拒绝元音韵尾的成分），也有一部分阴声韵具有双韵素结构。真正单韵素的韵，其实很少。——以上为施向东教授赐教，深表感谢。

取代是在很长时期内逐渐完成的。而这个音步转型的时间，从春秋战国开始，直至后汉才趋于结束。（见徐通锵，1991：269；Feng，1997a）

二、汉语史上音步转型的论证

上古汉语的音步转型存在多方面的证据，上面已经提供了语音方面的证据，接下来我们将主要基于冯胜利（Feng，1997a），再从词汇、句法两个方面提供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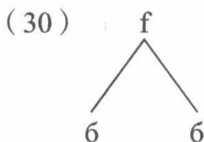
（一）词汇证据

上面的分析有何事实的证据？冯胜利（冯利，1994）指出，到了战国时期，单音节词语已无法构成独立音步，凡需音步者，均需双音节。譬如：

（29）a. 予何言？（《尚书·益稷》，约公元前1000年）

b. 是独遵何哉？（《论衡·祸虚》，约公元100年）

也就是说，战国时期汉语的音步构成规则如下：

（30）

即：一个标准音步必须至少由两个音节构成。

众所周知，双音节组合形式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然而，如果我们将《论语》《孟子》和《论衡》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双音节组合形式的急剧变化，见表3-1（数据引自程湘清，1992a）：

表 3–1 《论语》《孟子》《论衡》中的复音词情况

年代	文献	总字数（个）	复音词数量（个）	复音词占总字数的比例（%）
约公元前五世纪	《论语》	15883	183	1.15
约二世纪	《论衡》《雷虚》等五篇	15553	462	2.97
约公元前四世纪	《孟子》	35402	336	0.95
约二世纪	《论衡》《命义》等十四篇	35221	794	2.25

《论语》和《孟子》中约有 1% 的复音词，而《论衡》中复音词比例则增至 3%，这表明汉代复音词有了翻倍的增长。我们把《孟子》和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加以比较，就更能证明这一结论：赵岐使用的 169 例双音组合中，有 43% 的用例对应《孟子》的单音词，36% 的用例《孟子》没有。换言之，赵岐的《孟子章句》中 79% 的双音节组合是《孟子》所没有的。由此可证，东汉是汉语史上双音节组合发展的一个高峰。

什么原因使得双音节组合在汉代（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突飞猛进？冯胜利（Feng，1997a）指出：汉代双音节组合形式的翻倍增长是新的韵律结构驱使的结果，而新的韵律结构则是上古音节结构简化的产物。双音节词的创造是为了满足双音节韵律单位的需要，即语言要求双音节单位，不管它是否是复合词。因此，“双音化独立于复合化”。其例证有三：

首先，大量的早期文献表明：许多复合词的早期组合，不是词而是短语。例如，“国家”现在是复合词，但起初是短语。在

周代早期（约公元前 1000 年），“国”是天子封给诸侯的封地，而“家”则是诸侯封给大夫的领地，二者的组合形式“国家”表达的是“诸侯的封地”和“大夫的封地”。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公元前 221 年），社会和政治系统发生了变化，“国家”才成为一个复合词。

第二，在韵律模板（音节成双）的要求下，某些组合形式上很像复合词，但其前后成分可以相互置换，如：

（31）a. 裳衣（《诗经》）—— 衣裳（《诗经》）

b. 室家（《孔子》）—— 家室（《诗经》）

c. 书图（《韩非子》）—— 图书（《韩非子》）

第三，根据复合词的语义标准（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第四部分），要成为复合词，双音节短语必须经历意义概化及词汇化的过程。以“天下”为例，其意义发展过程如下：

（32）天下：天空的下面 → 天下人 → 社会 → 国家的领地

可见，离开了词汇化的过程，双音节组合便始终保持双音节短语的性质，而不能被看作是复合词。有关词汇化的进一步讨论，我们将在第六章展开。

（二）句法证据

冯胜利（2013a）指出，尽管先秦时期的古代汉语属于 SVO 语言，但从中仍可发现 SOV 的语序。汉代以后，这种 SOV 语序（如wh-V）发生了改变。然而，当疑问宾语是由两个成分构成时，例如“何罪”，即便是在 [wh-V] 演变为 [V-wh] 之前，它也不会位于动词之前。譬如，古代汉语语料中找不到这样的句子：

（33）* 宋何罪有？

然而，[what-N pro-V] 和 [V what-N] 这两种结构却很常见。例如：

（34）a.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b. 有何旧怨？（《国语·晋语四》）

为什么“* 何罪有”非法而“何有”合法呢？冯胜利（冯利，1994）指出，原始汉语是 SOV 语言，之后演变为我们看到的 SVO 语言（约公元前 1000 年）。因此，诸如 [wh-V] 这样的 OV 语序当是 SOV 的残余。那么怎么解释 SOV 现象仍然存在呢？该文指出，上古汉语已属 SVO 语言，因此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 或primary sentential stress）落在句子的右边[①]，因此遵循核心重音的规则（冯胜利，201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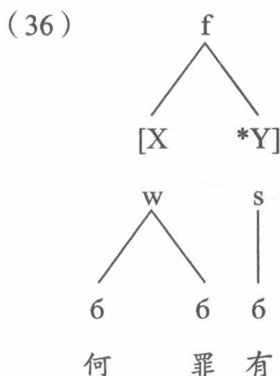
（35）句重音规则

对 $[X\ Y]_P$ 而言，如果 X 和 Y 是短语 P 的成分，并且 P 是句中最后一个短语，那么 Y 重读。

根据句重音规则，如果句末短语承载重音，则句子合法。“有”是句末成分，包含“有”的句末短语是“* 何罪有”，因此“何罪”是重音规则中的 X，“有”是 Y。然而这里的单音节词“有”不足以构成独立的音步，不是音步则无法实现核心重音，因此古代汉语不存在（33）那样的句子，具体分析如（3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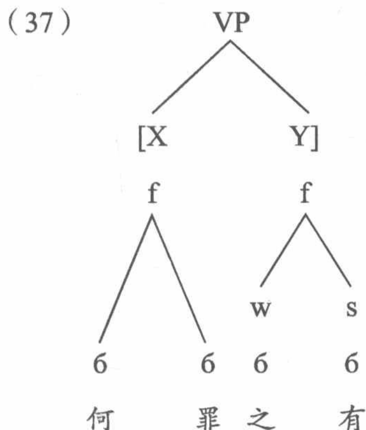
① 可参 Duanmu（1990）的“辅重论”（Non-head Stress Rule）或者 Cinque（1993）的“深重说”。这两种假说都认为句重音（phrasal stress）一般以以下形式指派：在[XP Y]或者[Y XP]结构中，重音落在XP上，或者句法中的补述语上；在动词短语内，如果该语言是SVO型，那么句子的普通重音落在动词的后面，即动词词组的补述语上。

（36）



“* 何罪有”不合法，而“何罪之有”却可以被接受，这是因为“何罪之有”是句末短语（VP），“何罪”仍然是动词的宾语，“之”贴附在动词“有”之上[①]（与“有”一起形成一个音步），因此“之有”可以看作实现句重音的 Y，“何罪”是 X。其结构如（37）所示：

（37）



另外，羡余音节的韵律功能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请看：

---

① 在遗留的 SOV 结构（如“何罪之有”）中，“之”和“有”不能分开。这意味着“之”附着于动词之上，是为凑足音节而出现的衬字。

（38）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史记·陈涉世家》）

这是最接近西汉司马迁时代口语的句子，《史记索隐》引用服虔的解释：

（39）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司马贞《史记索隐》）

据服虔，感叹词“夥颐”的意义与单音节“夥”相同，因此“颐”在语义上是羡余成分。这里“颐”的添加是为了给予“夥”韵律的支持。单音节成分需要额外的“衬音”，以此来实现感叹重音和焦点重音，但双音节成分则不必如此，说明单音节在韵律上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音步。因此，“衬音”的使用，为上述双音节单位构成标准音步的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三、中古近现代汉语“韵律模板”的形成

汉语史上音步转型的直接后果就是双音节韵律词开始在汉语构词造语中起主导作用。根据冯胜利（1996），“韵律词”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定义的，指“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它是通过音步实现的，必须建立在音步的基础上。在汉语中，音步必须由两个音节组成，因此韵律词也必然包括两个音节。也就是说，音步就等于给造词者提供了一个韵律模式，使“产品”一开始就符合韵律词的要求。

汉语为满足韵律词的要求，采用了诸多手段，其中就包括：

1）重叠，如“妈→妈妈，刚→刚刚”等；

2）延长，即一个单音节词通过语音延宕而成为双音节词，

如“寻→寻么，眍→眍么”等，这种现象其实古已有之，如“孔→窟窿，茨→蒺藜，笔→不律”等；

3）感叹，如“妈呀！”“天哪！”等；

4）替换，即用同义或近义的双音节词替换原来的单音节词，如“与→参加，师→军队”等；

5）凑补（加词缀），如“虎→老虎，椅→椅子，石→石头”等；

6）缩略，如“北京大学→北大，电冰箱→冰箱，高等学校→高校”等；

7）复合，如“国→国家，窗→窗户，眼→眼睛，书→书籍”等。

也就是说，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给后来的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韵律模板——韵律词，用音系符号写出，即为 [σ σ]。如前所述，韵律模板（prosodic template）的定义是“……韵律模板是一个样式化的唯一的单位——它限制词的表面形式，并借此赋予该类词以特定的关系”（Macken & Salmons，1997）。也就是说，韵律模板为后来的汉语造词提供了一种范式[1]。既然是范式，韵律模板就应该具备范式的几个基本特质：典型性、能产性和规约性。

应当说，以往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汉语韵律模板 [σ σ] 有其典型性和能产性，如汤廷池（1988：554）谈到：

> 根据《汉语语法》的统计，王方宇先生所著的《国语词典》（*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里的多音词约占百分

① 所谓范式，一般是指某一领域中经过长期演化逐渐形成的具有极强规范性和代表性的标准模式（王立，2000）。

之六十七。另外根据《普通话三千常用词汇》的统计，在总数一千六百二十一个名词中多音词占了一千三百七十九个，约为百分之八十五；在总数四百五十一个形容词中多音词占了三百十二个，约为百分之六十九；在总数九百四十一个动词中多音词占了五百七十五个，约为百分之六十一。陆志韦先生也搜集了北平话的单音词汇共四千词，仅占北平话常用词汇七万词的百分之六。最近刘连元与马亦凡两位先生，曾用电子计算机统计普通话词汇里声调的分布情形。在他们的资料里找不到单音词汇的总数，但是双音词汇共有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个，三音词汇共有五千四百二十三个，而四音词汇共有四千三百五十四个，总计共达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七个。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桩平常不为人所注意的事实，来证明"国语"单音词汇数量之出人意料的少。那就是，在现代"国语"的日常口语里，除了"人称代词""你、我、他"、亲属称呼"爸、妈、爹、娘"以及"人"这一个名词以外，几乎找不到其他表示人类的单音名词。

周荐（1999）曾统计《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所收条目凡58481个，"双字组合有39548个，约占该词典收条总数的67.625%"。吕叔湘（1963）曾对《普通话3000常用词表》（初稿）进行过统计，结果如下："收名词1621个，其中多音的（绝大多数是双音的）1379个，占85%；收形容词451个，其中多音的（绝大多数是双音的）312个，占69%；收动词941个，其中双音的573个，占61%。"

吴为善（2003）也对《普通话3000常用词表》（1985）进行

了统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加入了使用频率这个要素。其统计结果见表3-2：

表3-2　吴为善（2003）《普通话3000常用词表》统计结果

使用频率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单	双	单	双	单	双
1000个词内	136	170	172	60	57	24
	77%	23%	71%	29%	70%	30%
2000个词内	254	438	343	184	96	86
	37%	63%	65%	35%	53%	47%
3817个词内	242	1379	368	573	140	311
	15%	85%	39%	61%	31%	69%

汉语中韵律模板的规约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单音词汇使用的不自由。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最为突出的就是吕叔湘先生1963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一文。在该文中，吕先生详细列举了一些单音节受限的情况：

汉人的姓有单音的，有双音的。比如有一个人姓张，人家问他"贵姓？"，他可以回答"姓张"，也可以回答"张"。要是人家问他"你姓什么？"，他多半得回答"姓张"或是"我姓张"，不大能够只回答"张"一个字。可是如果这个人姓欧阳，他大概就回答"欧阳"，不必再带上个"姓"字。熟人中间打招呼，常常听到的是"老张！""小王！""欧阳！"，不大听见"张！""王！"，更不会听见"老欧阳！"。别人在说话中间提到他们也是如此，单音的姓要在姓上加个"老"或"小"，否则就连姓带名说，可是双音的姓就可以光

说姓。

用名字来称呼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双名，比如说叫“张子平”，一般都叫他“子平同志”，只有陌生人才会叫他“张子平同志”。可是如果他单名一个“平”字，人家没法叫他“平同志”，多熟的人也只能连姓带名叫他“张平同志”。

外国人的姓，一般译出来不止一个字，称说的时候光用姓就够了，比如“高尔基”（仿佛姓高名尔基似的）。也有译出来只一个字的，就不得不连名字一块儿说，比如“萧伯讷”（这可真是姓萧名伯讷）。要不就给他加个“氏”字，管他叫“萧氏”。可是多音的姓也会援例，比如也管“莎士比亚”叫“莎氏”。

地名也有类似的情形。县名有两个字的，也有一个字的；两个字的可以不带“县”字，一个字的必得带“县”字。说话是这样，地图上也是这样。连在一块儿说的时候，常常是“大兴、通县、顺义等县”，虽然末了有“县”字，通县的“县”仍然不能省。市名不用一个字，所以湖北省有个“沙市市”，四川省有个“万县市”。

山名也是这样。“峨眉、普陀”，不带“山”字也可以说；“泰山、华山”，必得带“山”字。

国名也是这样。“英国、法国”，单说非带“国”字不可，“日本、哥伦比亚”，难得听见带“国”字。1956 年 6 月 7 日的《北京日报》有两条标题，一条是“欢迎在美、英、法、日等国的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到祖国来”，一条是“中国展览团同法国等国企业作成大量交易”。尽管后面同样有“等国”

二字，第一条只要一个“法”字，第二条就非用“法国”两个字不可。

拿数目字来说，一位数和多位数的活动力也不一样。一个月的头十天必得说“一号……十号”，阴历是“初一……初十”，“十一”以后光说数目也行。

说到一个人的岁数，“三岁”“十岁”没有第二种说法，“十三岁”“三十岁”也可以说“十三”“三十”。

数目前加“第”字，如果是一位数，“第”字不能省，例如“第三页第五行”，至少口头上不说“三页五行”。可是“第十三页第十五行”的“第”字就完全可以不说。〔这是一般的情形，有好些例外，如“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楼”（第五层楼或第五号楼）、“一营二连”。〕

…………

第二，三个及三个以上音节的词常常会缩略。所谓缩略，就是指将原来较为复杂的或音节个数多的词语变成较为简单的或音节个数少的词语。李熙宗（1983）对此的论述是：“在语言表达上，常常把一个结构较繁、较长的语词改变成一个结构形式要简略得多的语词，词义不变。这种方式我们称为语词的缩略；由缩略造成的语词，也被称为‘略语’或‘简称’。”

缩略语的研究早已为人重视，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吕叔湘（1941）、夏丏尊（1946）、张志公（1953）、王松茂（1956）、筱文（1959）、林汉达（1952）、马庆株（1988）等曾对缩略语的定名、分类、性质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参潘文国等，2004：142-168）。然而，以上研究多是限定在缩略语的形

式上。形式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而应该去发掘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为什么这些词语可以缩略？它们如何缩略？是什么在背后起作用？归根结底，这里还是韵律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汉语的韵律模板——双音步要求迫使它缩略，而且缩略后的形式多为双音节，少数为三音节（构成超音步）或四音节（构成两个音步的复合韵律词）。表 3-3 是根据马庆株（1988）对缩略语的统计数据制作的一张简表：

表 3-3 根据马庆株（1988）的统计数据制作的缩略语情况表

	双音节数量（个）	三音节数量（个）	四音节及以上数量（个）
名词性偏正格	1066	501	69
名词性并列格	278	59	29
谓词性偏正格	44	0	0
谓词性联合格	84	7	0
述宾格	110	6	0
数量总计	1582	573	98

第三，韵律模板对外来词借入的影响。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它的来源包括外国语和本国其他民族语两种，前者如“沙发、菩萨、马拉松”，后者如“单于、胡椒、胡萝卜”。对汉语外来词的界定，史有为（1991：3）有这样一段话：

> 外来词，从最初的发明权来看，它们是外来的词，是由外民族首先发明并凝聚了词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由外民族赋予了特殊的形式，或者是语音形式，或者是文字形式。而借入汉语之后，却又经过不同程度的再创造，在语音形式上或在文字形式上进行适合汉语的再创造，从而融入汉语词

汇，成为汉语的词。这就是我们对外来词的“定格”。

外来词进入汉语，通常是以双音节形式出现，举例如下：

（40）a. 咖啡　吗啡　布丁　坦克　保险　手枪　电话
b. 卡车　忏悔　啤酒　葡萄　茉莉　槟榔　玻璃
c. 因缘　手续　道具　抽象　直接　经济　社会　淘汰
d. 主观　哲学　定义　目的　事件　打击　概念　观念

这些翻译而来的双音词，有的是中国自译的，有的是用日本现成译好的汉字的。但这些都符合韵律模板的要求。其中，“咖啡、吗啡”是新造汉字的纯音译词，“布丁、坦克”是假借同音的纯音译词，“保险、手枪”是纯意译词，“卡车、啤酒”是半音译词，“葡萄、槟榔”是音译的新形声字，“哲学、定义”采取日本译词中用的汉字。

概括来说，汉语外来词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吸收和改造的过程，即“在语音形式上或在文字形式上进行适合汉语的再创造”。因为各民族语言的语音结构差异，在借入词语时势必存在语音上的冲突，而文字又是汉民族语言（或说语音）的记录形式，语音的冲突又必然导致文字上的“再创造”，当然，这种创造并不是创造新的文字，而是已有文字对声音调整的适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本民族发音习惯和语音基本单位的特点对借入词语的声音约束，二是指在韵律上的适当调整。

一般观点将“外来词”分为“音译词”“意译词”和“混合词”（音译＋意译）。音译词是语音上的对译，它体现的主要是本民族语音对外民族语音的一种模仿，就汉语来讲，它只在单个音

节的相似性上发挥作用，结构上依然体现的是借入语言的语音结构。意译词只借义不借音，那么它自然就会按照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和节律特征来构词，比如“电话、水泥、癔病、语法、手杖、拳击”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译词有很多是先经过音译才固定下来的，如：①

（41）telephone（英语）→ 德律风 → 电话
cement（英语）→ 水门汀 → 水泥
hysteria（英语）→ 歇斯底里 → 癔病
grammar（英语）→ 葛朗玛 → 语法
stick（英语）→ 司的克 → 手杖
boxing（英语）→ 扑克胜 → 拳击

仔细观察这些词的先后形式，在音译阶段明显看出反映的是他国语言的音节结构，在意译阶段就表现出了本民族语音特征的约束，词汇结构趋向“双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韵律的约束，或者说是强大的双音构词力量的导向作用。这些外来词从出现到演化再到定型，都体现着汉语语音系统和汉民族语的使用者对双音节格式的“偏爱”。这种“偏爱”在新词语和方言词等词汇现象中也都有体现。

总而言之，汉语音步转型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汉语从此走上了双音化的道路，进而为汉语整体面貌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首先讨论汉语的双音化，之后再讨论双音化

① 此外，施向东教授还给出一些音译词双音化的例子，比如“玻璃、罗刹、阎罗”等从多音节规范为双音节；另外，“观自在菩萨”和“观音菩萨”，前者虽然精确，但是通行不起来，后者虽然不确，但是代代流传。

所带来的影响。

本章小结

上古汉语中双韵素音步的消失源于辅音韵尾和辅音丛韵尾的脱落。这种脱落分别导致了重音节和超重音节的消失。这一变化又导致了汉语史上音步的转型——双音节音步取代双韵素音步以弥补其损失。音步又关乎（韵律）词，因此，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给汉语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影响——词汇双音化。

一言以蔽之，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音节结构的演变就是双韵素音步到双音节音步的演变，这就是“双音化”的历史来源。

思考与练习

1. 韵律语法中的音步是如何界定的？具体说来，音步又分哪两种类型？
2. 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它们分别是如何满足音步要求的？
3. 上古汉语的音步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有何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4. 有人指出：中古及近现代汉语中许多“字”的音节中含有两个韵素，如中古时期的入声字，以及现代汉语的双元音字，如“白”“孔”等。那么，这是不是说明这些字自身便可以构成双韵素音步而无须再联合另一个音节构成双音节音步？

4

第四章

汉语的双音化：词法运作

双音化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此前贤已有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双音化给汉语带来了新的词汇。

第二，双音化改变了上古以单音节为主的词汇系统。

第三，双音化触发了联绵、加缀、添加类别等词法运作，句法词、融合、轻动词填位等句法运作，以及各类词汇化运作。

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前面已有深入讨论，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第三点，也就是双音化的运作方式。总体说来，汉语的双音化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三类方式完成的：第一类通过词法完成，具体又分单音节双化和多音节双化，前者指由单音词变成双音词，其手段主要是联绵、加缀、添加类名、复合等，后者指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的多音节词变为双音词，其手段主要是缩略；第二类通过句法完成，具体有句法词、并入、填位等；第三类为词汇化，即由短语变为词。

本章主要谈第一类双音化方式，第二类将在第五章介绍，第三类将在第六章讨论。下面先看单音节的双音化。

第一节　单音节的双音化

吕叔湘（1963）指出："（现代汉语）单音节的活动受到限制，结果是倾向于扩充为双音节。双音化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在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不增加多少意义的字，把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

字合起来用。”吕先生做了很详尽的列举，分析了双音化的方式，说明和总结了双音化的多种手段。下面我们在吕先生的基础上再做进一步阐述。

一、联绵

讨论汉语双音化现象，首先应该谈联绵。联绵是由两个音节联缀成义而不能分割的现象。通常说来，它包含两个音节，却只有一个语素。这两个音节有的是同声，如“参差”“慷慨”；有的是同韵，如“彷徨”“从容”“唠叨”；有的是声韵皆同，如“叨叨”“孜孜”；还有的是声韵皆不同，如“窟窿”“嘀咕”。

有趣的是，传统双音化的概念并不包括联绵，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无法解释以下两点：1）汉语中的联绵词，一般都出现在先秦两汉（王若江，1996），汉以后不是绝对没有联绵词，但非常低产；2）双音化的趋势至今有增无减，然而在近现代汉语双音化的结果里，先秦式的联绵词却几乎没有（个别方言有少数词化联绵词，那是例外）。如果双音化不能为后代“化”出联绵词，怎么说联绵词是双音化的结果呢？对韵律语法而言，这些其实并不难回答，下面我们将首先讨论联绵词的生成，之后再来回答以上问题。

施向东（2004）曾将汉语单音节词双音化（实为联绵化）概括为以下几个模式：

（1）CCN → C · CN → CN+CN。这一类变化是在前上古音节开头的辅音丛中间插入了元音而双音化的。如：逮→唐逮，童→童蒙，鍪→兜鍪，头（须）→里皃（须），等等。

（2）$C_RN/C_LN \rightarrow C \cdot RN/C \cdot LN \rightarrow CN+RN/LN$。这一类变化也是在前上古音节开头的辅音丛中间插入了元音而双音节化的，只是第二个辅音为流音（r/l）。如：笔→不律，黎、梨→冻黎、冻梨，谾、豅→谾豅、豅谾，贪、婪→贪婪，等等。

（3）$CN \rightarrow CN + CN(\rightarrow CN + CN' / CN' + CN / CN + C'N / C'N + CN)$。这一类变化是由于前上古单音节词根重叠或者重叠后其中有一个音节略有变异而形成双音节词。如：霏→霏霏，苍→苍苍，巍→巍巍，绵→绵绵→绵蛮，勉→勉勉→黾勉、密勿，鬱→鬱鬱→鬱郁，烂→烂烂→灿烂，等等。

（4）$CN \rightarrow CN+C'N'$。这一类变化是一个单音节词根后边加上一个音节变成双音节联绵词，加上的这个音节与词根未必有音义的联系，并且多以鱼部字（-a）为之。如：次→次且、趑趄，錞→錞于，鹕→鹕胡，龙→龙古，等等。

以上四种语音演变模式说明，上古汉语联绵词应该有两大来源，一个是辅音音节化，另一个是重叠。下面先看第一类。

（一）辅音音节化

辅音音节化现象我们绝不陌生，古书上记载有"风曰孛缆"（《鸡林类事》）、"不律谓之笔"（《尔雅·释器》）等。这些一方面是古有复辅音的见证，另一方面更是单音节双化滥觞之证据。①

根据冯胜利（2000a），韵律是语音现象，故其影响所至首先是语音。最显著的例子是CCV(C)变成CVCV(C)。前面说过，双

① 施向东（1998）也指出，就汉藏语构词系统而言，存在"由具有音首辅音丛的单音节词扩展为双音节联绵词的模式"。

音节音步的产生是尾辅音脱落的结果，而当时的复辅音也处在不断消失的境地。音步要求两个音节，总趋势又不允许一个音节有两个辅音，许多CCV(C)就自然而然地被拆分成CVCV（C）。这不仅符合复辅音变单辅音的趋势，而且可以满足双音步的要求。事实上，今天汉语的借词仍能反映早期辅音音节化的现象。譬如：

（1）a. Brown → 布朗 [pula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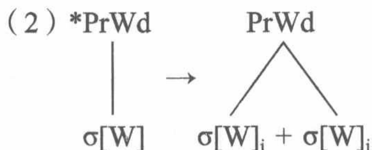
b. clone → 克隆 [k‘ɤlʊŋ]

也就是说，人们在借入外来词的时候不自觉启用汉语的双音节音步，将外语的CCV(C)变成汉语的CVCV(C)，以利于本民族人民接受。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上古晚期音步转型之时产生了诸如“孔→窟窿”“椎→钟魁”“笔→不律”等联绵词演化现象。“笔（*bljɜt）”是单音节，但是又可说成“不律”；偻（*klugx）是一个音节，但是可以说成“佝偻”。此外如“茨”又叫“蒺藜”，春秋以后这类现象更层出不穷，比比皆是。它们本非二物，但却要分为二语（联绵词），为什么呢？前人言之甚明：急言之则曰“茨”，缓言之则曰“蒺藜”。可见语当沉缓，则一延为二。急言用单，缓语用偶，这种对应关系，正是“单轻双重”的表现。

当然，联绵词的语音构成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穷尽的分析。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它们都是音步作用的产物，是双音化的凑补（添加）手段之一。

（二）重叠

重叠（reduplication），是一种跨语言现象，是指词汇的部分或整体被复制的现象。用音系符号表示，即：



在汉语史上，重叠也是汉语双音化的手段之一，其作用不容忽视。然而，颇为有趣的是，汉语的重叠操作产生了三种结果：一为重叠声部，传统上称之为双声；二为重叠韵部，传统上称之为叠韵；三为重叠整体构成双音词，即狭义上的重叠。

双声叠韵在古文献中不乏资料，如清代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中提到双声连语，并举例如《易经》的“次且”，《书经》的“丛脞”；又提到叠韵连语，举例如《诗经》的“窈窕”“蒙戎”。近代学者的研究更是深入，如王国维在《诗》、《书》、《易》、《礼》、《左传》、诸子、《说文》、《尔雅》、《楚辞》各古书中选出双音词编了三卷《联绵字谱》，内有双声词 23 纽，1353 个；叠韵词 21 韵，705 个。（参易熙吾，1954a）

胡以鲁（1923）指出：“此类语词原为双声叠韵两音一语者，因其与大多数之单节语不相适合，故文字乃勉力同化之为一字。更以反切拼为一音，藉以保言文之一致。又虑不易辨认，乃借他字之音添注之，所谓借音字者，不过音符之一种。”

冯胜利（2000a）也谈到了“双音单纯词”，“双音单纯词”就是联绵词，包括前面提到的辅音音节化产生的联绵词，以及双声、叠韵、本字重叠所造成的联绵词。更多重叠的例子如：

（3）双声词：参差 踟蹰 邂逅 拮据 蟋蟀 鸳鸯 蒹葭
仓卒 琵琶 唐突 隐约 惆怅 恍惚 忸怩

流离　斟酌　反复　彷佛

（4）叠韵词：夭绍　婆娑　虺𬯎　芍药　崔嵬　萧条　从容
彷徨　猖狂　张皇　螳螂　荒唐　零星　殷勤
艰难

再来看重叠本字所造成的双音词。易熙吾（1954a）对此讨论极为深入，不容赘语：

妈叫妈妈，爸叫爸爸，哥叫哥哥，妹叫妹妹，重叠的只是多一个音，并无意义。一个读重音，一个读轻音。在说话时，两字声调读法，也不相同。就《诗经》说，《北风》的"雨雪其霏"，而《采薇》作"雨雪霏霏"。《击鼓》的"忧心有忡"，而《草虫》作"忧心忡忡"。《车辖》的"依彼平林"，而《采薇》作"杨柳依依"。《宛丘》的"坎其击鼓"，而《伐木》作"坎坎鼓我"。《蟋蟀》的"日月其慆"，而《东山》作"慆慆不归"。《蓼萧》的"蓼彼萧斯"，而《蓼莪》作"蓼蓼者莪"。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假借有重言形况字，如朱朱象鸡叫，关关象鸟语。王国维《联绵字谱》中，联绵字重文占大部分。史梦兰推广《尔雅》《广雅》中《释训》的变文，和杨升庵的复字，方以智的重音，搜罗古书上的重叠字作了一部《叠雅》，共十三卷，约有四千余词。例如"渐渐、岌岌、亭亭、列列、孱孱"这些个重叠字的双音词，都是表"高"的意义。又如"叠叠、层层、两两、双双"这几个重叠双音词，都是表重复的意义。古来也有把这种情况说是"疾言为一，徐言为二"的，刘师培《正名隅论》说道："古

代形容之词虽多重语，然单举其文亦与重语无异，至所谓重语者，亦仅发音时延长之语耳。”

也就是说，重叠其实就是人们利用同音或近音音节的自然延长、重复而构成单纯双音词。至于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韵律的作用、音步的要求。更多的例子如：

（5）黄黄　昭昭　绰绰　滔滔　忡忡　跃跃　幽幽　处处
言言　语语　子子　孙孙　燕燕　天天　灼灼　菁菁
闲闲　交交　皎皎　粗粗　苍苍　青青　庸庸　呱呱
森森　亭亭　罗罗　奕奕　霍霍　铮铮

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里，重叠使用得并不多，如吕叔湘（1963）指出：

重叠作为双音化的手段，普通话用得不多。名词除某些个亲属称谓外，只有“星星，乖乖，宝宝”等少数几个。有些方言里多些，如四川话。叠字动词更少，“痒痒”是一个，“吵吵”是一个。“嚷嚷”跟单字的声调不同（单字上声，叠字阴平），意思也稍微变了点。（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有语法作用，而且不限于单音的，双音的也可以重叠，不在讨论之列。）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汉语的重叠会表现为双声、叠韵以及重叠（狭义）三种形式？其实双声和叠韵是重叠的变式。其产生原因与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密切相关。根据冯胜利（2000a），随着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简化，CVC 式大规模地演变成了 CV 式，但直至中古，CVC 格式仍有保留（即入声）。

也就是说，先秦两汉时期，音节结构大致有两种，强音节 CVC 和弱音节 CV。弱音节 CV，重叠后的结果是 CVCV，也就是典型的重叠，无须多言；而强音节 CVC 重叠的结果则有所不同。为了明晰起见，我们把前后两个辅音 C 以不同的下标区分，如下：

（6）$C_1VC_2 \rightarrow C_1VC_2 \cdot C_1VC_2$

显然，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 $C_1VC_2 \cdot C_1VC_2$ 可能会被重新分析[①]为 $C_1V \cdot C_2C_1VC_2$〔根据冯胜利（2000a），上古中期已不允许复辅音韵尾存在，因此这一重叠式不会被重新分析成 $C_1VC_2C_1 \cdot VC_2$〕。而韵尾会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脱落，复辅音则会简化（相关讨论见本书第三章），于是可能得到以下结果：

（7）$C_1V \cdot C_1V$（第二个音节中的韵尾脱落，且复辅音中的 C_2 脱落）

（8）$C_1V \cdot C_2V$（第二个音节中的韵尾脱落，且复辅音中的 C_1 脱落）

（9）$C_1V \cdot C_3V$（第二个音节中的韵尾脱落，复辅音变成了单辅音，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单辅音）

显然（8）（9）即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叠韵。当然，叠韵应该还存在其他来源，但这一来源应该是其主要来源（之一），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的讨论并没有把前后两个元音演变成不

① 根据冯胜利（2000a），发达的声调可能会阻遏这种重新分析，但当时声调即便有也应该是刚刚出现，还远没有发展成熟，还不足以阻遏这种重新分析。

同元音的可能性考虑在内（而事实上这种演变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小），否则我们就会发现，以上重新分析不仅会造出叠韵联绵词，还可能会造出双声联绵词，以及既非双声亦非叠韵的双音词。当然，这并非双声联绵词产生的主要途径。双声联绵词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下面的途径。

倘若 $C_1VC_2 \cdot C_1VC_2$ 不被重新分析，该词汇语音结构也无法长久保留下去——韵尾会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脱落。然而，两个音节的韵尾并不会同时脱落，而存在先后顺序，因为若两个音节之间必然存在轻重差异，弱读音节的韵尾会首先脱落，之后才是重读音节的韵尾脱落，元音音值由是也会出现差异，即：

（10）$C_1\acute{V}C_2 \cdot C_1VC_2 \rightarrow C_1\acute{V}C_2 \cdot C_1V \rightarrow C_1\acute{V} \cdot C_1V$（$\acute{V} \neq V$）

（11）$C_1VC_2 \cdot C_1\acute{V}C_2 \rightarrow C_1V \cdot C_1\acute{V}C_2 \rightarrow C_1V \cdot C_1\acute{V}$（$\acute{V} \neq V$）

当然双声绝不止这一种来源，但这一来源应当是其重要来源（之一）。

（三）联绵的衰落

联绵作为汉语双音化的手段之一，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有些已经不用了，但那些在语言中活跃的成分足以彰显汉语音步必双的韵律规则在汉语构词上的重大作用。有趣的是，考察历史文献可知，汉语史上最早出现的双音化手段是联绵，之后才是词缀、增加类名、复合等，并且联绵在秦汉之后渐趋衰弱，最后完全以复合主导。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汉语双音化最初选择了联绵，后来联绵又衰落下去，双音化转而采用了以复合为主的方式呢？对此，

冯胜利（2000a）做出了回答，他说：

> 语言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最初的制控方式与后来制控的方式，以及最初的结果与后来的结果有所不同……音步制控短语，最初导致的是习语及其固化；而音步制控词汇，最初导致的是“联绵”，而非“复合”。

然而，冯胜利当时仅仅是在讨论复合（合成）的时候提及这一问题，并没有展开，而且当时他是单纯从理论的角度谈及这一问题的。我们这里不妨再对其展开细述。

在第三章我们谈到，上古时期，汉语的音节结构大量“丢失尾辅音”，声调产生又导致音节结构由线性向非线性转变，最终造成该语言的韵律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当韵尾辅音被声调取代的时候，汉语音节韵母所包含的韵素日渐减少，致使很多音节成为“单韵素”音节。由于单韵素不足以满足音步必须分枝的要求，双音节音步应运而生，从此开始了汉语双音化的历程。

至于最初汉语双音化采用联绵的手段，并不难理解。因为，重叠应当算是满足双音化最为简单经济的方式[1]，而插入新的成分在句法上通常被看作是无奈之举（last resort）——在词法里亦应如此。而且，当时的音节相对于后来还算复杂，无须借助音节双化来辨音别义。而语言内在机制却要求双音化，这时候重叠自然就是最佳选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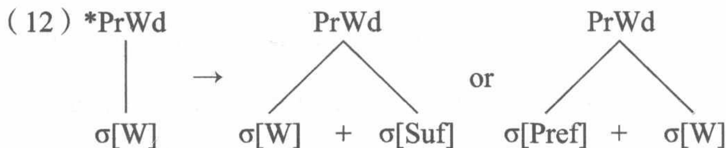
然而，重叠毕竟只是满足造词达意的需要，难以产生新的词

① 对于汉语 CVC/CCV 变成 CVCV 是否经济，我们尚持保留态度，但和插入新成分相比，重叠无疑更经济。

汇意义（现代汉语中重叠有新的语用/语法意义，如后来汉语里的名词重叠表爱称，动词重叠表尝试，但重叠表达新的词汇意义的现象仍不多见①）。后来随着音节的进一步简化，同音词增多，社会发展又不断要求创造新词（以及对已有的词精细化）以表达新的意义，双音化逐渐被用来满足造词达意的需要。汉语原有的单音词毕竟数量有限，重叠又不能表达新的词汇意义，于是汉语越来越多地用到复合手段。最终的结果就是，复合产生的双音词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重叠产生的双音词。

二、加缀

加缀（affixing），即在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不增加多少意义且不会改变其语法功能的字，即：

（12）

在汉语双音节音步发展的早期，以词缀凑补的做法曾是满足汉语双音步要求的重要手段之一。历史上属于这类的词缀有很多，常见的就有“儿、阿、老、头、有、打、子、巴”等。例证如下（引自王力，1980；太田辰夫，1987）：

（13）山儿矗矗水儿清。船儿似叶儿轻。风儿更没人情。月儿明。厮合造、送人行。眼儿蔌蔌泪儿倾。灯儿更冷

① 有人说汉语有些词重叠有时表达新的词汇意义，比如“人人”表示每个人，但这何尝不能看作一种语法意义、形态手段？（参王丽娟，2015）

清清。遭逢着雁儿，又没前程。一声声。怎生得、梦儿成。（刘仙伦《系裙腰》，唐圭璋《全宋词》第四册）

（14）妇人无名，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妇人供状，皆云阿王、阿张，盖是承袭之旧云。（《云麓漫钞》卷第十）

（15）顾家一女，小名阿秀。（《喻世明言》第二卷，梁成等校点本）

（16）阿嫂休怪，莫要笑话。（《水浒传》第七回）

（17）春风尔来为阿谁？（李白《山人劝酒》）

（18）阿你诸人，莫错用心。（《祖堂集》卷第十六）

（19）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顾况《相和歌辞·乌夜啼·其二》）

（20）老虎穴中卧，猎夫不敢窥。（苏辙《湖阴曲》）

（21）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晋书·郭奕传》）

（22）门子见势头不好，一个飞也似入来报监寺。（《水浒传》第四回）

（23）母亲，因甚有唤孩儿？（《紫钗记》第三出）

（24）有烦妈妈委曲则个。（《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25）贱躯暴疾，有失迎候，罪甚！（《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26）季相公扬州去了。太爷有请！（《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

（27）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祖堂集》卷第七）

（28）引军打劫，直到石头店。（《敦煌变文集》卷二）

（29）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梦粱录》卷十六）

（30）绣罗褑子间金丝，打扮好容仪。（卢炳《少年游》）

（31）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王梵志《他人骑大马》）

（32）炉子边向火，镬子里澡浴。（《拾得诗·嗟见世间人》）

然而，从整个汉语史来看，以词缀填充音步不过是权宜之计，随着双音词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用来填充音步的词缀便逐渐淡出了历史。时至今日，汉语造词大量使用复合手段，早期用来填充双音节音步的词缀大多也因此而慢慢失去了其音步填充作用，走向衰落[①]，如：

（33）a. 阿母 → 母亲　　b. 阿奴 → 奴才

c. 老乌 / 老鸦 → 乌鸦　　d. 打聚 → 聚集

e. 婢子 → 婢女　　f. 雁儿 → 大雁

g. 月儿 → 月亮　　h. 雀儿 → 麻雀

i. 龟儿 → 乌龟　　j. 衫儿 → 汗衫

k. 眉儿 → 眉毛　　l. 唇儿 → 嘴唇 / 红唇

大致说来，这些词缀的发展主要有三个走向：

第一，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可能还有个别词汇（在个别方言中）保留了下来〕。如“阿”缀，已在今天的北方话中消失殆尽。[②]其他趋于消失的词缀还有：

---

① 就汉语来说，由于语言变体繁多，内部差异较大，这些词缀的衰落情况并不一致，比如有的方言中还大量使用“阿”（如吴方言）；有的方言中“儿”仍自成音节（如杭州话），能起到填充音步的作用。因此本文所谈的词缀衰落情况只是汉语的总体趋势，严格意义上讲，更适用于北方汉语。

② 或许，有人会说“阿姨”是个例外。然而，有证据表明，“阿姨”是从吴方言借入的（胡培安，2004）。

（34）儿：女儿　胎儿[①]

（35）巴：哑巴　嘲巴（傻子，山东方言）

瘸巴（瘸子，山东方言）　结巴

（36）头：石头　舌头　锄头　势头　木头

（37）有：有请　有失　有助

第二，一部分词缀保留至今，而且有的甚至仍有一定的能产性，如：

（38）子：儿子　狮子　猴子　桌子　凳子

（39）老：老虎　老师　老鼠　老娘　老妈　老姐　老哥

第三，部分词缀转而获得了其他功能（庄会彬，2014）。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打”，虽然它的功能在现代汉语里仍然有所保留，如（44）所示：

（40）打：打扮　打扰　打听　打岔　打望（西南方言）　打滑

但今天我们见到的“打”多是以轻动词的形式出现，如下（引自庄会彬，2014）：

（41）打靶　打报告　打补丁　打草稿　打草鞋　打柴

打灯笼　打地铺　打电话　打地洞　打对号　打耳光

打分　打饭　打更　打官腔　打官司　打光棍

打呼噜　打蛔虫　打火　打基础　打家具　打江山

打井　打蜡　打雷　打铃　打领带　打麻将　打麦子

① 即便有这两个例子，恐怕有些学者也不认为其中的“儿”是后缀，毕竟这里的“儿”是有一定实义的。另，董绍克（2014）指出，普通话后缀已不存在“儿”。

打毛衣　打拍子　打牌　打扑克　打气　打秋千

打球　打拳　打伞　打收条　打手势　打首饰　打水

打太极拳　打铁　打挺儿　打问号　打下手　打先锋

打响指　打信号　打油　打鱼　打杂儿　打仗

打招呼　打针　打桩　打字

就现代汉语来看，加缀已不是重要手段，但目前仍不可忽视。这一点早已为吕叔湘（1963）所肯定。

（一）前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常用的前缀主要有“老”和“小”两个（方言中还有其他前缀，如“阿”“圪”等，参刘育林，2001）。详述如下：

1. 老

吕叔湘（1963）指出：

> 双音化的倾向在名词里最显著。在前面加字，大家最熟悉的是加“老”字。用于动物的有“老虎、老鼠、老鹰、老雕、老鸹、老鸦”等等，用于人的主要是在人伦关系和行第上，如“老公、老婆、老兄、老弟、老表、老乡、老师、老大、老二……”，此外有“老道、老美、老英”等等。这里的“老”都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例如可以说“小老虎、小老婆、小老道”等等。

事实上，“老”在今天还有一定的活跃性，如今天我们所说的“老爸”“老妈”“老姐”，恐怕是吕先生当时听不到的。

2. 小

吕叔湘（1963）也注意到“小”的词缀作用：

> 跟“老”相对的“小”也有同样的作用[①]。“小子”可以有“小小子儿”，“小孩儿”可以有“大小孩儿”，可见“小”也已经失去原有的意义。此外像“小偷、小贩、小照、小注”等，也都没有对立的“大偷、大贩、大照、大注”，那个“小”字也没有多少意义。

今天，“小”的活跃性已然较弱，多数出现在人际称呼里，如“小王”“小张”“小李”等，但带有一定的意义（只用于称呼年轻人）。

（二）后缀

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常见的后缀只有“子”“儿”“头”三个。

1. 子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子”缀都是为双音化服务的。吕叔湘（1963）指出：

> “厨子、瞎子、剪子”跟“厨师、盲人、剪刀”一样，由指处所、属性、动作的字眼（厨、瞎、盲、剪）转为指人指物，不是单纯的双音化。但是大多数后加的“子”字已经没有意义，只是双音化的一种手段。

有关“子”的例子举不胜举，再如“杯子”“被子”“桌子”“椅子”……

① 指满足双音化的作用，作者按。

2. 儿

吕叔湘（1963）指出：

> 加“儿”也有两种情形。有对立的形式的（“X 儿”跟“X”或“X 子”都出现），“儿”有指小的作用。如果带“儿”的是唯一的形式，那就只有双音化的作用了。“儿”在多数方言里已经失去音节独立性，在有些方言里还自成音节，在戏曲唱词里也常常是独立的音节。

这里有必要指出，“儿”缀的出现、发展以及演变为儿化韵的现象与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以及韵律词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汉语从双韵素音步转为双音节音步，而当时双音节复合词尚未成熟，“儿”等（单音节）词缀的出现满足了双音节音步的需要。然而，随着汉语双音化的进一步完善，“儿”逐渐失去其支撑音步的作用，慢慢迈入衰退之列。但有趣的是，“儿”的衰退并不像其他词缀一样直接消失，而是脱离音节，前附到相邻音节之上，进而引发了近现代汉语史上的儿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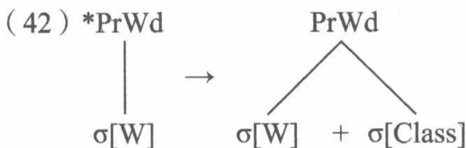
3. 头

对于“头”，吕叔湘（1963）这样评判：“同样，‘念头、想头、苦头、甜头’不是单纯的双音化，只有‘石头、木头、竹头（方言）、纸头（方言）’等才是。”如此看来，“头”这一词缀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失去其活跃性。

总而言之，经过历史演变，原来的词缀或继续保持活性，或转为他用（如“打”变为一个轻动词），或径直脱落（如“阿”的丧失），或化入前一个音节引发变韵（如“儿”），对后世语音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增加类名[①]

吕叔湘（1963）指出："在单音的动植物名字后面加上个类名，这也是一种双音化的手段。一般的情形，单音节后面的类名必不可少，双音节后面就可有可无，三音节以上的一般不再加类名。"用形式化手段表示，即为：

（42）

下面举例说明。第一，单音节后面加类名的例子，如：

（43）兰花　菊花　梅花　莲花

（44）鲤鱼　草鱼　鲫鱼　鲢鱼　鳕鱼

（45）韭菜　荠菜　芹菜　芥菜

第二，多数双音节后面的类名可有可无[②]，如：

（46）玫瑰（花）　牡丹（花）　芍药（花）　碧桃（花）

（47）白杨（树）　洋槐（树）　银杏（树）　胡杨（树）

第三，三音节以上的一般不再加类名，如：

（48）毛白杨（*树）　夹竹桃（*花）　西葫芦（*菜）

吕淑湘（1963）还谈到：

---

① 从广义上来说，增加类名也是义素析出（见本书第五章）的一种。但考虑到两者增字的意义、性质有差异，位置也有所不同，故而分别论述。

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类名都可以随意去掉，有些类名去掉则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恰当，比如"汗血马""火浣布"等。——感谢施向东先生提供以上二例。

“父亲、母亲”的“亲”，“心脏、肝脏、脾脏”的“脏”，“《诗经》《书经》《易经》”的“经”，也都是为了双音化而加类名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后加字，部分地起着双音化的作用。例如“鸟类、鱼类、肉类、豆类、酒类、鞋类”的“类”，“果品、药品”的“品”，“药物、谷物”的“物”，“头部、胸部”的“部”，“省分、县分”的“分”，“年度、季度”的“度”，等等，都不是意义上不可缺少，而是带有衬字添音的作用的。

四、复合

复合，从其来源机制上说，包括两种，通过词法的复合以及通过词汇化的复合。通常说来前者主要应用于共时层面（虽然其具体机制可能是通过历时积淀而成），而后者则见于历时层面。有时候后者又被称作复合化。本部分只谈及通过词法的复合，而通过词汇化的复合机制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复合词做出界定。

（一）复合词的界定与分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复合词的界定，我们采用冯胜利（1997）所甄选的赵氏语义标准，表述如下：

（49）语义标准：

设A和B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形式，且A的语义为a，B的为b；如果在X语境中：

a. ‖AB‖＝a（AB的左成分），或者

b. ‖AB‖＝b（AB的右成分），或者

c. ‖AB‖ = c（其他）[1]

那么，在语境 X 中 AB 组合当为复合词。

细致考察，可以发现，复合词有并列、偏正、动宾、动补、主谓等多种形式，其中使用最多的当为并列复合词。并列复合词通常由意义相同、相近的两个单音节构成，如“语言”（直言为言，论难为语，合而“语言”）、“衣裳”（上着为衣，下着为裳，合而“衣裳”）、“绳索”（大为绳，小为索，合而“绳索”）、“朋友”（同党为朋，同志为友，合而“朋友”）、“牙齿”（牡齿为牙，口断骨为齿，合而“牙齿”）等，我们把这类词称为同义复合词；也有些并列复合词由意义相反、相对的两个音节构成，如“东西”（义“事物”）、“是非”（义“纠葛”）、“矛盾”（义“冲突”）等，我们把这类词称为偏义复合词[2]。

① “其他”指的是语义变化（或者“语义的专门化 meaning specialization”），比如“天下”的语义变化过程如下：“天空的下面”→“天下人”→“社会”→“国家的领地”。另外也包括语用上的差异，举例来说，“沧桑”由“沧海桑田”变化而来，但两者用法有所不同，如：

(i) 她满脸沧桑。

(ii) * 她满脸沧海桑田。

② 偏义复合词又称偏义复词。细究起来，偏义复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偏义复词”，就是复合词中的一个根词的意义完全丢失，整个复合词的意义都是由另一个根词承担，这种现象又称极化。如“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车马”只是指车，“马”字无意义。“润之以风雨”（《易经》）也是如此，“润”是雨的事，“风”字无意义。日常语言里还有“兄弟”，不是哥哥和弟弟，而是专指弟弟；“动静”只是指声音响动，“静”字无意义；爱说别人“是非”，专指非。属于此类的例子还有“忘记、睡觉、窗户、国家、质量、人物、妻子、干净”等。第二类是“不完全偏义复词”，指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复合词的语义时而偏重在一个词根上，时而由两个词根共同承担，如“缓急、长短”等。

如上所言，复合词的整体意义不等于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有所区别。（49）中所列三条，虽然正确，却不够精准，下面再予以展开。

第一种，复合词的整体意义主要来自第一个字。属于此类的同义复合词如“国家、窗户、报纸、灯火、雾气、事情、学习、班级”等等，偏义复合词如“忘记”“睡觉”等等。

第二种，复合词的整体意义主要来自第二个字。属于此类的同义复合词如“干净、热闹、容易、发觉”等等，偏义复合词如“好歹、是非、兄弟、得失、缓急”等等。

第三种，复合词的整体意义包含两个字的意义，但总体可能更为抽象概括，有时甚至有泛时空化的倾向（王永娜，2010、2012）。例如“钢铁、皮肤、牙齿、背脊、年龄、衣服、树木、房屋、田地、墙壁、江河、状况、姿态、遗漏、驱逐、叙述、询问、购买、委托、健康、美丽、亲密、柔软、伟大、艰难、坚固、急促、全都”等等。

第四种，复合词的整体意义小于两个字的意义，如“亲戚、名字、朋友”等等。

第五种，由于转类，复合词的整体意义虽与字面义有联系，但相去甚远，如“势利、富贵、贫贱”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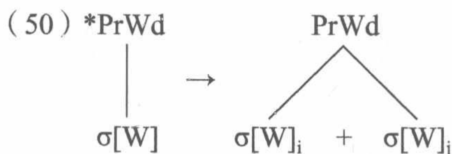
第六种，复合词的整体意义无法从字面义看出，如“东西、马虎、手足、领袖、栋梁、开心、关心、锤炼”等等。

（二）复合构词

复合构词（compounding）的出现，实则与双音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汉语的音步转型，单音节的词汇已经无法满足双音

节音步的要求，一种双音节的韵律模板 [σ σ] 成为后来汉语造词的范式。

在双音化之初，可能由于当时的音节结构和音系相对复杂〔上古汉语晚期声母可能还存在复辅音、垫音，及至《切韵》时代，汉语仍有声母 37 个、韵母 193 个（带调）〕，同音词较少，因此汉语完全可以通过重叠、加缀来满足双音节音步的要求。然而，随着音节结构以及语音系统的进一步简化〔现代汉语有 21 个声母（另有 1 个零声母）、39 个韵母、4 个声调，北京话里所有的音节都是开音节（Wang，1993）〕，单纯使用重叠、加缀这些双音化手段后仍面临存在大量同音词的问题。于是，复合构词应运而生。用形式化手段可简单表示为：

（50）


这里的 $\sigma[W]_i$ 和 $\sigma[W]_j$ 须是两个语音形式不同的词（许多今天已经变成了语素），其意义可以相同、相近或相反。这方面的例子如（引自丁喜霞，2006b：151）：

（51）a. 房屋　墙壁　追逐　池塘　书写　波浪　居住
　　　　甘甜　桥梁　进入　伴侣
　　b. 必定　刚才　时常　互相　单独
　　c. 依照　按照　自从

有关复合构词的由来问题，董秀芳（2011：25）有以下见解：

对于复合词的出生地，以下两种看法颇具代表性：一

种认为复合词产生于句法，另一种则认为复合词产生于词法（参看黄月圆，1995）。这两种看法都能在共时语言系统中找到一定的证据。但从历时角度看，汉语最早的复合词是来源于句法的，在那时还没有复合构词法；当复合词不断地从句法中衍生出来之后，复合构词法就产生了，这以后复合词就可以不通过句法而被语言使用者独立地创造出来了。

也就是说，复合词至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历时的，另一个是共时的，即复合构词。相对而言，复合构词是后起的。今天看来，复合已成为现代汉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活力的构词手段。

五、其他手段

汉语产生复合词的手段还有一类特别有趣，那就是在单音节物名后加量词，通常具有集体的意义，如“船只、人口、花朵、车辆、布匹、马匹”等，但有些不仅可以指集体，也可以指个体，如“房间、文件、牲口”等，甚至可加数量词修饰。鉴于这类词中的量词多是来自于名词，而且在汉语史上经常被当作类名来构成双音词，我们把这类词也放在这里。这里仅举“朵”为例。“朵”的本意是“花”，在中古时期经常被当作类名用来构成双音词，如：

（52）**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庾信《春赋》）

（53）百里油盆镜湖水，千峰**钿朵**会稽山。（元稹《送王十一郎游剡中》）

（54）粉片妆**梅朵**，金丝刷柳条。（白居易《新春江次》）

（55）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白居易《画木莲

花图寄元郎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类词缀现象。有关类词缀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吕叔湘（1941）谈到“有一些常用来组成组合式复词的成分（近似词尾）……”，首开类词缀研究的先河。之后，有陆志韦等（1957）、赵元任（Chao，1968）、吕叔湘（1979）、郭良夫（1983）、沈孟璎（1986、1995a、1995b）、陈光磊（1994）、马庆株（1998）、汤志祥（2001）、宋培杰（2002）等相继对类词缀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体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存在类词缀。虽然他们对于“类词缀”的界定并不能完全达成一致，但把（56）中的“夹、犯、产、运、罩、刻、拍、承、卫、迷”看作是类词缀应该不会有太大争议。[①]

（56）发夹　罪犯　物产　货运　口罩　木刻　球拍　轴承　门卫　球迷

总体说来，类词缀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类词缀的最大特点是构词位置固定。词缀化之前，该词的位置是自由的，可以出现在另一个词根之前，也可以出现在另一个词根之后；一旦词缀化，该词就只能出现在固定位置。以“迷”为例，没有词缀化时，它可以出现在其他词根前面，构成VV复合词或VO复合词，如“迷恋、迷人”，也可以出现在其他词根后面，如“着迷、痴迷”；然而，“迷”一旦词缀化则只能出现在词根之后，如“球迷、歌迷、影迷、书迷、戏迷、牌迷”等等。

① 有些读者可能对“承”作为类词缀的构词能力表示怀疑，事实上，在现代科技术语中存在不少“X承”，如“轴承、球承、磁承、上舵承、下舵承、柱承、轮承、端承、滚承、回转支承”等等。

其次，类词缀本身还具有标示词性的功能，它的出现可能会改变所在词的词性。以“夹”为例，“夹”本身是一个动词，词缀化以后已经失去了动词的词性，而只能黏附到某个词根之后，形成名词性的复合词，如“发夹、纸夹、钱夹、裤夹、袜夹、文件夹”等等。

最后，许多类词缀因缩略而来，且已不能独立成词，而只能贴附到其他词根上出现。

第二节　多音节的双音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学者谈及“双音化”，指的是单音节双化，实际上，双音化不仅应包括单音节双化，还应包括多个音节缩略成双音节的现象，如简称、略语等。周有光（1959）便已明确指出：“把单音节的补充成双音节，把超过两个音节的减缩为双音节……双音节化是现代汉语的主要节奏倾向”。事实上，把多个音节缩略成双音节的现象，同样是在韵律模板的作用下完成。这一节我们将着重讨论多音节的双音化。

一、多音节的双音化现象

多音节经双音化而形成的词汇，可以说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词我们耳熟能详，甚至不知其简化前的本来面貌。譬如，近年频频出现的“城管”，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由“城市管理者”简化而来；再如，“商务”这个每日可见的词，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是从“商业服务”变过来的。其他还有“公交、地铁、海拔、高校、

彩电、空调、教案、外长、学龄、币制、婚龄”等等。

多音节的双化，细究起来，可分三音节的双音化、四音节的双音化等数类加以讨论。[①]

三音节的双音化，古文献中不乏例证。如《旧唐书》的“吐谷浑”双音化为“退浑”，《佛经》的“阿难陀”双音化为“阿难”；而现代汉语中的例子更多，如“小学校”双音化为“小学”，“落花生”双音化为“花生”，又如：

（57）a. 山茶花→茶花
b. 生地黄→生地
c. 熟地黄→熟地
d. 外国语→外语
e. 照相机→相机
f. 机关枪→机枪
g. 毛边纸→毛边
h. 狼毫笔→狼毫
i. 龙井茶→龙井

四音节的双音化现象则如：

（58）a. 政治策略→政策
b. 政治权力→政权
c. 亚细亚洲→亚洲
d. 劳动模范→劳模

① 另外，还有一些双音化现象也值得注意，如“丈母娘”在快速的语流中变成了 [tʂam niaŋ]，“豆腐脑”变成了 [təufnau]，“什么意思”变成了 [ʂəm· is]。当然，这类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 土地改革→土改

f. 菩提萨埵→菩萨

g. 军人家属→军属

h. 政治委员→政委

i. 北京大学→北大

五音节的双音化现象如：

（59）a. 美帝国主义→美帝

b. 亚美利加洲→美洲

c. 中国共产党→中共

六音节及以上的双音化现象如：

（60）a. 政治协商会议→政协

b.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c.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d.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二、多音节双音化的主要方式

多音节的双音化，其手段有压缩、截略、总括等多种方式，人们一般都把它们统称为缩略。下面我们逐一加以例示：

（一）压缩

压缩即是在多音节词中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音节，组合成词。一般说来，这两个音节都是所在音步的第一个音节，如（61）所示；但也有不少例外，如（62）所示：

（61）a. 邮政编码 → 邮编

b. 科学教育 → 科教

c. 沧海桑田 → 沧桑

d. 北京大学 → 北大

e. 流行性感冒 → 流感

f. 彩色电视机 → 彩电

g. 政治协商会议 → 政协

h. 北京邮电大学 → 北邮

（62）a. 泰山北斗 → 泰斗

b. 外交部长 → 外长

c. 人民警察 → 民警

d. 住房制度改革 → 房改

e. 微型电子计算机 → 微机

其中的原因，我们在下一部分解释。

（二）截略

截略是指在多音节词中选取最具有区别性的语素，而省略区别性稍差的语素，如：

（63）a. 清华大学 → 清华

b.《聊斋志异》→《聊斋》

（三）总括

总括是指把由几个词并列组成的短语中共有的一个语素抽出，并加上表示词语数目的数词而构成的（韵律）词，如：

（64）a. 西汉、东汉 → 两汉

b. 广西、广东 → 两广

c. 通邮、通航、通商 → 三通

d. 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 四化

三、多音节双音化的韵律机制

颇有意思的是，多音节的双音化通常会受韵律控制。首先，音步肯定是起作用的，但多音节双音化组合音步的具体方式与单音节双音化不同。前者是缩减，后者是增加。单就压缩方式而言，仅凭简单的观察我们即可发现，多音节双音化后留下的部分常常是在原来的词中承载重音的成分。如此一来，考虑到汉语词的重音在前（端木三，2016），“北京大学、劳动模范、土地改革、邮政编码”的缩略形式必然是“北大、劳模、土改、邮编”，如下所示：

（65）a. x

x　x

x x x x

北京大学　→　北大

b. x

x　x

x x x x

劳动模范　→　劳模

c. x

x　x

x x x x

土地改革　→　土改

d. x

x x

x x x x

邮政编码 → 邮编

可见，韵律机制对缩略语的作用之大，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其他机制。正是韵律的作用让北京大学简称为“北大”，而不是“京大”，尽管后者也许能更好地传达其地理位置信息。也无怪乎无理的“邮编”力量强大到可以打败有理的“邮码”（罗福腾，1996；胡山云，1996；亦葩，1997），而置语言学家们的多番呼吁（如李苏鸣，1991；唐银生，1994；沪君，1998）和《咬文嚼字》的多年坚持[①]于不顾。

事实上，韵律机制对缩略语的制约，可见于方方面面，一般说来，缩略首先要考虑韵律，其次才考虑语义。下面我们不妨以大学的校名缩写来加以说明：[②]

（66）安徽大学，简称“安大”，尽管“徽大”可能表义更明确。

（67）新疆大学，简称“新大”，尽管“疆大”可能表义更明确。

（68）内蒙古大学，简称“内大”（官方），尽管“蒙大”表义更明确。（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简称其为“蒙大”）

（69）上海大学，简称“上大”，尽管表义不够清晰（笔者第一次听到“上大”就茫然不知所措）。

---

① 胡山云（1996）：“《咬文嚼字》创办后，坚持使用‘邮码’，这表现了刊物使用语言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可是据说几乎每天都收到读者来信，指出‘邮码’用得不对，应该改为‘邮编’。”

② 本部分的例子受启迪于“韵律句法”微信群的讨论，特此致谢。

（70）南昌大学，简称“南大”（而不是“昌大”，“南大”明显容易和南京大学的简称相混淆，而“昌大”可能让人感觉所指更明确）。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如四川大学简称“川大”，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和语义表达有直接关系。“四川大学”若简称“四大”给人的感觉是“四所大学”了。同理，前文（62）中的例子，也是语义驱使下的无奈之举，如“外交部长”不宜缩略成“外部”，而缩略成“外长”就要好得多。“泰山北斗”若缩略成“泰北”就会让人不知所云，而且，北斗星最早就是称“斗”，《诗·小雅·大东》曰：“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之所以在“斗”前加个“北”字，是因为还有一个南斗，称北斗只是为了区别两者而已。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缩略式构词机制几乎会产出各种类型的复合词，最常见的是$O_{单}V_{单}$型，如：

（71）城建 党建 环保 植保 企划 区划 毛纺 棉纺 麻纺 丝纺 房管 网管 城管 质管 企管 纪检 车检 路检

有趣的是，随着缩略式的频繁使用，有些词已经带有了类词缀的特征，比如由“展”可以构成“房展、画展、花展、书展、影展、邮展、梅展、菊展”……其中的“展”已很难辨明是缩略的结果还是类词缀。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把这类词看成是缩略式，同时又承认“展”是类词缀，那岂不正是说明，类词缀的来源应该一分为二：一类是由复合词发展而来，经过词缀化

而形成；一类是经由缩略、词缀化所致。

本章小结

本章从历时和共时角度审视汉语双音化的出现和发展。有两点足以说明汉语双音化在历史上的来势之猛，以及当下的大行其道：单音节的词语使用受到限制，而必须变成双音节才自由；多音节的词语也在日常使用中悄然变成了双音节。

就汉语的双音化手段而言，单音节双化通过联绵、加缀、添加类名、复合等手段完成，而多音节双化则通过缩略手段完成。二者共同铸就了当今汉语双音节词汇“统治天下”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双音化的几种手段应该不是同一时间共同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总体说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种手段可能成为主导，其他手段或者尚未开始，或者停止发挥作用，或者转而居于次要位置）。汉语双音化早期的手段应当是语音控制，后期则逐渐变为语法造词（程湘清，1992b）。

思考与练习

1. 双音化的词法手段有哪些？它们分别有什么特征？它们的产生在汉语双音化历史上是否存在先后顺序？如是，为什么？
2. 加缀和增加类名的双音化手段存在什么联系及区别？
3. 单音节双音化的韵律机制和多音节双音化的韵律机制存在什么联系及区别？

5

第五章

汉语的双音化：句法运作

汉语的双音化手段有很多，以前的研究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词法运作，近些年又有了词汇化的视角（董秀芳，2011）。事实上，双音化的手段不止有词法运作，有时候还有句法运作。本章主要讨论汉语双音化的句法运作，包括三个部分：句法词，并入，以及填位。句法词的思想主要来自冯胜利（2001b）；并入的理论来自冯胜利（2002a）、庄会彬（Zhuang，2014）；填位部分义素析出的分析方法多是依据胡敕瑞（2005、2008），轻动词填位的相关分析则主要是依据冯胜利（2005b）以及庄会彬（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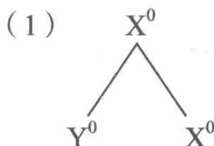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句法词

什么是“句法词”？依据冯胜利（2000b、2001a、2001b、2001c、2002b）[①]，“句法词”是由句法运作而生成的“词”。冯胜利（2001b）指出：“人们一般只注意句法生成短语，殊不知，句法运作同样可以生成词。譬如，句法上的附接[②]法（一个 Y^0 附接于一个 X^0 节点之上）、并入法（一个核心词并入另一个核心词）等等，均可造成结果上的词。”句法词结构可以用一个抽象形式表示

① 几乎与冯胜利同一时间，石定栩（2002）也提出了类似“句法词”的思想，并做了深入的讨论（后面会有详细介绍）。只是石定栩并未以“句法词”称之，而是将其归入了“复合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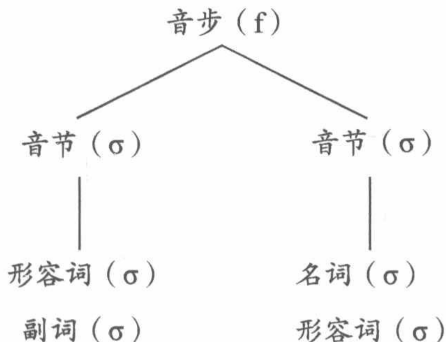
② 冯胜利原文使用的是“附加”，但由于“附加”在传统语法里常常用于构词，为避免歧义，这里改用“附接”，作者按。

如下（见于冯胜利，2000b、2001b、2001c；亦见于石定栩，2002）：①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理论上每种语言都可以形成句法词，但实际上像汉语这样大量使用句法词的语言并不多。为什么汉语大量使用句法词？这首先和汉语词的根性有关（庄会彬，2015），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古汉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汉语的句法词的启动（临时）较好地满足了汉语韵律模板/双音节音步的要求，如下：

（2）双音节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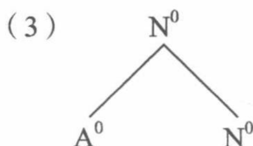
---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过（1）可以看出，句法词不止 [A+N] 一类结构，应该还包括其他结构。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如冯胜利，2000b、2001a、2001b、2001c、2002b、2006a、2013a；黄梅、冯胜利，2009；黄梅，2015）还谈及“打倒”、“气哭”、“负责”、“讲学”（“讲学中南海”中）、“收徒”（“收徒山神庙”中）等。后面会有所讨论。

修饰语附接于核心词而成的句法词，事实上我们平时经常遇到，因为这类词最为常见，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大树、小孩、白布、大房间、黄玫瑰、小雨伞、小计算机、极好、难吃、好吃、难看、好看”等都属于这一类词。相对来说，这类句法词派生简单。它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简单的一个“附接”，不涉及其他任何操作，很容易就能满足双音节音步的要求。下面我们不妨以“青草”为例来说明这类词具体是如何派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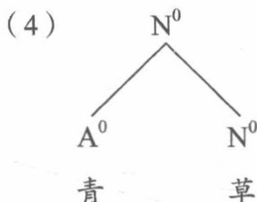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一个“形容词”附接于一个“名词”而形成一个句法词，其句法结构可简单表示如下（冯胜利，2001b；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石定栩，200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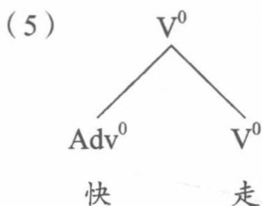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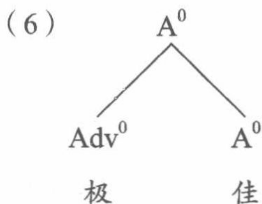
其中，A^0 是插入的，上面的 N^0 是下面 N^0 的扩展。其句法操作只有一步，即插入 A^0，使其附接于 N^0 之上。如此一来，“青草”的派生过程就是“青”从词库出来，附接到“草”之上，如下：

（4）



同理，我们还能得到副词附接于动词形成的句法词和副词附接于形容词而形成的句法词，如下所示：

（5）


（6）


像（4）（5）（6）这样的成分，在句法上的地位只能是词（从其句法地位为中心语这一点便可见一斑）。然而，这类词并非由词库生成，而是由句法派生而成，也恰恰是因为这样，这类词被统称为句法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句法词是今天偏正复合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上一章我们看到，词法的操作产出的只能是重叠词、带缀词、带类名词、并列复合词等等，而不能产出偏正复合词。那么今天汉语中大量的偏正复合词从何而来？答曰，早期的句法词。通过这一节我们看到，借助句法手段我们能很轻松地造出大量的句法词，其中多数属于偏正结构句法词（当然也有一些非偏正结构的句法词，后面会看到）。这些偏正结构的句法词一旦固化，就是偏正结构的复合词。

第二节 并 入

下面所谈的动词并入和介词并入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它们皆为韵律促发作用下的中心语移位。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定义为：在韵律模板（prosodic template，如汉语的词要求双音节）的作用下，居于较高中心语位置的单音节词 α 会吸引居于较低中心语位置的单音节词 β 上移，并通过附接的形式与 α 结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句法单位。

这一定义里面有几个要素：韵律模板、中心语、上移。而其中的核心要素则是韵律。事实上，韵律模板的作用之大，有时候已经超出了上述限制，而单凭韵律模板一项，就可能会允准两个相邻单音节语素（临时）结合，形成一个音步。

一、动结式：动词并入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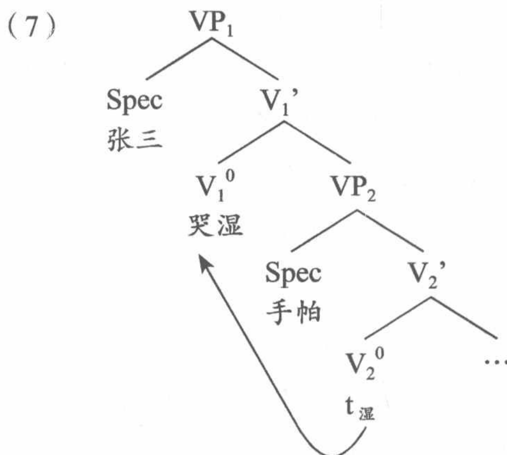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汉语的动结式结构（VV Construction）一直受到中外语法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今天的学者已越来越多地赋予动结式结构以（复合）词的地位（如 Chao，1968：435；Li，1990、1993、1995、1999；李亚非，2000；顾阳，1996；Chang，1997；董秀芳，1998、2007；等等）。然而，这些结构的（复合）词身份并不是从词库里一出来就具有的，而是在句法运作中形成的，这一点已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Sybesma，1992、1999；Cheng & Huang，1994；Cheng，1997；Shi，1998；冯胜利，2002b；熊仲儒、刘丽萍，2006；Sybesma & 沈阳，2006；Zhuang，2014）。

这类词是如何由句法运作而成的呢？根据以往的研究，它应该是通过一个句法上称作并入（incorporation）的句法操作实现的。并入操作实际上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 Baker（1988）提出的。虽然他的这一理论是在观察多式综合语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其

思想应该也适用于汉语研究。

我们这里要谈的是，汉语句法上的动词并入如何运作，并入后的结果，以及汉语的动结式为什么采用并入的操作方案。对于其操作，可以说简单明了。我们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张三哭湿了手帕”，其派生过程如下：①

（7）



（7）中的“湿”本来处在句法结构上一个较低的位置，但经过提升后，与“哭”合并成了一个“复合词”——“哭湿”。②至于“哭湿”的句法地位，我们可以确信，它是一个句法词，理由如下：（7）中，“哭”的句法地位是一个中心语，“湿”的

① 注意：VP_1 和 VP_2 之间其实应该还有一层 TP，本书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没有加上。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庄会彬（Zhuang，2014）。

② 至于这里的体标记“了”的由来，理论上可能存在至少两种观点，一种是来自最简方案的观点，动词从词库出来，已经是羽翼丰满的了（full-fledged），也就是说，“湿了”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插入到终端节点之下；第二种观点是Chomsky早期的思想，即认为像“了”这样的屈折成分是通过句法操作（如I-降落或V-提升）才与“湿”一起出现的（参见 Zhuang & Liu，2011）。这里，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不影响此处的并入操作讨论，因此不再细究。

句法地位也是一个中心语；“湿”移向“哭”，两者结合的方式是附接，由“湿”附接于“哭”，附接后的结果自然应该是句法词。

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湿”附接于“哭”岂不是说“哭湿”结构以“哭”为主？这一判断或许与以往许多学者的观点（Chao，1968；龙果夫，1958；Tai，1973；Li & Thompson，1978、1981；Huang & Mangione，1985）相龃龉，但根据黄正德（Huang，1988）的论证，汉语的动补结构[①]中，V_1才是主要动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7）中“哭”与“湿”的结合，应该是“湿”附接于“哭”，而非“哭”附接于“湿”。

为什么“湿”需要并入“哭”？这实际上是由汉语的韵律特点决定的。“哭”是一个单音节动词，既没有宾语，又不处在句尾，自身无法构成一个音步（如在句尾可以通过延长元音的方式形成一个蜕化音步，见冯胜利，1996），这时候只能迫使或吸引下面的“湿”提升并与之结合，形成一个音步。事实上，冯胜利等早已发现，汉语里并入的发生与韵律要求[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冯胜利，2000b、2000c、2002a、2013a；Zhuang，2014）。这一点与多式综合语很不相同，后者并入的动机主要是来自于语素本身的要求（Baker，1988：249）。

---

① 这里的动补结构应该包括两类，“V-得结构”和动结式，根据庄会彬（Zhuang，2014），二者共享一套D-结构。

② 根据冯胜利（2000a，2000b，2002a，2013a），并入主要是为了满足音步要求、核心重音指派、信息传达等。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本套丛书的相关卷册。

二、VP 动词：介词并入现象

韵律促发的并入现象，还多见于介词并入。我们在汉语中经常见到，由于单音节动词不符合音步要求，在韵律模板的作用下，后面的介词常会提升并与之结合形成二音节的动介结构，从而满足双音化的需要。这类并入的例子如：

（8）张三躺在沙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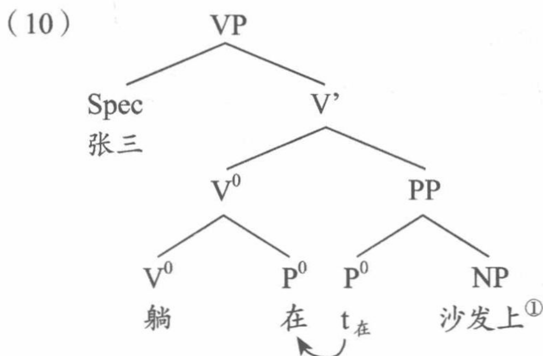
这里之所以断言（8）中的介词"在"已经"并入"了动词"躺"，是因为该动词与介词之间不允许插入其他成分，譬如，体标记"了"只能出现在"在"之后，而不能出现在"躺"和"在"之间。如（9）所示：

（9）a.* 张三躺了在沙发上。

b. 张三躺在了沙发上。

这说明该句中"在"与"躺"已经组合成为一个复杂动词（Li，1990），其派生过程如下（参 Feng，2003；冯胜利，2013a：225）：

（10）



① 方位词应属于名词的一个次类，详见庄会彬（2015）就句法词的相关论述。

很显然，(10) 中介词并入所形成的“复杂动词”符合本书对句法词的界定，应当视作一个句法词。有趣的是，汉语中通过介词并入而形成句法词的现象，极为多见，不仅见于现代汉语，古汉语中亦不乏这样的例子，如“等于、在于、生于”等。其结构可表示如下：

(11) $[_{VP}$ 生 $[_{PP}$ 于 $[_{NP}$ 忧患 $]]] \rightarrow [_{VP} [_{V}$ 生于 $[_{NP}$ $t_{于}$ 忧患 $]]]$

冯胜利（Feng，2003；冯胜利，2013a）曾对介词并入的条件做了详细的讨论，大致归结如下：

(12) 并入动词的介词须是来自动词的 PP 补述语，而非 PP 修饰语。

具体说来，是因为PP修饰语是以附接的形式加到VP之上的，其中的介词 P 不具备并入的条件，而 PP 补述语却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上面所谈的动词并入和介词并入现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皆为韵律促发作用下的中心语移位。即：由于韵律模板的要求，两个相邻单音节语素（临时）结合，形成一个音步。上面的介词并入严格说来就是这种，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他放了几本书在沙发上”不能变成“*他放在了几本书沙发上”①。这方面的例子再如：

(13) 张三被捕了。

(14) 张三被打了。

① 当然，从韵律的角度审视，还有另外的解释，详见冯胜利（2013a）有关核心重音方面的论述。

郑礼珊（Cheng，1986）、冯胜利（1997）等曾指出，这里的“被-V”，应当分析成一个（复杂）动词。

（15）[VP Bei + e + V] → [V Bei -V]

另外，他们还提出，这是一种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结果，其机制可简单表示如下：

（16）[X] [Y] → [X Y]

显然，在这其中，韵律应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①]。两个独立的句法成分，在韵律的作用下，或可跨越边界而融为一体。这类现象在汉语史上并不少见（参见 Feng，1997a；冯胜利，2009a；董秀芳，2011）。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得出（韵律模板作用下的）重新分析的定义：

（17）重新分析：

在韵律模板的作用下，单音节词 α 会与相邻或较低位置的单音节词 β 结合，形成一个新的句法单位。

值得强调的是，重新分析观点的提出，颇有洞见，它不仅解释了“被-V”的地位问题，还对“否则、然而、及其、学而、而立”等的历史由来给出了贴切的回答（Feng，1997a；冯胜利，2009a；刘红妮，2009；董秀芳，2011）。当这些结构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而凝固化，进入了词库后，它们就不应当再被视作句法词，而应当被视作词汇词。我们在第六章还会具体讨论这类问题。

① 事实上，从韵律的视角审视“被”字结构的历史发展，不仅能够解释这里的重新分析现象，还能够解释历史上“被-N”向“被-V”甚至“被-VP”的转化。（见 Feng，1998）

三、VO 动词：名词并入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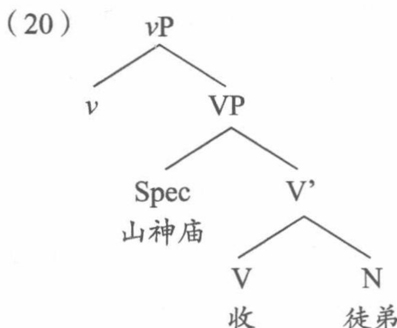
上面谈了轻动词移位是出于信息表达的需求。事实上，信息表达的需求，不仅会导致动词移位，有的时候还会导致动词短语的移位，如（18）中的“收徒”、（19）中的“讲学”就是通过移位分别出现在“山神庙”“中南海”之前的：

（18）**收徒**山神庙

（19）**讲学**中南海

以（18）为例，其移位前的结构如下：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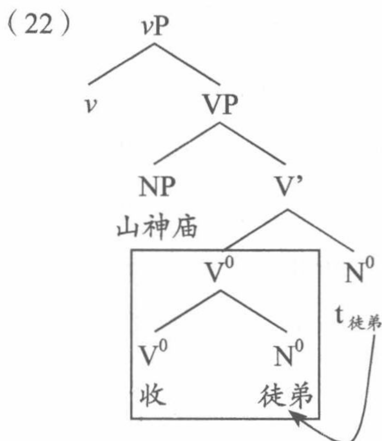
其移位的动机，如上所述，是为了满足信息表达的需求，换句话说，是为了凸显信息，“山神庙”需要处在句尾焦点的位置。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把“收徒弟”移走。若要把“收徒弟”移走，第一种可能的途径是话题化，如：

（21）——张三今天要干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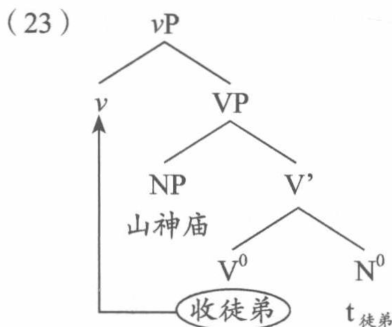
——收徒弟，[PRO] 在山神庙

再一种可能就是把“收徒弟”提升到轻动词位置。可问题是，“收徒弟”是一个短语，作为一个短语，它是无法提升到动

词位置的，否则它就违反了核心词移位的限制条件。因此，在提升之前，它必须先变身为“词”——“词化”(wordize)。这个词化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并入完成的。具体如下：

（22）


“徒弟”通过中心语移位而并入到动词“收”上，形成一个句法词 V^0。如此一来，“收徒弟”再行提升也就有了依据，如下（参冯胜利，2002b）：

（23）


需要指出的是，（23）在经过并入和提升操作之后，得到的不是“* 收徒弟山神庙”，而是“收徒山神庙”。为什么？这就涉及核心重音的指派问题了。根据冯胜利（2013a、2013b、2016）、

洪爽（2015），只有最小词才能指派核心重音。“收徒弟”虽然经过句法上的词化，但形式上仍然不是一个最小词。最小词的定义如下：

（24）$[(\sigma\ \sigma)_{\text{音步}}]_{\text{最小词}}$

因此，“收徒弟”这个 V^0（注意：它已经通过第一步变成了一个句法词）若要变成最小词，就需要在不伤害其意义的前提下，再进一步压缩其音节数。（25）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剔除其内部的部分（冗余）成分，把该词的长度压缩到最小（对于“收徒弟”而言，很明显，“弟”这一音节的省略不会对其意义造成任何影响），即：

（25）收徒弟 → 收徒

于是，最终“收徒弟”以“收徒”的形式呈现。倘若说第一步的压缩是句法结构上的压缩（即把一个 VP 短语压缩成了一个 V^0 句法词），那么最后一步的压缩则是音节数量上的压缩。经过以上两步操作而派生的“收徒山神庙”，既满足了信息表达的需要，又满足了核心重音指派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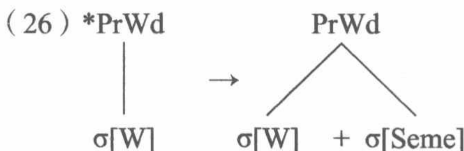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填 位

汉语史上的双音化还有一种句法运作方式，我们称之为“填位”。我们所说的“填位”指的是，汉语在句法允准的位置填充一单音节成分以满足双音节音步的需要。本节主要讨论两种填位方式，一种为义素析出填位，如“指”变成“手指”，“岗”变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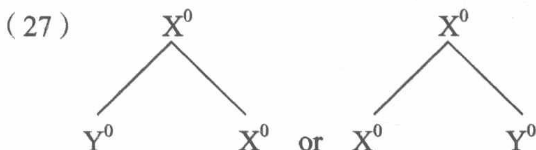
"山岗"，"趾"变成"脚趾"，等等；另一种为轻动词填位，如历史上的"鼓"（动词）变成"打鼓"，"渔"变成"打鱼"，等等。

一、义素析出

"义素析出"（王宁，2014）是汉语史上一个重要的双音化现象。上古汉语常用一个音节来表达一个概念，然而，在双音化的过程中，相关概念会分离出来而形成双音节形式，即：



而且这一形式需要出现在合适的句法位置（通常以句法词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必须是句法上允准的位置，如下：



胡敕瑞（2005、2008）把这种现象又称作"从隐含到呈现"。我们参照胡敕瑞（2005、2008），把义素析出的方式分为以下几类〔以下例子大多数来自胡敕瑞（2005、2008），其中的"≥"表示"呈现为"〕：

第一，本质义素析出，如：

（28）臂≥手臂　波≥水波　发≥头发　泪≥眼泪　叶≥树叶

指≥手指　策≥竹策　箙≥竹箙　篙≥竹篙　管≥竹管

箭≥竹箭　简≥竹简　节≥竹节　笋≥竹笋　干≥树干
杪≥树杪　末≥树末　梢≥树梢　荫≥树荫　枝≥树枝
岑≥山岑　巅≥山巅　峰≥山峰　岗≥山岗　麓≥山麓
崖≥山崖　沫≥水沫　泡≥水泡　涯≥水涯　犊≥牛犊
羔≥羊羔　驹≥马驹　腕≥手腕　趾≥足趾　脉≥血脉
涕≥鼻涕　环≥玉环　棒≥木棒　鞭≥皮鞭　地≥土地
钩≥铁钩　绢≥丝绢　趾≥脚趾

第二，性状义素析出，如：

（29）矛≥长矛　象≥大象　雪≥白雪　月≥明月　雉≥野雉
地≥大地　海≥大海　鹏≥大鹏　日≥白日　羊≥白羊
玉≥白玉　银≥白银　毫≥白毫　简≥青简　竹≥青竹
蛇≥毒蛇　箫≥长箫　夜≥黑夜

第三，方式义素析出，如：

（30）见≥面见　眺≥远眺　罗≥网罗　蹑≥足蹑　望≥远望

第四，动作对象义素析出[1]，如：

（31）拱≥拱手　汲≥汲水　瞑≥瞑目　启≥启户　娶≥娶妻
盥≥盥手　猎≥猎兽　牧≥牧牛　凝≥凝冰　蹑≥蹑足
骑≥骑马　涉≥涉水　沃≥沃水　驯≥驯马　引≥引弓
驭≥驭马　植≥植树　逐≥逐兽　琢≥琢玉　颔≥颔首
发≥发矢　浣≥浣衣　戍≥戍边　漱≥漱口　钓≥钓鱼
沐≥沐头　洗≥洗脚　浴≥浴身　御≥御车　耘≥耘草

① “吃饭”“喝水”也当属此类。

第五，动词、名词义素分别析出，如：

（32）忿≥怀忿　怒≥发怒/生怒　誓≥发誓
问≥发问/启问/致问/行问/作问
言≥发言/陈言/举言/启言/兴言　哀≥加哀
猜≥怀猜　愁≥抱愁/怀愁/作愁　害≥加害/行害
恨≥抱恨/怀恨　护≥加护/作护　恚≥怀恚/兴恚
计≥行计/作计　讲≥开讲/起讲　敬≥加敬
哭≥行哭　礼≥加礼/施礼/行礼/作礼　愍≥加愍
谋≥建谋/出谋/作谋　念≥发念/起念/兴念/作念
叹≥兴叹/作叹　想≥起想/作想　羞≥怀羞　揖≥作揖
疑≥抱疑/持疑/生疑/怀疑　忧≥怀忧/作忧
怨≥抱怨/怀怨　诤≥起诤

（33）城≥筑城　华（花）≥发花/敷华/开花/作花
雷≥起雷　衣≥着衣　雨≥降雨/下雨　风≥起风/生风
病≥被病/得病/发病/遘病　道≥取道　热≥发热
鼓≥击鼓　冠≥着冠　光≥舒光/发光/生光
介（甲）≥被甲　目≥运目　实≥结实　使≥发使/遣使
树≥栽树/种树　王≥称王

第六，动作载体义素析出，如：

（34）崩≥山崩　冻≥冰冻　溃≥水溃　枯≥木枯　破≥石破
犇≥牛犇　驰≥马驰　窜≥鼠窜　鸣≥鸟鸣　逸≥兔逸

（35）持≥手持　睹≥目睹　念≥心念　灌≥水灌　烧≥火烧
蹑≥足蹑　闻≥耳闻　削≥刀削　载≥车载

第七，动作行为义素析出，如：

（36）饱≥食饱　成≥变成　大≥增大　小≥减小　得≥捉得
　　　活≥救活　见≥逢见　满≥盛满　熟≥煮熟　破≥打破
　　　坏≥打坏　碎≥捣碎　折≥打折　败≥击败　伤≥殴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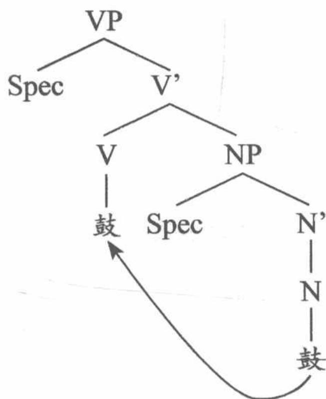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义素“隐含”到义素析出，是上古单音词向中古复音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一过程，正是当时韵律音步“双音化”趋势的表现；其进一步的发展则造成上古以单音词为主的基本格局逐步瓦解，秦汉以来建立的双音节音步构词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轻动词填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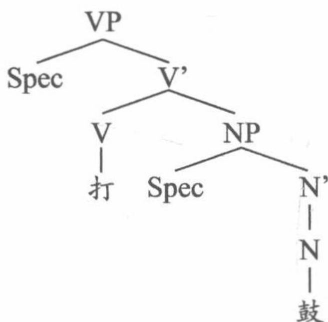
填位还有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利用轻动词来填位。例如（参 Hale & Keyser，1993；冯胜利，2005b；Feng，2015）：

（37）鼓→打鼓

a. 齐王鼓。(《左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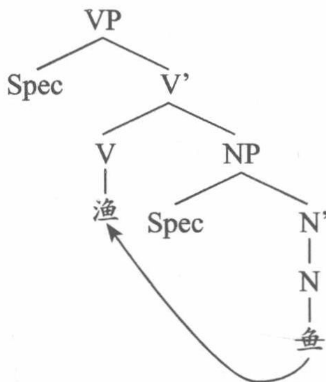


b. 处处打鼓。（《佛本行集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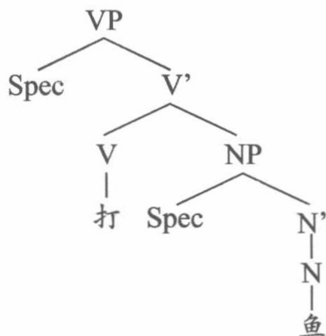


（38）渔→打鱼

a.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史记·鲁周公世家》）



b. 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太平广记·异虫》）



值得注意的是，轻动词填位与义素析出中的“动词、名词义素分别析出”这一类并不相同，因为：

第一，轻动词填位是利用一个语义为空（与所搭配名词语义上不相关）的动词填充句法位置，以满足双音节音步的需要，如：

（39）打水　打柴　打分　打饭　打更　打火　打井　打蜡
打雷　打铃　打气　打球　打拳　打伞　打铁　打鱼
打鼓　打针　打桩　打字

第二，这类轻动词很特别，不是由名词义素析出，而是有着其他来源。如根据庄会彬（2014），现代汉语轻动词“打”是由词缀转化而来的。从词缀到轻动词，它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作前缀。“打”附着于动词（主要是单音节动词），构成前缀，其语义完全来自后面的动词。例如：

（40）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祖堂集》卷第七）

（41）引军打劫，直到石头店。（《敦煌变文集》卷二）

（42）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梦粱录》卷十六）

（43）绣罗褛子间金丝，打扮好容仪。（卢炳《少年游》）

（44）而今粗法，须是打叠了胸中许多恶杂，方可。（《朱子语类》卷九）

（45）引本部下军，往任城县东门，打跳河中过去，前去班村。（《三国志平话》上）

（46）梦是心头想，晏婴胡打嚷。（《智勇定齐》）

（47）道道道，别求个女艳姝，待待待，打换我这丑媳妇。（《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48）那哥哥叫做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醒世恒言》第二十七卷）

（49）两个疑惑老子把家私偏了小儿子，在家打吵。（《儒林外史》第十五回）

现代汉语中，充当前缀的“打”虽已不多见，但还保留着一部分，如“打扮、打扫、打算、打听、打扰、打搅、打岔、打磨、打滑”等。

第二阶段，重新分析为动词。经过重新分析后，前缀“打”被看作动词，其后的动词被看作名词。这方面最典型的证据是近代汉语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打一 V”格式，这表明“打”已明显占据了动词的位置，如：

（50）清一打一看时，吃了一惊，道："善哉！善哉！"（《清平山堂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51）赵正是平江府人，会弄水，打一跳，跳在溪水里。（《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

（52）宋四公在里面，听得是东京人声音，悄地打一望，又像个干办公事的模样，心上有些疑惑。（《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

（53）栾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现形！"（《警世通言》第三十六卷）

这一结构并未见于中古汉语（唐以前的作品），在现代汉语中也极为罕见，因此可以初步判定它是承接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过渡结构。

第三阶段，类推扩展为轻动词，用于各种搭配，如“打桨（即划桨）、打病（即治病）、打秋千（即荡秋千）、打精神（即振作精神）”。欧阳修在其《归田录》（1981：36）里记录了该语言现象：

> 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缪[①]者，惟“打”字尔。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一作挝）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士兵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词典，了无此字。

并且，此类用法在今天还有所保留，甚至仍有能产性，如近些年出现的“打电话”“打（某人的）座机 / 手机”等。

那么，“打”为什么会发展出轻动词的用法？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见本书第三章）。也就是说，由于上古汉语的复杂音节结构简化，韵素音步已无法在单音节中实现，汉语只得转而采用音节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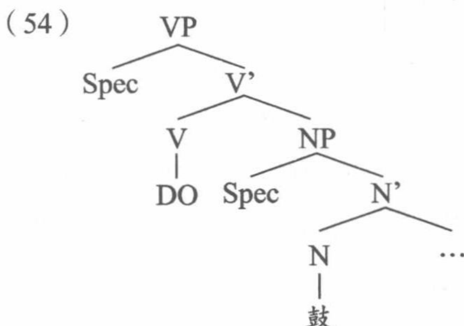
这一转变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即词汇的双音化。为满足汉语双音节音步的要求，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手段，以往研究已经谈及的便有词汇化（Feng，1997a；董秀芳，2003），融合（Zhuang，2012、2014），以及缩略、重叠（冯胜利，1996）等。另外一种手段便是使用词缀填充音步，历史文献中常见的词缀有“阿、老、打、有、子、儿”等（见本书第四章）。

① 原文为“缪”，疑应作“谬”，作者按。

"打"是如何由动词前缀变为轻动词的呢？这应是重新分析的结果。首先，先决条件是：动词前缀"打"本身来自动词，具有动词义。其次就是经济原则的问题，不移位显然要比移位经济。

如前文（37），动词"鼓"与"打鼓"其实有着同样的句法结构（参 Feng，2015），如下：

（54）



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的"鼓"移到 DO 的位置，就会得到一个动词"鼓"；如果"鼓"不移上去，而 DO 位置又被"打"所填充，就会显示为"打鼓"。

在韵素音步时代，"打"的插入是不经济的，因为插入是"无奈之举"（last resort），只有当生成规则不能使用时才采用。如果动词位置无法得到填充，下面的名词就可能会移上来填充这一位置。这一现象在古汉语和英语中非常多见。例如：

（55）You must mother the orphan.

（56）Please don't eye me.

（57）If you mouth the words to me, I may be able to understand you.

（58）Can you spoon out the soup?

（59）Why do you elbow me?

（60）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礼记·表记》

（61）有一母见信饥，饭信。《史记·淮阴侯列传》

（62）绳之以法。（《后汉书·冯衍传》）

（63）不鼓自鸣，又出无量歌赞音声。（《佛本行集经》）

（64）执而鞭之。（《晋书》）

然而，到了双音节音步时代，由于音步必双的要求，“打”被作为动词前缀插入到动词之前，如“打渔、打睡、打劫、打扮”等。恰恰在这个时候，“打鼓”等中的“打”和“打睡、打劫、打扮”等中的“打”走上了不同的路子——因为动词义的“鼓”是中心语名词移到动词位置的结果，而“睡、劫、扮”等本来就是动词，也只能是动词——既然具有动词义的“打”已填充了动词位置，下面的名词“鼓”也就乐得清闲，留在原位不动了。于是，“打鼓”出现了。而这时“打鼓”只能被分析为动宾结构——语义上并不搭配的动宾短语。如下：

（65）打鼓（Prefix+V）→打鼓（V+O）

“打鼓”类表达的出现，把“打”从其传统语义轨道上引开，使其转而走向了意义空灵的道路，于是出现了“打船、打车、打水、打饭”等各种搭配（欧阳修，1981：36），宣告“打”的轻化过程的完成，此后“打”不断被用来填位以满足双音节音步的要求。

本章小结

本章所谈的三种句法手段，虽然都可以为汉语的双音化服

务，但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机制所促发的。具体说来，句法词现象以句法手段造词，是汉语词干化（详见本书第七章）后句法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并入现象中的动词并入、介词并入是双音化这一韵律机制所促发的，而名词并入虽然同样是由韵律机制促发，但它肇始于核心重音的指派，双音主要是最小词的要求；填位现象中，义素析出完全是为了满足双音化的要求，而轻动词填位则是轻动词出现后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如表 5-1：

表 5–1　三种句法手段对比分析

句法手段		句法机制的作用	韵律机制的作用	与双音化的关系
句法词		促发	允准	间接
并入	动词并入	允准	促发（音步）	直接
	介词并入	允准	促发（音步）	直接
	名词并入	允准	促发（核心重音、最小词）	直接
填位	义素析出	允准	促发（音步）	直接
	轻动词填位	允准	促发（+ 重新分析）	间接

思考与练习

1. 你觉得句法词是如何满足双音化要求的？满足双音节音步是句法词产生的主要目的还是其副产品？
2. 汉语为什么会发生并入操作？其运作的句法机制是什么？
3. 义素析出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的韵律机制是什么？
4. 轻动词是如何产生的？其背后的韵律句法机制是什么？

6

第六章

汉语的双音化：词汇化

前面所谈的双音化模式，无论词法运作还是句法运作，其实都是共时手段。事实上，汉语的双音化手段除了共时手段之外，还有一种历时的方式，也就是本章讨论的词汇化。词汇化，字面义为化短语而成词，实际上不止这些。事实上，除了化短语为复合词之外，词汇化还应包括一种化（句法）词为（复合）词的现象。鉴于句法词本来就是词，它变为复合词，不宜称作词汇化，因此有些书上又将其称作固化或复合化。

第一节 汉语词汇化的理论基础

本节主要探讨汉语词汇化的理论问题。我们将首先甄别厘清一个传统说法，然后从韵律语法的视角探讨汉语词汇化的韵律动因。

一、"汉语最早的复合词来源于句法"？

以往学界对于汉语的词汇化问题存在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汉语最早的复合词来源于句法"（如黄月圆，1995；董秀芳，2011；等等）。这一说法在学界之所以流传如此之广，一方面固然与西方的研究密不可分，譬如 Givón（1971）提出"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另一方面，也与汉语的复合词常常表现得与句法同构有关，如朱德熙（1982：32）就指出："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句法结

构关系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等等，绝大部分复合词也是按照这几类结构关系组成的。”

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汉语最早的复合词来源于句法”这一说法就恰当贴切。我们认为，这一说法要在以下三点说明限定下才成立。

第一，这里所说的“句法”，应该是一种借代，实际指的是句法结构上的成分。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句法结构上的短语和句法词，前者可用形式符号表示为 XP，后者可用形式符号表示为 X^0（如本书第五章所论）。对于前者而言，词汇化的结果是 XP 变成 X^0；而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它在句法地位上没有变化，仍旧是 X^0，但其内部结合的紧密度却发生了变化，由此也带来了语义、语用上的变化。除此之外，“句法”还应该包括那些既非短语亦非词，却又凝固到一起的成分，如“否则、然而、及其、学而、而立”等（Feng，1997a；冯胜利，2009a；刘红妮，2009；董秀芳，2011）。鉴于词汇化主要涉及短语变为词，本章也主要以短语为对象展开讨论，但其中的道理对其他两类同样适用。

第二，这里所说的“句法”当是广义的句法——语法（grammar），而非狭义的句法（syntax）。这是因为：

首先，狭义的句法只能造出一部分词，还有许多词是无法通过句法推导的，如并列复合词、主谓复合词。

其次，狭义的句法固然可以造出一部分词，但都是句法词（而非复合词）；而从句法词到复合词，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固化过程（参庄会彬，2015）。

再次，有些时候，虽然狭义的句法可以解决操作技术问题，如并入的运作问题，但无法解释这一运作背后的动机，如：是什么触发了动宾式复合词、动补式复合词的并入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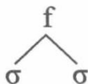
那么，何谓广义的句法——语法？根据 Chomsky & Halle（1968：6-7），语法包括句法、音系和语义三大部件。其中，句法以其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其每一个句子都包含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表层结构一定程度上由深层结构决定；语义是赋予句法描写以语义诠释的规则系统，从根本上讲，它参考的是深层结构，但也会把表层结构的个别特点考虑在内；音系为句法描写指派语音诠释，就目前所知，它只管表层结构。

第三，这里所说的“句法”还应包括词汇化。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章已做过论述，即要成为复合词，双音节短语必须经历意义概化及词汇化的过程，离开了词汇化的过程，双音节组合便始终保持双音节短语的性质，而不能被看作复合词。

二、汉语词汇化的理论构建与阐释

如前文所论，在汉语复合词的形成过程中，句法、音系和语义共同起作用。事实上，冯胜利（Feng，1997a）、董秀芳（2011）等都意识到双音化和复合词的紧密关系。如冯胜利（Feng，1997a）根据韵律分析和历史证据提出：双音化的发展独立于复合词的发展（见本书第三章），复合词的发展以双音组合形式的出现为前提，而双音组合形式的出现则是古汉语复合词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下：

（1）中古汉语音步构成规则（Foot Formation Rule in Classical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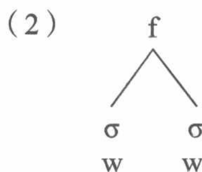


一个标准音步必须至少由两个音节构成。

我们知道，是音节简化导致双音节音步出现，因此双音步规则的作用必然发生在复辅音韵尾脱落之后。汉代的双音节急剧增加，同时复辅音韵尾在汉代已经消失殆尽（梅祖麟，1980；Baxter，1992）。复辅音韵尾的消失与双音节音步平行发展的事实，为我们汉语史音步转型的理论，提供了确凿证据。（1）中的音步模式可以看作支持这一论断的系统内部的证据。然而，如果说双音节的要求和复合词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古代的构词趋于复合而首取双音呢？音系学里双音节的发展和构词学里复合词的发展，究竟是怎样发生关系的呢？答案的核心有二：一、因为古代汉语基本上属于单音节语言，二、韵律制约构词法。一旦双音节音步的韵律模板确立，在韵律构词法的系统里，单音节语言自然就会走上韵律复合词的道路。为什么采用复合而非其他方式呢？这就不能不归结于汉语单音节语言的特点。下文我们将看到，汉语的“复合”有其独特的方式：1）和短语同构，2）多经固化，3）多经词化而后成词。

如第三章所述，上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及至后来音步转型后要求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音步，满足这一要求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两个词（或者两个有意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如下（w代表“词”）：

（2）



也就是说，双音节音步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词在韵律上的组合。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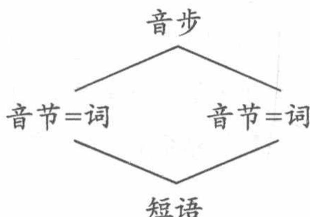
（3）音步 = 音节 + 音节 = 词 + 词

然而，这种组合同样受到该语言中短语结构规则的约束。因此，音步转型所导致的组合常常发生在短语之内，即：

（4）音步 = 音节 + 音节 = 词 + 词 = 短语

也就是说，"音节 = 词"的这一特性不可避免地引出"音步 = 短语"的结果。一旦为满足音步条件而形成的短语出现，韵律上的音步就会和句法上的短语初而"一一对应"，终而"合二为一"，即产生下面的结果：

（5）音步—短语对应式



韵律音步与句法短语的对应，最终将导致这两种结构的合二为一。因为，根据韵律构词学中的韵律层级系统，一个音步就是一个韵律词，于是韵律范畴（音步——实现"词"的最小韵律要求）与句法范畴（短语）的对应性必然满足韵律词的要求。因

此，在韵律构词系统中，这种对应结构最具有构成韵律词的潜质。需要注意的是，音步的韵律完整性往往迫使短语中的两个成分紧密结合，一个成分不能脱离另一成分而存在，否则就违反了构成韵律词的最小要求。然而，当韵律词在语言中被反复使用时，短语中的两个成分就会不断固化，导致上面提到的固化韵律词（idiomatized prosodic word）的产生。再往前走一步，固化韵律词就会因词化而变成复合词。也就是说，复合词是词汇化了的固化短语。

根据冯胜利（2000a），最初的合成词，一般都是短语，秦汉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是这样，那么合成词的真正来源就是短语，而不是双音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合成词的来源是双音化的话，就必须承认：双音所“化”的首先是短语，而不是合成词。因为如果复合词源于短语的话，没有短语的双音化，哪里来的复合词的双音化？可是，这样一来，传统的观点就存在一个逻辑悖论：双音化不包括短语，但双音化的合成词却源于短语。如果双音化的只是复合词，那么复合词就不可能是短语的产物，因为短语可长可短，没有音节的限制。因此如果复合词源于没有音节限制的短语，那么复合词也不应该有音节的限制。这就是说，不承认“短语的双音化”，那么“复合词源于短语”就无法成立。然而“复合词源于短语”是公认的事实，不容否认。因此，如果承认复合词是短语的产物而不承认“双音化短语”的话，那么复合词就和双音化失去了联系，就等于否认了“双音化复合词”的合理存在。反之，如果承认“合成词既是双音化的产物，又是短语的产物”，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短语首先双音化。因为，没有

双音节短语就没有后来的双音合成词（合成词来源于短语）。这样一来，就等于动摇了传统的“合成词是双音化的产物”或者“双音节化的是合成词”的基础。因为，按照逻辑，双音节化的必须首先是短语，才能保证由此产生（固化的）复合词——双音节复合词不过是双音节短语的再生形式。这就是说，双音化和复合词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质言之，如果复合词源于短语的话，那么只有双音节短语出现才可以保证双音节复合词的产生。请看下面的推论：

（6）基本假设 A：合成词是双音化的产物

运作条件：双音化 [σ σ]，“σ”代表任一音节

合法复合词：[σ σ]

非法复合词：*[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σ] ……

（7）基本假设 B：合成词是短语的产物

运作条件：$[X\ Y]_{X'}$，“X、Y”代表任一短语中的两个姊妹成份

合法复合词：$[\sigma\ \sigma]_{X'}$ $[\sigma\ \sigma\ \sigma]_{X'}$ $[\sigma\ \sigma\ \sigma\ \sigma]_{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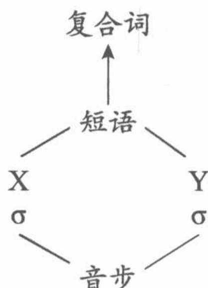
非法复合词：*[X Z]，“X”与“Z”代表不同短语中的两个成分

如果假设 A 与假设 B 独立运行，互不相干，那么所得的结果均与事实不符。假设 A 不能表现“复合词源于短语”这一事实，假设 B 不能表现复合词为双音制约的事实。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复合词既是短语的产物，又受双音步的控制”这一结果，那么我们只有启用下面的模式：

（8）基本假设 A：合成词是短语的产物

基本假设 B：双音化 [σ σ] 首先在短语上实现

运作条件：令 [X Y] 为任一短语中的两个姊妹成份，“σ”为任意一个音节。根据下面的“音步短语对应式”，则可生成复合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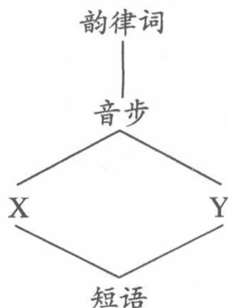
很明显，只有用双音步限定短语，才能合理地产生“不但是双音而且是短语”这种古代复合词的雏形结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复合词源于短语，那么任何长度的短语都可以造成复合词。上面的模式只说明受双音节限制的短语可以造成双音节复合词，并没有排斥不受双音节限制的短语也可以造成复合词，亦即这个模式之外的复合词。显然，不是所有的短语都受双音节制控。因此，根据“复合词源于短语”这一规定，不受双音节限制的短语也应当能够产生复合词。然而，一般事实并非如此。[①]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汉语一般要采用上述模式来构语、构词？此外，如果短语可长可短，为什么音步要制控短语？如果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的理论就不完备。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韵律词”这一概念的建立。事实

① 这种形式并非绝对没有。譬如：“蚂蚁上树”是“主谓宾”结构，且可作为一道菜名。然而，它不是这里所说的构词法的产物。

上，汉语的韵律词不仅制控词汇形式，也制控短语形式，不仅现代如此（Feng，1997b），古代也一样（Feng，1997a）。不过由于语言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最初的制控方式与后来制控的方式、最初的结果与后来的结果有所不同而已。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及，音步制控短语，最初导致的是习语及其固化；而音步制控词汇，最初导致的是“联绵”，而非“复合”。可见，音步的制控作用与韵律词的构词功能密不可分。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结合本书第三章的“韵律层级”（8）中的“音步短语对应式”概括出中古汉语的构词法：

（9）中古汉语构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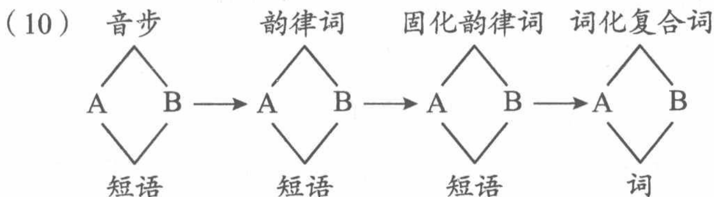
当且仅当 X 和 Y 的组合满足短语的句法要求和音步的韵律要求时，X 和 Y 构成一个标准韵律词。

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上古汉语的复合词大多源于双音节短语，久用固化，所以说复合词是源于词汇化了的固化韵律词。由此可见，复合词的前身是韵律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到了现代汉语，“复合词（仍然）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短语都可以演变为复合词，因为只有那些符合韵律要求的短语才有可能成为复合词。而且，并非所有的音步都是复合

词，只有那些代表一个独立句法单位（如短语）的音步才能成为复合词。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韵律词都是复合词，只有那些词汇化了的韵律词才是复合词。从韵律上来说，只有构成音步的短语才能成为复合词；从句法上而言，只有代表独立短语的音步才有资格成为复合词。

据此，复合词的来源可以归纳如下：上古汉语语音演变导致了双音节音步的产生，双音节音步又促发了双音节韵律词，而双音节韵律词是由单音节语言中的两个音节的短语构成的，两个音节的短语经（长期）使用而逐渐固化，形成固化韵律词；当固化韵律词发生词汇化时，它们就演变为诸如词库中的复合词这样的词项（X^0）。其演化过程如下所示：

（10）



这就是所谓双音节短语、复合词以及韵律构词系统的来源。

如前文所述，双韵素音步的丧失导致了双音节音步的产生。据此，我们可预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双音节组合必然越来越普遍。因为古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音步组合规则又要求一个标准音步必须至少由两个音节组成，所以古汉语制造双音节音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把两个词“复合”在一起。据此，我们可以预测：在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句法上自然形成的两词短语必然最容易满足双音步的要求。更准确地说，早期阶段，自然形成的短

语音步将成为实现双音节音步的最佳选择，因此，复合词的发展过程如下所示：

（11）音系变化 → 双音节音步 → 双音节短语 → 习语化的韵律词 → 复合词

有些学者可能会说，（11）其实就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种说法没错，但忽略了韵律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般说来，重新分析的机制可简单表示如下：

（12）[X] [Y] → [X Y]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重新分析？就汉语而言，答案就是韵律。在汉语史上，我们常常看到，两个独立的句法成分，在韵律的作用下，可能会跨越边界而融为一体（参见 Feng，1997a；冯胜利，2009a；董秀芳，2011）。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否则、然而、及其、学而、而立"等（Feng，1997a；冯胜利，2009a；刘红妮，2009；董秀芳，2011）。这些词本来处在不同层次的句法位置，但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凝固化了，最终进入了词库。这些跨结构的词，其固化的原因显而易见：它们本来就是词——韵律词（更确切地说，是韵律模板的作用，见本书第三、五章）[①]。相关的论述可参见冯胜利（1996、2009a）等。事实上，很多时候，音系结构与句法结构并不是完全匹配的。如英语中就有下面的错配现象（引自 Chomsky & Halle，1968：382。"["

① 其中，"否、然、其"甚至在韵律上都无法独立，必须贴附在一个相邻的单音节词上才能在音系上拼出，尽管这个被贴附的单音节词可能与它不在一个句法层面。

表示句法边界，“#”表示语流停顿）：

（13）a. This is the cat that caught the rat that stole the cheese.

b. This is [the cat that caught [the rat that stole [the cheese]]].

c. This is the cat # that caught the rat # that stole the cheese.

很显然，（13c）所示停顿的位置与（13b）所示的句法结构并不对应。汉语中也不乏音节结构与句法结构的错配（庄会彬、刘振前，2012）。况且，“则、而、及”等本来就是连词性的功能词，处在小句（clause）之外（更确切地说，是小句与小句之间），完全在小句句法[①]所能管辖的范围之外。因此，它们的偶合几乎不需要照顾句法关系。其固化过程，反映在结构上，可表示如下（亦见于本书第三章）：

（14）[X] [Y[Z W]] → [X Y] [Z W]

也就是说，“否则”等的固化主要是韵律作用的结果。正如陈宝勤（2004）所提出的，“在汉语语句线性结构上，处于不同语法结构层次上的两个单音词，由于长期语位相邻、反复连用，受汉语双音句节韵律之制约，而不断凝固、逐渐虚化，随着汉语双音词的发展，两个单音词终于虚化为两个语素，固化为一个双音词”。归根到底，这一虚化过程是在汉语音步的作用下激发的，而其固化过程则是在韵律的固化作用下完成的。

---

① 生成语法，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小句句法。

第二节 词汇化现象举隅

词汇化现象在汉语中俯拾即是，这一节我们略举一些例子来具体展示词汇化的过程及结果。根据词汇化的结果，本节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介词等几部分加以讨论。本节大部分内容董秀芳（2011）等前贤已有所论述；文中所引例子，如无特别说明，皆来自董秀芳（2011）、丁喜霞（2006b）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词汇化的现象还有很多，这里所列的例子虽然尽量照顾各种分类，但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另外，这里列出的例子主要涉及常规句法结构词汇化现象。事实上，除了常规句法结构的词汇化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句法结构，甚至非句法结构的例子存在，对于此类现象，感兴趣的读者还请参阅董秀芳（2011）、刘红妮（2009）。

一、经词汇化形成的名词

经词汇化而来的名词，从其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并列、偏正、动宾、主谓等几种，这与其源头组合（短语或句法词）的结构不无关系。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经词汇化形成的并列结构名词

从古代并列组合发展而来的名词，在现代汉语里随处可见，难以穷尽，考察以往文献（如丁喜霞，2006b；肖晓晖，2006；董秀芳，2011），常见的例子就有“窗户、规矩、疾病、要领、首领、消息、社稷、疆场、边疆、边陲、朋友、刑罚、皮肤、手足、骨节、音乐、图画、树木、道理、宾客、声音、亲戚、亲

信、耻辱、牺牲、附近、开关、动静、好歹、得失、利害、来往、买卖”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仅以“窗户”一例加以说明，其中的例句来自董志翘、张意馨（1992），董秀芳（2011：50-51）。

据研究，“窗户”最早是以并列组合的形式一起出现的，其义为“窗和门”。例证如下：

（15）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北魏·李谧《明堂制度论》[①]，《全后魏文》卷三十三）

（16）达乡者，达，通也。乡谓窗牖也，每室四户八窗，窗户皆相对，以牖户通达，故曰达乡也。(《礼记·明堂位》“达乡”，唐·孔颖达疏)(此例引自董志翘、张意馨，1992）

后“窗户”经词汇化，变成一个名词，专指墙壁上通气透光的装置。这一点从（17）中的“窗户”与“闪电窗”前后呼应便可看出端倪。

（17）帝观书处，窗户玲珑相望，金铺玉观，辉映溢目，号为闪电窗。（唐·冯贽《云仙杂记》）

从并列组合“窗户”（义“窗和门”）到词“窗户”（义“窗”）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义素脱落的过程。董秀芳（2011：51）认为，这一变化过程，可以表示如下：

（18）短语义 – 其中一个成分的意义 = 词义

（二）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名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名词不胜枚举，仅董秀芳（2011）

① 为方便读者厘清词汇化的年代关系，本节所引例句皆标注出作品成书年代，经典作品、史书及作者或成书年代不明的作品除外。

做过考证的便有“首饰、天气、媳妇、先驱、天下、小心、大人、小人、丈夫、诸侯、上帝、寡人、中国、匹夫、公子、君子”等。除此之外，史文磊所考证的“媳妇”的由来也颇有意思。以下例子转自史文磊（2008）：

1）儿妻

（19）新妇被法启尊婆：“枉法严刑知奈何？”（《敦煌变文·李陵变文》）

（20）乃召子妇诘之，云：“老妪言来日郎君欲就息妇房中宴饮。”（宋·张师正《括异志·孙翰林》）

（21）僧曰：“昨夕檀越家岂有子孙之庆乎？”翁对以“息妇夜生一男”。（宋·张师正《括异志·僧缘新》）

2）弟妻

（22）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唐·崔令钦《教坊记》）

（23）翠莲就道：“阿伯三个鼻子管，不曾捻着你的碗。媳妇虽是话儿多，自有丈夫与婆婆。”（宋·《快嘴李翠莲记》）

3）妻子

（24）今汝新妇身净宜留种子，无令财物没入于官。（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25）今我往生冀州北门内街西磨坊某人媳妇处为女，因得来此。（宋·张师正《括异志·潘郎中》）

（26）老媳妇得疾，初不轻，今已安矣。不烦留念。（宋·苏轼《与朱康叔十七首（之十三）》）

据史文磊（2008），“媳妇”最早作“新妇”，且其意义比现在更广泛。早期的“新妇”演变为今天的“媳妇”，经历了两个步骤。先是“新妇”经音转写作“息妇”，且因“息”表“儿子”义，“息妇”更多用来指“儿子的妻子”，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儿媳妇”。之后，“息妇”经类化变作“媳妇”，这一用法保留至今。如：

（27）吾父曰：“媳妇既能笔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

（三）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名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名词，常见的有“冠军、提纲、表情、对策、掌柜、管家”等等，我们不妨看一下“冠军”的历史由来。

据董秀芳（2011），“冠军”最早是一个动宾短语，义为“冠于军中”，即在军中数第一。另外，“冠军”可与“履锋、振敌”对举，更能证明“冠军”是动宾短语。

（28）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史记·项羽本纪》）

（29）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30）勇则冠军，威能振敌。（唐·李德裕《授石雄晋绛行营节度使制》）

后来，“冠军”发生了词汇化，变成一个名词，义为“第一名”。如：

（31）父命灵出应童子试，辄以冠军补弟子员。（清·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

（四）经词汇化形成的主谓结构名词

主谓短语经词汇化变为名词的例子在历史上亦不鲜见，譬如我们平时常用的“政治”“地震”等都是由主谓短语词汇化发展而来的。这里只看“政治”一例，内容参考董志翘、张意馨（1992），董秀芳（2011）等。

“政治”最初是一个主谓短语，其中“政”做主语，义为“政事、政策”；“治”是一个形容词，与“乱”相对，义为“安定、井井有条”。因此，“政治”指的是“政事安定，处理得当”。

（32）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周书·毕命》）

（33）子墨子曰：“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是以政乱而国危也。（《墨子·公孟》）

（34）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汉·贾谊《新书·大政下》）

上面几例中，“政治”与“道洽”“国安”并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的“政治”是一个主谓短语，而下例中的“政”和“治”之间可以插入“不”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35）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

到了东汉时期，“政治”已经词汇化为一个名词，义为“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如：

（36）夫政治之有灾异也，犹亨酿之有恶味也。（汉·王充《论衡·谴告》）

（37）乃言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乎？（汉·王充《论衡·变动》）

二、经词汇化形成的动词

经词汇化而来的动词，从其结构上来看，可以分为并列、偏正、动宾、主谓、述补等几种，这与其源头组合（短语或句法词）的结构不无关系。下面分别予以讨论。

（一）经词汇化形成的并列结构动词

由并列结构经词汇化发展而来的动词有很多，如“品尝、学习、练习、增加、勉励、斥责、辜负、奢侈、挫折、讽刺、赞叹、遭受、陈述、辅佐、怀念、赞颂、堕落、把持、陶冶、镇压、产生、提携、思念”等，难以穷尽。下面仅举“鼓舞”一例，所举例句来自董志翘、张意馨（1992），董秀芳（2011：54）等。

“鼓”与“舞”最早是以动词性并列短语形式一起出现的，义为“击鼓而舞”。如下：

（38）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墨子·非儒下》）（此例引自董志翘、张意馨，1992）

（39）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

（40）狱卒在上，如童男像，手执白拂，鼓舞而至。（南朝梁·宝唱《经律异相》卷第五十）

当时，这个动词短语由于是由两个不及物动词组成的，其后并不能带宾语。经词汇化以后，“鼓舞”变成了一个及物动词，同时摒弃了其“击鼓而舞”的本义，而保留了“激发、鼓动、使振作”的引申义。如下：

（41）鼓舞万物者，雷风乎！鼓舞万民者，号令乎！（汉·扬雄《法言·先知》）

（二）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动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动词，在汉语里并不少见。我们常用的就有“后悔”“臆断”等。这里以“后悔”为例加以说明。

“后悔”在古代文献里并不鲜见。如：

（42）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左传·哀公六年》）

（43）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史记·楚世家》）

（44）不深念远虑，后悔何冀？（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早期的“后悔”应当视作一个句法词。然而，该句法词应当是由短语发展而来的，理由是早期的“后”与“悔”之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如：

（45）不我以，其后也悔。（《诗·召南·江有汜》）

（46）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国语·越语下》）

（47）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后来，短语“后悔”经过句法上的紧致，方才发展成为句法词“后悔”。词汇化后“后悔”义为“悔恨”，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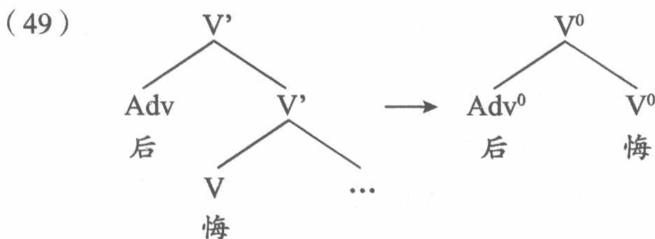
（48）夫机事不先，鲜不后悔，自求多福，唯将军图之。（《晋

书·孔坦传》）

董秀芳（2011：61）指出，上例中“后悔”前有否定词“不”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后悔”是一个词。如果“后”与“悔”是两个分立的成分，“后”是一个时间词，充当“悔”的状语，否定词“不”就只能出现在“后”之后，而不能出现在“后”之前。只有当“后悔”成为一个动词后，“不”才有可能出现在“后”之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后”已成为词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句法层面上的一个时间状语了。

如果使用句法手段，“后悔”的结构变化可以表示如下：

（49）



也就是说，“后悔”由短语变成句法词后，内部不允许再插入其他成分。

（三）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动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动词在现代汉语里较多，如“怀疑、从事、责备、成功、同意、同情、注意、设计”等。我们不妨看一下“怀疑”的由来（参董秀芳，2011）。

早期的“怀疑”是一个短语，意为“怀有疑虑”。如下：

（50）子犹怀疑，求之明据。（三国魏·曹植《王仲宣诔》）

（51）是时，或间坚于术，术怀疑，不运军粮。（《三国志·吴

书·孙破虏讨逆传》)

(52)会甘卓怀疑不进，王师败绩。(《晋书·夏侯湛传》)

(53)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九)

董秀芳认定上述“怀疑”是短语而不是词的证据是：在同一时期，“疑”可以与别的成分并列，共同充当“怀”的宾语。如下：

(54)苍梧王废后，物情尚怀疑惑。(《南齐书·江谧传》)

(55)空怀疑惧，坐构嫌猜。(《南齐书·萧谌传》)

(56)凡在腹心，悉怀疑阻。(《魏书·司马楚之传》)

(57)苍梧王废后，物情尚怀疑贰。(《南史·江秉之传》)

(58)朝廷大臣，四方节镇，皆怀疑忿，尽请兴师。(《旧唐书·武宗本纪》)

(59)董璋益怀疑忌，遂絷虔裕以叛。(《旧五代史·安重诲传》)

(60)朝廷清明之时，而言者已怀疑畏。(《宋史·刘应龙传》)

而当近现代汉语里“怀疑”作为一个整体，后接体标记“了、着、过”时，我们已无法再怀疑“怀疑”的动词性。如下：

(61)我有一件事，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三回)

“怀疑”成词以后，甚至可以带宾语(从句)，是一个及物动词。如：

(62)这时往往怀疑人们在议论自己。(选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四）经词汇化形成的主谓结构动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主谓结构动词，最为常见的便是“符合”一词。据董秀芳（2011），“符合”最初是一个主谓短语，义为“符令相合”。

（63）与阶门吏为符，符合入。（《墨子·号令》）

（64）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吕氏春秋·上德》）

（65）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史记·孝文本纪》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应劭语）

后来，“符合”词汇化为一个动词，指“事物两相一致”。如下：

（66）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魏书·礼志》）

（67）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南齐书·高逸传·顾欢》）

（五）经词汇化形成的动补结构动词

动补结构的词汇化发生较晚，这是因为动补结构本身在汉语中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董秀芳，2011：77-78）。由于动补结构本身就是句法词（庄会彬，2015：65-68），不太容易确定其词汇化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一个动补结构本来不带宾语，那么一旦它带了宾语，就说明其词汇化已完成。董秀芳发现“改善”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68）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

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汉书·独行列传·王烈》）

（69）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亲而功济一代，太甲乱德，放于桐宫，思愆改善，然后复之。使主无怨言，臣无流谤，道存社稷，美溢来今，臣谓伊尹之勋有高周旦。”（《晋书·慕容盛传》）

（70）柔嘉要姑母喜欢自己的丈夫，常教鸿渐替陆太太牵狗出去撒尿拉屎，这并不能改善鸿渐对狗的感情。（钱钟书《围城》第九章）

董秀芳（2011）还发现，“改善”在语义上也有所泛化。感兴趣的读者可参其原文。

此外，“打破”也是一个句法词词汇化的典型例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后来的语义发生了引申。早期“打破”的用例如下：

（71）打破鸡子四枚，泻中，如瀹鸡子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蒸炰法》）

（72）汝若会，打破汝头。（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五“潭州石霜诸禅师”）

（73）师曰：“打破镜来，与汝相见。”（宋 · 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四）

（74）天色暄热，打破了我这脚，我慢慢的行波。（元·马致远《荐福碑》第二折）

董秀芳（2011：79）指出，“打破”意义发生引申后，表示“突破原有的例规、习惯、状况等”。如下：

（75）然世之作伪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

实……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一敔字以为讪侮者。（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

（六）经词汇化形成的连动结构动词

根据董秀芳（2011：80），连动结构词汇化的例子，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企及”。“企及”原本是一个连动结构，最早可见于《礼记》。如下：

（76）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企[①]）而及之。（《礼记·檀弓上》）

后来的文献中，“企”与“及”开始一起出现，如：

（77）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后汉书·陈王传》）

（78）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晋·葛洪《抱朴子·畅玄》）

（79）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晋·葛洪《抱朴子·讥惑》）

这一连动结构经过词汇化后，约在唐代以后成为一个动词，意义也发生了引申，义为“盼望达到，希望赶上”。

三、经词汇化形成的形容词

（一）经词汇化形成的并列结构形容词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聪明、孤独、体面、寻常、茁壮、暴虐、故旧、荒芜、充实、空虚、穷乏、轻易、保守、茁壮”等。这里以“聪明”为例加以说明，例句来自董志翘、张意馨

① 董秀芳（2011）注。

（1992），董秀芳（2011：54-55）等。

“聪明”最初是一个形容词性并列短语，义指“听觉和视觉灵敏”。（80）（82）的“耳目聪明”中“聪”和“明”分别形容名词性并列短语中的“耳”和“目”。

（80）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易·鼎卦》）

（81）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楚辞·九章·惜往日》）

（82）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

（83）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宋·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

后来“聪明”变为一个形容词，指“智力强，天资高”，如：

（84）奉少聪明，自为儿童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后汉书·应奉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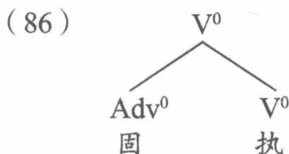
（85）我今当还波罗奈城，彼有大臣王子，聪明智德，我当问之。（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一）

也就是说，从短语变为词，“聪明”的意义发生了引申，由较为具体的感知域引申到较为抽象的思维域。

（二）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形容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形容词，在汉语里并不少见。我们常用的就有“固执、武断、深入”等。这里以“固执”为例加以说明。

“固执”一词最初应当是一个句法词，其中心语是“执”，义为“把握、坚持”，“固”附接于“执”之上，义为“坚定地、顽固地”。其句法结构如下：

（86）


例句如下：

（87）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礼记·中庸》）

（88）国有四时，固执王事。（《管子·四时》）

（89）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执其权，以正其臣。（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保位权》）

（90）窦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后汉书·韩棱传》）

董秀芳（2011：63）指出，“固执”词汇化后，发展成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指“坚持己见，不肯变通”，如：

（91）尔朱荣之入洛阳，启庄帝欲迁都晋阳。帝以问谌，争之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而固执也！且河阴之役，君应之。”（《北史·赵郡王传》）

董秀芳（2011）还观察到，在“固执”词汇化之后，其前甚至可用一些程度副词来修饰，如（92）所示。这或许应当算是“固执”词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

（92）鲁侯见宋公十分固执，怏怏而罢。（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一回）

（三）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形容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形容词在现代汉语里较多，如“虚心、著名、失望、得意、受罪”等。我们以“虚心”为例看一下该词的词汇化过程（参董秀芳，2011）。

“虚心”最初是一个动宾短语，其中“虚”为使动用法，“虚心”义为“使心虚”（使心空虚以接纳知识、意见等）。如下：

（93）丘少而修学，以至于今，六十九岁矣，无所得闻至教，敢不虚心！（《庄子·渔父》）

（94）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韩非子·扬权》）

（95）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管子·九守》，唐·房玄龄注曰：“虚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谏说。”）

之所以说“虚心”是短语而不是“词”，董秀芳给出的理由是，下例中“心”前可有“其”限定。

（96）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

汉代以后“虚心”逐渐词汇化为一个动词，意思仍基本保持不变。到了近代，“虚心”在意义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词性也变为形容词，指人的一种态度，义为“不骄傲，不自以为是”。如下：

（97）那位绷公是苦于不解事，不虚心，以致违式犯贴，也罢了。（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五回）

（四）经词汇化形成的主谓结构形容词

“胆怯”是一个典型的经词汇化形成的主谓结构的形容词。据

董秀芳（2011：189），“胆怯”最初是作为主谓短语出现的，如下：

（98）南军因败衄已来，心沮胆怯。（《旧五代史·桑维翰传》）

（99）杨元胆怯肤栗，不能出声。（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八）

（100）十九年，以四川各营，技疏胆怯，致夷匪日张，特简大臣，督率镇、道，亲往校阅。（《清史稿·兵志》）

“胆怯”真正词汇化的标志是它前面可以被程度副词“很、十分”等修饰。上例中的“胆怯”虽然看起来与现代汉语中作为词的“胆怯”差不多，但都不能被副词修饰，而现代汉语中的“胆怯”是可以被程度副词“很、十分”修饰的。这说明“胆怯”在现代汉语中已经词汇化了。

据董秀芳（2011：190），“眼红”也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四、经词汇化形成的副词

（一）经词汇化形成的并列结构副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并列结构副词在汉语里并不少见。按照两个词素的意思，它们又可以分为同义并列和反义并列。同义并列的例子如“一再、恐怕、完全”等，反义并列的例子如“死活、始终”等。限于篇幅，这一部分我们只以“一再”为例说明同义并列短语发展为副词的现象（参董志翘、张意馨，1992；董秀芳，2011：57-58）。

“一再”最初当为一个并列短语，义为“一次和两次，一次以后再加一次”。在功能上它可以是体词性的，如（101）（102）；也可以做副词性修饰语，如（103）。

（101）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国语·齐语》）

（102）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司马贞索隐："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此言'鼓一再行'，谓一两曲。")

（103）师旷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质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学之时，宿昔习弄，非直一再奏也。（汉·王充《论衡·感虚》）

到唐代，"一再"发展成为一个副词，义为"反复、屡次"。如下：

（104）读书一览辄不忘，至《论语》"贤贤易色"，一再诵之。(《新唐书·章怀太子传》)

（二）经词汇化形成的偏正结构副词

这类现象的典型例子是"已经、曾经"等。这里以"已经"为例加以说明。

据董秀芳（2011：65）、杨永龙（2002），"已经"最初是一个偏正组合，"已"的意思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已经"，"经"义为"经过，经历"，两者合用表示"已然经历过"。如下：

（105）薄冷，足下沉痼，已经岁月，岂宜触此寒耶？（晋·王献之杂帖，《全晋文》卷二十七）

（106）上手诏譬之曰："尚书左仆射，卿已经此任，东宫詹事，用人虽美，职次正可比中书令耳。……"(《宋书·王景文传》)

（107）前已经至难，而谓今不能济其易，又所疑也。(《晋书·蔡谟传》)

后来，由于双音化的作用，"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变为一个时间副词，表示事情完成或时间过去。[1] 如下：

（108）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并除程，若已经还家者，计还后给。（晋·范宁《启断众公受假故事》，《全晋文》卷一百二十五）

（109）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南齐书·礼志》）

（三）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副词

经词汇化形成的动宾结构副词，最常见的便是"依旧、仍旧、肆意"。以"依旧"为例，根据董秀芳（2011：74），"依旧"最初是一个动宾短语，其中"依"是动词，"旧"是名词化的形容词，充当宾语。如下：

（110）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宋书·武帝本纪》）

（111）惟此二字依旧。（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

（112）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〇七"枫生人"条，出《朝野佥载》）

后来，"依旧"变成了一个副词。如下：

（113）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

① 杨永龙（2002）认为"已经"在宋代成词。其例证为《朱子语类》中的语料，如："要之，时史官收诗当时，已各有编次，但到孔子时已经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

五、经词汇化形成的介 / 连词

本部分的论述参考董秀芳（2011），何洪峰、崔云忠（2014）等。其中，何洪峰、崔云忠（2014）将介词又进一步分为原生介词和次生介词，本部分将遵从这一分类。

（一）原生介词

何洪峰、崔云忠（2014）把原生介词界定为由实词性成分虚化而成的介词。这里仅以“通过、经过”加以说明。

1. 通过

“通过”最初是一个双音动词，如：

（114）伏愿兽王通过路，放我归庵事大仙。(《敦煌变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后来，“通过”虚化，发展出介词用法，如下：

（115）以往老三的信总是通过秘密渠道送来，从来不经过邮局。(老舍《四世同堂》)

2. 经过

“经过”的情况与“通过”非常相似，它最初也是动词。如下：

（116）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车经过林畔。(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

（117）日月照其所经过之道。(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汉·高诱注)

（118）譬如人持重财，经过恶道，财物畜甚安隐得至善道。(晋·竺法护译《梵网六十二见经》)

（119）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后汉书·桥玄传》）

（120）师云："柴户草门，谢你经过。"（《祖堂集》卷十二）

（121）下方经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有罔明菩萨出此女人定。（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

后来"经过"虚化，发展出介词的用法，主要用来引出动作的方式或途径。如下：

（122）经过这一次修理，戒坛的规模大致确定了。（俞平伯《戒坛琐记》）

（二）次生介词

次生介词多是在原有介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种介词主要是双音化的结果。许多本来是单音节的介词，在双音化的作用下，发展出双音节的介词，即次生介词。据何洪峰、崔云忠（2014），这类词常见的有"自从、对于、基于、根据、按照、比及、比至、比依、比照、逮至、经由、凭依、凭仗、为因、依据、依照、依仗、因为、由于、自打、照依、遵照"等。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自从"一个。

根据何洪峰、崔云忠（2014），"自"与"从"连用成为"自从"，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示抽象起点。如：

（123）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史记·五帝本纪》）

（124）乾自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麋竺，与简雍同等。（《三国志》卷三十八）

第二阶段，主要介引动词性结构，表示事件性时间起点。如：

（125）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三国志》卷十）

（126）自从能识别，慈母实心平。（《敦煌变文·燕子赋》）

第三阶段，至唐宋后，一般直接介引一个事件，或是组成“自从……后 / 以来”等时间结构，分别如（127）（128）所示。这两种用法一直持续到现在。

（127）a. 自从夫游学已后，经历六年。（《敦煌变文·秋胡变文》）

b. 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第四）

（128）a. 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清·曹雪芹，高鹗续写《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

b. 自从落难以来，从也不曾见匹骏马。（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

第三节　汉语词汇化中的并列结构与偏正结构

根据以往的研究（如程湘清，1992b；冯胜利，2009a），现代汉语复合词最主要的两类是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两者占复合词总数的 90% 以上，前者主要来自词法和并列短语的词汇化，后者则主要来自句法词以及偏正短语的词汇化。

有意思的是，根据程湘清（1992b）的研究，在早期的短语韵律词中，“偏正式双音形式”多于“并列式双音形式”（偏正式占

比 37 %，并列式占比 27%），而到了两汉，“并列式”超过了“偏正式”（偏正式占比 25%，并列式占比 67%）。这背后的原因一直令人困惑。我们的观点是，“并列韵律词”比“偏正韵律词”更容易被“人为创造”（在本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偏正韵律词首先要利用句法结构来运作成词），因此并列式的剧增是人为地适应、运用规律的结果。我们知道，音步是由语言规律决定的，因此，早期音步将使用者随意组合的自然短语转化为韵律词。而规律具有强制性，因此，到了后期，使用者自觉主动地去适应和满足规律。

这里让我们疑惑的是，如何区分“自然短语”和为适应韵律要求而创造的“意造短语”呢？我们知道，复合词中有两种结构都很能产，一种是并列结构，另一种是偏正结构，这两种结构所包含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例如，并列结构可由名词和名词复合而成，也可以由其他词复合而成，而偏正结构可以是名词修饰名词，或者是形容词修饰名词，等等。根据程湘清（1992b）的研究，古汉语存在 6 种类型的并列结构和 11 种类型的偏正结构，如表 6-1、表 6-2 所示（其中 N= 名词，A= 形容词，V= 动词，P= 代词，Num= 数词）：

表 6–1　古汉语并列结构复合词的类型

类型	示例
1. NN → N	甲兵
2. VV → V	攻击
3. AA → A	恐惧
4. AA → N	贤良
5. VV → N	学问
6. Num+Num → A	三五

表 6-2 古汉语偏正结构复合词的类型

类型	示例
1. NN → N	天子
2. AN → N	小人
3. VN → N	乞人
4. VV → N	复兴
5. AV → N	先生
6. NV → V	草创
7. AV → V	燕居
8. AN → A	小心
9. PN → P	吾子
10. Num +N → N	百姓
11. Num +V → N	三归

给定不同类型的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上述“自然形成的双音短语必然早于有意为之的双音短语”的观点便可以从以下角度得到证实：如果偏正结构的类型多，则偏正结构的复合词也相应地多；如果并列结构的类型偏少，那么并列结构的复合词也偏少。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结构类型多则其产生的结果数量也多，反之亦然。这种预设在表 6-3 中也得到了证实：

表 6-3 《论语》中并列复合词和偏正复合词的比例

复合词总数（个）	并列复合词数量（个）	并列复合词所占百分比（%）	偏正复合词数量（个）	偏正复合词所占百分比（%）
180	48	26.7	67	37.2

由表 6-1 和表 6-2 可知，偏正结构的类型比并列结构更多；由表 6-3 可知，偏正复合词的实例也比并列复合词更多。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证实了我们的分析：偏正结构的类型多，所以偏正结构的

双音节形式（短语或复合词）亦多。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双音节音步首先造出大量的自然短语，而复合词则来源于这些自然短语的词汇化。

那么什么是“应韵律要求而产生的短语”呢？若这一概念不明确，那么“早期双音节复合形式（短语或复合词）来源于自然形成的双音节短语而不是应韵律要求而产生的双音短语”的论断就无从判断。我们认为，并列结构可以作为专为满足韵律目的而启用的结构方式，因为并列结构具有其他结构（如偏正结构）所没有的特殊句法、语义特性，即对 [A+B] 来说，有没有 B，其语义可以保持不变。比较：

（129）a. 偏正结构：

天子≠子

乞人≠人

b. 并列结构：

恐惧＝恐＝惧

攻击＝攻＝击

战斗＝战＝斗

杀戮＝杀＝戮

偏正结构在不影响语义的前提下创造双音组合远不如并列结构来得灵活。换言之，用偏正结构很难自由创造双音形式而不改变原来的意义；而并列结构则不然，它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同义词的方式轻松地达到“造双”的目的。同时，这种添加可以发生在句子的任何位置而不改变原句的基本结构及意义。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并列结构在满足双音韵律、实现双音短语方面，**

优于偏正结构。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测：早期自然形成的双音节偏正短语必然多于并列式的双音节形式，因为萌芽时期利用已然形成的自然短语比专门创造新短语来得更自然。同时萌芽阶段的“潜意识趋双”和后来越来越明显的“有意识求双”大不一样。

如果并列结构可以用来满足双音的要求，如果双音节形式的“有意创造”只有当双音节音步变强时才出现，那么，在后来的发展中，并列结构形成的“意造韵律词”必然多于由偏正结构形成的双音组合，因为韵律要求越高，自然短语就越不足以满足韵律的要求，而能为韵律“造双”的并列结构就越占统治地位。表6-4中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参程湘清，1992a：337；1992b：112）。

表 6-4 《论语》《孟子》《论衡》中并列复音词及偏正复音词的比例

年代	文献	复音词总数（个）	并列复音词数量（个）	并列复音词比例（%）	偏正复音词数量（个）	偏正复音词比例（%）
约公元前五世纪	论语	180	48	26.7	67	37.2
约公元前四世纪	孟子	333	115	34.5	100	30
约二世纪	论衡	2088	1404	67.2	517	24.8

从表6-4可以看出：在韵律的强大压力下，偏正结构从自然短语里词化出复合词的优势逐步让位给了并列结构有意创造韵律词的优势。毫无疑问，上面的理论不仅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复合词源于自由短语，而另一些复合词（应韵律而生者）却没有经历短语的阶段；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偏正复合词比晚期的多，也比同一时期的并列复合词多，而后来为什么并列结构又占据了统治地位。

本章小结

复合词在汉语史上大量出现是当时双音节音步促发的结果，双音节音步的发展是双韵素音步消失的结果，双韵素音步的瓦解是复辅音及韵尾辅音丢失导致音节简化的结果。古汉语是单音节语言的特点，再加上双音节音步的作用，造就了古汉语的韵律词构词法：由短语韵律词而成固化韵律词，由固化韵律词而成韵律复合词。一言以蔽之，句法决定复合词的内部关系，韵律决定复合词的节律模式，造成后来"复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的构词局面。

在韵律构词法的基础上，我们反对将秦汉复合词的发生和发展归因于功能的假说，因为它不能解释"反功能型"复合词，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早期偏正复合词多而后来并列复合词多的事实，更不能解释构词法发展的内在机制。

思考与练习

1. 有人把词汇化理解为"化短语为词"，你同意吗？你认为词汇化这一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2. 你认为汉语的词汇化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
3. 偏正复合词和并列复合词在来源、表现、发展趋势等各个方面有何差异？为什么并列复合最终会超越偏正复合，成为复合词构造方式中的统领者？
4. 本章的"复合"与第四章的双音化手段"复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7

第七章

双音化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的双音化给汉语词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以下主要谈三点：词类问题、单双音节差异、四字格现象。

第一节 词干化与词类问题

在本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上古汉语的音节简化给汉语带来了一个重大影响——音步转型，汉语也由此开始了双音化进程。事实上，上古汉语音节简化的影响不止于此，它还给汉语带来一些重大影响：汉语的词干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词类界限模糊。先看第一点——汉语的词干化。

通过第三章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上古汉语音节结构复杂，是一种有着丰富形态的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音节结构简化，上古汉语的形态逐渐消融，从而慢慢裸露出了词干，也就是说：

（1）音节简化 → 形态消失 → 词干化

词干化给汉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词类界限模糊。这和原始汉藏语的一大特征有很大的关系：Wolfenden（1929）研究发现，原始汉藏语词根的词性是不明确的，加上词缀后才能区分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上古汉语亦应如此，及至音节彻底简化后，所有表词性的词缀自然脱落，也就只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词性不明确的词干。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正视汉语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双音化。有人可能注意到，汉语的双音化带来了大量的词缀，其中许多词缀本身还具有标记词性的作用。如“空子、凿子、矮子、胖子”，由于词缀“子”的存在，它们只具备一种词性——名词，因此，“子”可以看作是汉语名词的词性标记。然而，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汉语中加缀词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双音词是通过复合形成的。然而，复合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汉语词干化的面貌，因为“复合词 = 词干 + 词干”，复合词也只能还是词干，即：

（2）音节简化 → 形态消失 → 词干化

（3）音节简化 → 双音化 → 合成词化 → 词干化

也就是说，双音化只是满足了汉语音步成双的要求，而未从根本上改变汉语词的词干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汉语的词仍然存在大量的跨类现象（罗自群，2011），呈现出多种名词、动词（形容词）交融的模式（吴长安，2012）。

事实上，双音化不仅没有改变“词干化”，而且可能就是词干化的保障和要求（相互作用的力量）。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古以来韵律模板的要求。虽然说中古到近现代汉语的韵律模板一直都是[σ σ]，但韵律模板内部也会有简化的倾向（Macken & Salmons，1997），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一模板最终会走向[(C)V(C)V]——既满足了双音节的要求，同时还能体现经济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汉语北京话的所有音节都是开音节（Wang，1993）。因此，我们说，双音化不仅没有改变词干化，反而还进

一步加强了词干化，即单音节词干在双音节化的组合里得到允准、保护、限制和加强。

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形态消融带来“光杆音节 = 词干”的结果，这个“单音节词干化”的结果促成双音化（因为单音节不成音步），并且在双音节韵律模板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词干化给汉语带来了词类难辨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众多的语言学者，从而给汉语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单双音节的差异

汉语的双音化给汉语带来的影响不仅有词形的变化（双音化）、词类的变化（模糊化），还使单双音节出现了功能、语义、语体、搭配上的差异。

一、功能差异

在双音节不断发展的同时，部分单音节还在继续使用之中，单双音节的共存难免会带来不同的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功能差异。根据冯胜利（2010）、王永娜（2010、2012）的研究，单音节动词双音化后充当名词的可能性比较大。例如：

（4）* 他的**来** / 他的**到来**（让会议大煞风景。）

（5）* 他的**吃** / 他的**贪吃**（使他差点丧了命。）

（6）* 这本书的**出** / 这本书的**出版**（让大家欢欣鼓舞。）

（7）* 受到朋友的**骗** / 受到朋友的**欺骗**

（8）* 受到了大人的**骂** / 受到了大人的**责骂**

也就是说，由于词干化的原因（没有了动名化的手段），表动作义的词干在句法上要求填入动词位置，而拒绝填入名词位置。然而，一旦双音化完成后它便完全抛弃了其动词固着性。这一点或许正是冯胜利（2010）、王永娜（2010、2012）所谈的泛时空化现象，即"与口语表达之间的距离拉开"（冯胜利，2010）。这也正是双音化带来的语体差异问题。

武占坤、王勤（1983：106）也谈到单双音节的语体差异问题，如下：

> 在汉语词由单音节趋双音节的发展规律支配下，也形成了一些音节不同或风格有别的等义词。如"牙"和"牙齿"、"粮"和"粮食"、"店"和"旅店"（如"住店"和"住旅店"）、"买"和"购买"、"楼"和"楼房"、"道"①和"道路"、"美"和"美丽"、"偷"和"偷盗"、"学"和"学习"、"挑"和"挑选"、"夸"和"夸奖"等等。这些等义词的单音节词的一方，往往风格俗些，是口语性的，适用范围宽些，多义性强些，而双音词的一方，往往风格雅些，是书面性的，适用范围窄些，多义性弱些。

这方面冯胜利（2010），王永娜（2010、2012），王永娜、冯胜利（2015）有深入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

① 疑此处为"路"或者是方言，毕竟在普通话口语里用"道"的情况较为少见，作者按。

二、语义差异

双音化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推动某些词义的演进[①]，减少歧义，使得词义的表达更细致更准确，如“愤”在先秦有“憋闷”义，后来发展出“怨怒”义，只说“愤”难以区分词义，而“愤懑、激愤、愤怒”的意义则更明确。

这一点对跨类词也同样适用，如“将”在古汉语里有两个意思：1）带兵（动词），2）带兵的人（名词）。如（9）所示：

（9）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史记·淮阴侯列传》）

然而，一旦双音化后，其名词意义骤然凸显，如《三国志》中“将帅、武将、名将、良将、将士”等的词性已经确定。

三、搭配差异

汉语单双音节的差异在动词与宾语的搭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是否带宾语要求的差异，2）对宾语抽象度要求的差异，3）对宾语语义要求的差异，4）对宾语音节数要求的差异。

（一）对是否带宾语要求的差异

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的对立有时也显示在内动和外动的区别上。同义的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前者有时倾向于带宾语（外动），后者则倾向于不带宾语（内动）。例如（参李临定，1990）：

---

① 注意：这里谈的是从古代单音节转变至后来的双音节（历时变化），与前面的泛时空化（共时变换）不在一个维度。

（10）考 考试

a. 考学生 / 考听写 / 考大学

b. *考试学生 /*考试听写 /*考试大学

（11）玩 玩耍

a. 玩水 / 玩捉迷藏

b. *玩耍水 /*玩耍捉迷藏

（12）猜 猜测

a. 猜谜语 / 你猜他现在在干什么？

b. *猜测谜语 /*你猜测他现在在干什么？

（13）钓 垂钓

a. 钓鱼

b. *垂钓鱼

（14）歇 歇息

a. 歇病假

b. *歇息病假

（二）对宾语抽象度要求的差异

单音节动词的宾语往往要求是表具体义的名词，而排斥表抽象义的名词；与之相反，双音节动词的宾语往往要求是表抽象义的名词，而排斥表具体义的名词。例如（参李临定，1990）：

（15）埋 埋葬

a. 埋了亲人 / 埋了死猫 /*埋了旧社会

b. 埋葬了亲人 /*埋葬了死猫 / 埋葬了旧社会

（16）找　寻找

a. 找钢笔 /* 找丢失了的爱情

b. 寻找钢笔 / 寻找丢失了的爱情

（17）洗 / 刷　洗刷[①]

a. 洗衣服 / 刷衣服 /* 洗罪恶 /* 刷罪恶

b. ? 洗刷衣服 / 洗刷罪恶

（18）骗　欺骗

a. 骗我 / 骗钱 /* 骗舆论

b. 欺骗我 / 欺骗钱 /* 欺骗舆论

（三）对宾语语义要求的差异

双音节动词跟名词组合在“指大”和“指小”上有时有所选择：双音节动词要求所带的宾语是“指大”的名词而排斥“指小”的名词，单音节动词则没有这种限制。例如（参李临定，1990）：

（19）买　购买：

a. 买了十吨糖 / 买了一块糖

b. 购买了十吨糖 /* 购买了一块糖

（20）抢　抢劫：

a. 抢银行 / 抢了一百万巨款 / 抢了一件衣服

b. 抢劫银行 / 抢劫了一百万巨款 /* 抢劫了一件衣服

（21）印　印刷：

a. 印了十万册课本 / 只印了两份

b. 印刷了十万册课本 /* 只印刷了两份

---

① “洗钱 /* 洗刷货币”亦属此类，此例由施向东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22）带　携带：

a. 带着几十万现钞 / 带了两块钱

b. 携带着几十万现钞 /* 携带了两块钱

（四）对宾语音节数要求的差异

双音节动词和单音节动词在和不同音节的名词组合时也有选择上的倾向性：双音节动词往往要求所带的宾语是双音节名词而排斥单音节名词，单音节动词有时则要求所带的宾语是单音节名词而排斥双音节名词。例如（参李临定，1990）：

（23）种　种植

a. 种花 / 种草 / 种蒜 / 种大蒜 / 种花草

b. * 种植花 /* 种植草 /* 种植蒜 / 种植大蒜 / 种植花草

（24）选　选择

a. 选种 / 选树种

b. * 选择种 / 选择树种

（25）浇　浇灌

a. 浇花 / 浇菜 / 浇菜地

b. * 浇灌花 / 浇灌菜 / 浇灌菜地

（26）搜　搜查

a. 搜身 / 搜钱 / 搜逃犯

b. * 搜查身 /* 搜查钱 / 搜查逃犯

（27）杀　宰杀

a. 杀猪 / 宰猪 / 杀牲畜 / 宰牲畜

b. * 宰杀猪 / 宰杀牲畜

双音化对汉语的影响还表现在它给汉语带来了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曰嵌偶，二曰合偶。先说嵌偶。

所谓嵌偶是指汉语里部分单音词要求与其搭配的词必须是单音词。冯胜利（2006b：2）指出：

> "嵌偶单音词"是指当代书面正式语体中必须通过韵律组合才能独立使用的单音节文言词（亦即 a classical monosyllabic word must be formed as a prosodic word in order to be used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换言之，嵌偶单音词要求和另一个单音词（或者也是嵌偶单音词，或者不是）合成一个"韵律词"才能合法出现。这里所说的韵律词是一个韵律单位，不是句法单位。譬如"don't"，在英文里是一个韵律单位，然而在句法上它却是两个词（do not）。由嵌偶单音词组成的双音节单位都是句法上的两个词或两个单位。

所谓合偶是指"某些个组合里一个双音节成分要求另一个成分也是双音节"[①] 的现象。吕叔湘（1963）对此有以下洞见：

> （1）"进行、加以、予以"以及某些双音副词的后面要求双音动词。例如：
>
> 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分析，试验）
>
> 加以整顿（考虑，审查，表扬，批评）
>
> 互相支持（倚赖，监督，利用，埋怨）
>
> 共同使用（居住，管理，爱护，研究）
>
> 各自处理（解决，掌握，负担，照管）

---

① 专题研究见王永娜（2015）《汉语的合偶词》。

一律欢迎（邀请，接受，拒绝，斩杀）

分别对待（处理，存放，讨论，答复）

日益巩固（增多，减少，繁荣，衰退）

这些双音动词都不能改用单音节，例如不说“*进行查，*加以整，*互相怨，*共同用，*各自管，*一律请，*分别放，*日益多”等等。

（2）很多双音动词要求后面的名词宾语至少有两个音节（单音节宾语限于代词），例如：

调查事实　　了解情况　　发生作用

操纵机器　　管理图书　　开垦荒地

这里的宾语都不能改用单音名词，例如不说“*管理书，*开垦地”等等。

（3）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组合（整个组合是名词性的）同样要求宾语至少是双音节，如：

钢铁生产　　余粮收购　　货物运输

地质勘探　　音乐欣赏　　干部培养

这种组合更不能改成三音节，像“*钢生产，*粮收购，*货运输”等等。

（4）某些双音形容词只出现在双音名词之前。例如：

伟大人物　　辉煌成绩　　宝贵意见

先进经验　　强大队伍　　严重后果

这些形容词，有的也可以用在单音名词前面，可是必得在中间加个“的”字，例如“伟大的人，“宝贵的书”等等。有时加了“的”字也还是要求双音名词，例如不说“*辉煌的城，*强大的国”等等。

……

（5）两个同类并且意义相近的双音词常常联合起来造成一个短语。例如：

文化教育　　财政经济　　图书仪器

风俗习惯　　强迫命令　　小心谨慎

聪明伶俐　　轻松愉快　　阴险毒辣

这种短语中间一般不用（有的绝对不用）“和、而且”等连词，这表示它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熟语性，可是其程度不及“四字格”，两个成分还可以分别跟别的双音词搭配。

第三节　四字格

双音化还给汉语带来了四字格现象。众所周知，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四音节结构，这实际上是音步运作的产物。我们知道，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给中古、近现代汉语带来了双音节音步。这一转型给汉语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词汇的双音化，从而造成了今天双音节词占优势的局面；甚至有许多词语，即使不是双音节，在实际朗读中，也常常以两字为单位构成节奏（黄伯荣、廖序东，1981；刘振前、邢梅萍，2003），如：

（28）畸形鞋 | 店[①] → 畸形 # 鞋店

---

① 本节中“|”表示句法结构上的分割，“#”表示切分音步。如只标示“|”，则意味着二者重合。有些内部关系不宜如此标示的，则只标“#”。另外，“*”表示该短语或词中的停顿不能被接受。

（29）无|肺病|牛 → 无肺#病牛[1]

（30）南|锣鼓巷 → 南锣#鼓巷

事实上，韵律作用之强大，已远远超过了结构的限制，乃至有时为了满足韵律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在结构和语序上予以调整，从而最终达到文从字顺的效果，如：

（31）北|四川路 → 四川#北路

（32）支|编辑部 → 编辑#支部

（33）制电影片厂 → 电影#制片厂

（34）售火车票处 → 火车#售票处

四音节的优势还有一个重要表现，那就是五音节常常会压缩成四音节，如：

（35）外交部部长 → 外交部长

（36）总务处处长 → 总务处长

（37）物理学学报 → 物理学报

汉语韵律要求导致词汇双音化，是以汉语中的基本词（韵律词）多以双音节实现。然而，双音节构成的主要还是词，而要构成比词大一级的单位，如构式、习语等，其长度可能就要大于两个音节。这时候可供选择的格式有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等等。事实却是绝大多数成语都采用了四音节形式。

---

① 这一短语来自于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赵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的实验农场看到一块牌子写着“无肺病牛”，其本意是“没有得肺病的牛”，但看到的人很多会读成“无肺#病牛”。（文中的例句多来自于前贤的研究，不再一一注明）

为什么成语偏偏青睐四音节格？这里有两个限制条件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是经济原则，一个是韵律制约。三音节，显然经济，却难成音步。虽然说语言中存在大量三音节的超音步（冯胜利，1996、2009a），但我们知道，超音步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超音步的实现条件是：在一个语串中，当标准音步的运作完成以后，如果还有剩余的单音节成分，那么这个 / 些单音节成分就会贴附在相邻的音步上，构成三音步"（冯胜利，1996）。因此，四音节就成了最佳选择，它既短小精悍，契合经济原则的要求，自身又能容纳两个音步，满足了韵律的制约条件。由是可见，四音节是汉语韵律运作的结果，是汉语双音节音步运作与语义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音节的优势特别表现在现代汉语里存在着大量"四字格"[①]这一事实上。吕叔湘（1963）指出：

> （1）四字格里最常见的格式是由两个双音节组成，语法上是有平行而又有交叉：前段和后段的结构相同，第一第三字同类，第二第四字同类（$A_1B_1A_2B_2$）。例如：
>
> 丰衣足食　　枪林弹雨　　安家落户
>
> 修桥补路　　心平气和　　风调雨顺
>
> ……
>
> （2）有些并列结构的四字格，用四个字说三样东西或三件事情。例如"绸缎布匹"。这三样东西，分开来说的时候是"绸子、缎子、布"，在四字格里"绸"和"缎"都不带

①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四音格。事实上，不仅汉语如此，我们的兄弟语言中也呈现出类似的现象。根据孙艳（2005），汉藏语言中，四音格极为多见。

“子”，反而把“布”字扩充成“布匹”。别的例子：

日月星辰　　牛羊马匹　　桌椅板凳

门窗墙壁　　瓜菜豆角　　耳鼻咽喉[1]

老弱残废　　坐卧行走　　吃喝玩乐

（3）有些四字格的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是同一个字（A_1BA_2B），例如：

大事小事　　新书旧书　　男客女客

中药西药　　英侨法侨　　收信发信

进门出门　　横看竖看　　左想右想

……

（4）有些四字格的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是同一个字（AB_1AB_2）。例如：

真刀真枪　　屋前屋后　　动手动脚

戒骄戒躁　　有声有色　　非亲非故

这种四字格也不允许省去相重的字，改成三音节，例如不说“* 真刀枪，* 屋前后”等等。

（5）有些四字恪形式上跟上一类一样，可是实际上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是一个已经固定的双音词被拆成两处（ABAB）。例如：

旧衣旧裳　　闲是闲非　　怪模怪样

一模一样　　无拘无束　　不尴不尬

这种四字格有的省去相重的字也还可以说，例如“旧衣裳，闲是非”（早期白话有“不尴尬”），可见原来的四个字只包

① “耳鼻咽喉”应不属于此类，因为咽、喉在医学上指的是不同的身体部位，作者按。

含两个成分。

（6）有些不重字的四字格实际上也只包含两个成分。例如把一个双音词拆开，分别在前面（有时候在后面或中间）加两个数目字表示数量多或程度深：

三朋四友　　千辛万苦　　千头万绪
一干二净　　一清二楚　　七零八落
七颠八倒　　颠三倒四

附加数目字以外的字眼的例子：

天公地道　　鸡零狗碎

（7）有些四字熟语（算不算四字格？）是把一个双音词拆开，或是重复一个单字（或是重复双音词中的一个字），再加上"衬字"性质的虚字凑成四个音节。例如：

荒乎其唐　　冤哉枉也　　微乎其微
难而又难　　久而久之　　自然而然

可见，成语的四字格现象，固然一部分是经济原则和韵律制约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韵律规整的结果。成语之所以需要规整，主要是来自成语内部的要求：成语的相对独立性允准也要求音步在其内部实现。

我们知道，成语在语义上具有整体性、自足性，句法上则具有相对独立性。成语是相对独立的一类语法成分，它介于词与语之间，有词的特征、语的意义。它语义上自给自足，因此在句法上只需要主语（更准确地说，是话题，见 Li & Thompson, 1976），无需宾语或补语。句法上的自足性决定了它在音系上的自足性。既然无法依赖宾语、补语等来完成音步的运作，它的音

步运作就难以越出边界，而必须在自身内部完成。因此，音步对成语的规整作用要比对普通词汇的作用强大得多，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成语的形式大多数为四字格（四个音节）双音步上。如（38）所示，无论成语内部关系是主谓、动宾、偏正（状中、定中）、补充、因果、并列、让步、递进、转折、选择、假设、目的、承接、兼语、连谓等中的哪一种，在韵律上它们多数都实现为两个音步，如下：

（38）a. 主谓关系：叶公|好龙　螳螂|捕蝉　郑人|买履
黔驴|技穷　东施|效颦
b. 动宾关系：饱经|风霜　痛改|前非　大显|身手
徒有|虚名　平分|秋色
c. 偏正关系：一盘|散沙　一衣#带|水　娓娓|动听
囫囵|吞枣　鸿鹄#之|志
d. 补充关系：一败|涂地　入木|三分　逍遥|法外
战|无#不胜　了|如#指掌
e. 因果关系：打草|惊蛇　望梅|止渴　亡羊|补牢
得道|多助　曲高|和寡
f. 并列关系：悬梁|刺股　偷鸡|摸狗　知己|知彼
成败#得失　青红#皂白　水深|火热
语重|心长
g. 让步关系：风雨|不改　死|不#瞑目　插翅|难逃
罄竹|难书　百读|不厌　百口|莫辩
h. 递进关系：得寸|进尺　得陇|望蜀
i. 转折关系：虽死|犹生　明知|故犯　阳奉|阴违

j. 选择关系：宁死|不屈　何去|何从

k. 假设关系：有求|必应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l. 目的关系：守株|待兔　削足|适履　围魏|救赵

刻舟|求剑　掩耳|盗铃　拔苗|助长

m. 承接关系：画龙|点睛　落井|下石　一见|钟情

n. 兼语式：请君#入瓮　有目#共睹　惹火#烧身

无人#问津　指鹿#为马　引狼#入室

o. 连谓式：自欺#欺人　手到#擒来

p. 其他（宾语前置等）：完璧|归赵　分秒|必争

张冠|李戴　孤芳|自赏

当然，也有许多成语在形成之初是无法满足四字格双音步条件的，必须通过规整，才能最终满足这一要求。[①]韵律规整手段有很多，大致说来，基本上可以归为删减、添补、音步切分三种。

第一，删减。我们知道，许多成语来自历史典故，在这些典故固定下来的过程中，多数都经过了一个删减规整的过程，具体说来，又分三种，一是掐头去尾，二是挖心，三是压制整合。

（一）掐头去尾，即删去主语、宾语或只保留其中部分词素。许多成语都是经过掐头去尾完成的，如：

（39）a. 洞房花烛明（庾信《和咏舞》）→洞房花烛

b. 司空见惯浑闲事（《刘禹锡《赠李司空妓》）→司空见惯

d.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荀子》）→青出于蓝

e.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其一）→心有灵犀

f. 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柳暗花明

① 事实上，吕叔湘（1963）便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对这一现象有所讨论。

g. 春风得意马蹄疾（孟郊《登科后》）→ 春风得意

h. 曾经沧海难为水（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

i. 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 马革裹尸

j. 雁南燕北分飞久（《说岳全传》）→ 雁南燕北

（二）挖心。成语原本超过四个字，为凑成四字格，去掉其内部一两个字，如：

（40）a. 东风射马耳（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东风马耳

b. 狡兔有三窟（《战国策》）→ 狡兔三窟

c. 中流之砥柱（朱熹《与陈侍郎书》）→ 中流砥柱

d. 盲人骑瞎马（《世说新语·排调》）→ 盲人瞎马

e. 青天飞霹雳（陆游《四日夜鸡未鸣起作》）→ 晴天霹雳

f. 怒发上冲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

g. 九牛亡一毛（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九牛一毛

h. 九死无一生（刘良注《文选·屈原〈离骚〉》）→ 九死一生

i. 安步以当车（《战国策·齐策四》）→ 安步当车

j. 得鱼而忘筌《庄子·外物》→ 得鱼忘筌

（三）压制整合。压制整合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删减行为，常跨越小句操作，以构成四字格式。此类成语很多，如“山阴乘兴、东施效颦、东床坦腹”，下面再列出一些从典籍中整合而来的成语：

（41）a.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曹植《君子行》）→ 瓜田李下

b.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白《长干行》）→青梅竹马

c.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李正封《赏牡丹》）→国色天香

d.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礼记·中庸》)→怨天尤人

e. 推赤心置人腹中(《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推心置腹

f. 爱人者，兼及屋上之乌(《尚书大传》卷三)→爱屋及乌

g. 高鸟尽而良弓藏(《文子·上德》)→鸟尽弓藏

h. 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白孔六贴·馆驿》)→长亭短亭

i. 建久治之势，成长安之业（贾谊《治安策》）→久治长安/长治久安

j.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公孙丑上》)→事半功倍

第二，添补。历史上，许多四字格是通过添补的手段最终成形的。具体说来，又分两类，一是添加语气词（上面所谈的双音节变四字格现象也应属于这一类），再就是添加实义词。

添加语气词如：

（42）叹观#止矣　空空#如也　非所#计也　何其#毒也
良有#以也　溜之#乎也　莫余#毒也　无噍#类矣
悔之#晚矣　万事#休矣　忘乎#其形　无乎#不可
俨乎#其然　出乎#预料　异乎#寻常

添加实义词如：

（43）a. 四天王 → 四大天王　　b. 四金刚 → 四大金刚

c. 孪兄弟 → 孪生兄弟　　d. 东道主 → 东道主人[①]

e. 腹便便[②] → 大腹便便　　f. 笑里刀[③] → 笑里藏刀

g. 杀风景[④] → 大杀风景 / 大煞风景

第三，按音步切分。对于已经满足四字格，但不满足 [2+2] 模式的成语，则按照音步要求强行做出切分，如：

（44）一衣 # 带 | 水　曾 | 几 # 何时　人 | 定 # 胜天[⑤]

情 | 随 # 境变　狐 | 假 # 虎威　井底 # 之 | 蛙

嗟来 # 之 | 食　鸿鹄 # 之 | 志　胸 | 有 # 成竹

鲜 | 为 # 人知　脚 | 踏 # 实地　木 | 已 # 成舟

战 | 无 # 不胜　无 | 可 # 适从　呆 | 若 # 木鸡

如 | 出 # 一辙　了 | 如 # 指掌　危 | 在 # 旦夕

不速 # 之 | 客　咎 | 由 # 自取　信 | 而 # 有征

有 | 则 # 改之　无 | 则 # 加勉

---

①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东道主人”用得并不多，远远低于“东道主”。但我们不能否认“东道主人”的出现是通过添补完成的。

②《后汉书·边韶传》：“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便欲眠。”

③ 白居易《劝酒十四首》：“且灭嗔中火，休磨笑里刀。”

④ 李商隐《杂纂》把“花间喝道”“月下把火”等列为“杀风景”的事情。

⑤ “人定胜天”在这里用的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即“定”为“一定”义。事实上，“定”的本意应该是“安定”（金秋子，1991；邢福义，2008）。如果这样理解，“人定胜天”句法结构和韵律结构的分解应该都在第二个音节。对此，郭伏良、刘鸿雁（2013）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四字格成语都可以按照双音步切分，有个别成语，音步对它的作用并不明显，如：

（45）*如|鸟#兽散 *持|平#常心 *作|如#是观
*旁观#者|清 *作|壁#上观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韵律、句法、语义互动的效应（刘振前、庄会彬，2015）。

鉴于朱赛萍（2015）的《汉语的“四字格”》（本套丛书之一）在这方面有更为深入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从以上的略述不难看出，汉语的双音化不仅给汉语带来了大量的双音词，还带来了大量的四音格，使汉语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章小结

汉语的双音化影响深远，它不仅给汉语带来了双音节音步，形成了汉语史上的双音化主导潮流，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如词类难辨现象，单双音节功能、语义、搭配差异现象，四字格现象，等等。由此也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研究课题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思考与练习

1. 双音化对汉语的词干化有什么影响？
2. 单双音节在现代汉语里的差异还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3. 请问双音化与泛时空化的差异何在？
4. 请问汉语的双音化是如何导致四字格现象大量出现的？有人说四字格是一个复合韵律词，你觉得呢？

8

第八章

结 语

汉语的双音化，是一个极大的话题，因为这其中不仅涉及音的问题，还涉及词汇、语法、语用、语体等方方面面。

观察汉语双音化的整个历程，我们看到，上古汉语的复杂音节确保了双韵素音步的存在，从而使得上古汉语词汇能以单音节形式呈现。然而，随着汉语音节结构简化为 CV 结构，加上声调的产生抹平了多韵素音节与单韵素音节的差异，音步无法在一个音节之内实现，它只能联合另一个音节构成双音节音步。汉语由此走上了双音化的道路。

汉语早期的双音化除了在语音上造成“一生二”以外，更多的是借助词组、短语在句子中实现，因为当时汉语一音一义，而一音又不足以形成音步，于是就促发了大量的双音节短语以韵律词的身份“出没往返”于使用者之间。短语久用则固化，因此到东周时便有了大量的固化短语。固化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词化，因此秦汉之际才能看到成批的词化韵律词。

除双音节短语外，汉语的双音词——语音韵律词和短语韵律词，同样是在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中实现的。前者须满足韵律模板 [σ σ]，后者必须按照句法结构（如偏正、并列等）要求进行结合。

汉语双音化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词法运作、句法运作、词汇化运作。双音化这一概念，不只包括单音节的双音化，还包括多音节的双音化。因此，词法运作包括两类，单音节的双音化以及多音节的双音化。单音节的双音化在不同的时期主要实

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最早的双音化手段可能是重叠，中间历经加缀、增加类名等，最后逐渐以复合为主。多音节双音化也属于词法运作，其手段主要是压缩、截略、总括。

句法运作则有构造句法词、并入、填位等手段，其中只有并入操作是由韵律促发的，其他两类虽不是由韵律促发，但它们在汉语双音化过程中的作用亦不容小觑。一方面，句法词为词汇化提供了材料，是今天偏正复合词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经过义素析出的填位操作，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的基本格局进一步瓦解，双音节音步的构词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

词汇化是双音化的结果，而非双音化的原因，但它为双音化现象做了一个较好的注解，一来是因为经过词汇化，双音化阵容添员加将，出现了许多通过前两种双音化手段无法生成的词，如“否则、然而、及其、学而、而立”等；再就是通过词汇化（及其类推作用），复合构词法得以建立和发展，成为今天最为重要的造词法（之一）。音步转型之后，汉语词汇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批的韵律词既已成熟，不仅造成大量双音节新兴词汇的暴涨，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单双对应词”，如“杀/杀戮、陨/陨零、零/零落、害/迫害、祸/祸害”等等。音步结构终于触动和改变了汉语词汇的整个面貌，铸成了汉语从屈折到派生的词汇构造法系统。

总而言之，汉语今天的面貌，与汉语史上的词汇化息息相关。今天汉语的许多特点，都与汉语史上的双音化不无关系，因此，要深入了解汉语的特点，我们就不能脱离汉语的双音化，否则汉语研究就会成为无基之厦，终将倾覆。

参考文献

[1] 蔡向阳．论缅语复辅音的演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6）：40-46．

[2] 曹翠云．苗语和汉语语音变化的相同点 [J]．民族语文，1991（3）：49-56．

[3] 陈宝勤．试论汉语语位构造双音词 [J]．语文研究，2004（1）：18-22．

[4] 陈光磊．汉语词法论 [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5] 陈康．彝缅语塞音韵尾演变轨迹 [J]．民族语文，1993（1）：22-26．

[6] 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 [A]．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 [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a．262-340．

[7] 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 [A]．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 [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b．45-113．

[8] 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丁邦新．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 [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辑刊，50（1979）：717-739．

[10] 丁邦新．上古汉语的构词问题——评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1．

[11] 丁喜霞．常用词"疾病"的历史来源考辨 [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a（3）：104-107.
[12] 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 [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b.
[13] 董绍克．普通话后缀还有“儿”吗 [R]．第 47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昆明，2014.
[14]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 [M]．台北：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
[15] 董秀芳．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 [J]．语言研究，1998（1）：55-62.
[16] 董秀芳．音步模式与句法结构的关系 [A]．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七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3-368.
[17] 董秀芳．从词汇化的角度看粘合式动补结构的性质 [J]．语言科学，2007（1）：40-47.
[18]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9] 董志翘、张意馨．古今同形异义词语词典 [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20] 端木三．音步和重音 [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
[21] 冯利（冯胜利）．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 [J]．语言研究，1994（1）：79-93.
[22] 冯胜利．论汉语的“韵律词” [J]．中国社会科学，1996（1）：161-176.
[23] 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4] 冯胜利.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 中国语文，1998（1）：40-47.
[25] 冯胜利. 汉语双音化的历史来源 [J]. 现代中国语研究，1（2000a）：123-138.
[26]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b.
[27] 冯胜利. “写毛笔”与韵律促发的动词并入 [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c（1）：25-31.
[28] 冯胜利. 从韵律看汉语“词”“语”分流之大界 [J]. 中国语文，2001a（1）：27-37.
[29] 冯胜利.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 [J]. 当代语言学，2001b（3）：161-174.
[30] 冯胜利. 韵律词与科学理论的构建 [J]. 世界汉语教学，2001c（1）：53-64.
[31] 冯胜利. 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 [A].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a. 178-208.
[32] 冯胜利. 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之间的交互作用 [J]，中国语文，2002b（6）：515-524.
[33] 冯胜利. 汉语声调对音步与音变的影响和作用 [A]. 冯胜利.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a. 86-102.
[34] 冯胜利. 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 [A]. 冯胜利.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b. 312-342.
[35] 冯胜利.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 [J]. 世界汉语教学，2006a（4）：98-106.

[36] 冯胜利.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b.

[37] 冯胜利. 论三音节音步的历史来源与秦汉诗歌的同步发展 [A].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七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8-54.

[38]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a.

[39] 冯胜利. 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b. 11-31.

[40] 冯胜利.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 [J]. 中国语文，2010（5）：400-412.

[41] 冯胜利. 上古单音节音步例证——兼谈从韵律角度研究古音的新途径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五辑）[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8-90.

[42]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a.

[43] 冯胜利. 汉语的核心重音 [J]. 中国语学，260（2013b）：6-24.

[44] 冯胜利. 上古音韵研究的新视角 [A]. 石锋、彭刚主编. 大江东去：王士元教授八十岁贺寿文集 [C].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c. 71-84.

[45] 冯胜利. 汉语韵律语法问答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6.

[46] 高永安. 谈白一平－沙加尔上古音体系的几个问题 [A]. 沈卫荣主

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391-396.

[47] 格勒．略论藏语辅音韵尾的几个问题 [J]．民族语文，1985（1）：33-41.

[48] 顾阳．生成语法及词库中动词的一些特性 [J]．国外语言学,1996(3)：1-16.

[49] 郭伏良、刘鸿雁．“人定胜天”句法结构演变分析 [J]．澳门语言学刊，2013（1）：86-92.

[50] 郭良夫．现代汉语的前缀和后缀 [J]．中国语文，1983（4）：250-256.

[51] 郭绍虞．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J]．燕京学报，1938（24）：1-34.

[52] 何洪峰、崔云忠．汉语次生介词 [J]．语言研究，2014（4）：37-46.

[53] 洪爽．汉语的最小词 [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54] 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 [A]．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1.

[55] 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下）——词汇变化影响语法变化 [A]．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八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9-127.

[56] 胡培安．说“阿姨”[J]．修辞学习，2004（2）：18-22.

[57] 胡山云．邮编、邮码：谁笑到最后？[J]．咬文嚼字，1996（3）：4-5.

[58]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59] 沪君．是邮编？还是邮码？[J]．广西会计，1998（6）：66.

[60] 华侃．安多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的演变情况 [J]．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26-34.

[6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62] 黄梅．汉语的嵌偶单音词 [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63] 黄梅、冯胜利．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刍析——嵌偶单音词最常见于状语探因 [J]．中国语文，2009（1）：32-44.

[64] 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 [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65] 黄月圆．复合词研究 [J]．国外语言学，1995（2）：1-9.

[66]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67]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 [M]．合肥：黄山书社，2002.

[68] 金秋子．释“人定胜天”[J]．江淮论坛，1991（3）：104.

[69]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 [M]．上海：中华书局，1922.

[70] 雷瑭洵．《上古汉语：构拟新论》音义关系指误 [A]．沈卫荣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397-408.

[7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2] 李果．从姓名单双音节选择看上古韵律类型的转变[J]．古汉语研究，2015（2）：58-66.

[73] 李敬忠．试论汉藏语系辅音韵尾的消失趋势 [J]．贵州民族研究，1989（4）：160-170.

[74] 李临定．动词分类研究说略 [J]．中国语文，1990（4）：248-257.

[75] 李苏鸣．“邮编”还是“邮码”——小议“邮政编码”的缩略形式 [J]．语文建设，1991（9）：13.

[76] 李熙宗．论语词的紧缩 [J]．语文现代化，1983（1）：86-96.

[77] 李亚非．核心移位的本质及其条件——兼论句法和词法的交界面 [J]．当代语言学，2000（1）：1-17.
[78] 梁启炎．中古法语一瞥 [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61-66.
[79] 梁月娥．两周金文动宾结构中的单双音现象研究 [R]．汉语韵律语法研讨会．香港，2013.
[80] 林汉达．汉语是不是单音节语？[J]．中国语文，1952（11）：6-11.
[81]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 [M]．上海：群益书社，1920.
[82] 刘光坤．羌语辅音韵尾研究 [J]．民族语文，1984（4）：39-47.
[83] 刘光坤．羌语复辅音研究 [J]．民族语文，1997（4）：25-32.
[84] 刘红妮．汉语非句法结构的词汇化 [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85] 刘育林．晋语词汇双音化的一种方式：加"圪"[J]．中国语文，2001（1）：83-84.
[86] 刘振前、邢梅萍．四字格成语的音韵对称与认知 [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3）：48-57.
[87] 刘振前、庄会彬．韵律语法视域下的汉语四字格成语研究 [J]．对外汉语研究，2015（1）：56-67.
[88] 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 第一卷 词类 [M]．郑祖庆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89] 龙海燕．布依语辅音韵尾变化特征 [J]．民族语文，2011（1）：41-47.
[90] 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91]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92]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 [J]. 中国语文，1963（1）：10-22.

[93]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4] 吕云生. 论汉语并列复合词形成的条件与原因 [J]. 古汉语研究，1990（4）：8-11.

[95] 罗秉芬. 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 d 的演变——从古藏文手卷 P.T. 1047 看古藏语语音演变 [J]. 民族语文，1991（3）：57-58.

[96] 罗福腾. 无理的“邮编”打败了有理的“邮码”——“邮编”取代“邮码”的启示 [J]. 语文建设，1996（11）：18-19.

[97] 罗美珍. 傣语长短元音和辅音韵尾的变化 [J]. 民族语文，1984（6）：20-25.

[98] 罗自群. 现代汉语双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跨类表现 [J]. 汉语学报，2011（2）：6-13.

[99] 马建忠. 马氏文通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0] 马骏骥. 汉语音步对汉语词法的影响 [D]. 上海：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01] 马庆株. 关于缩略语及其构成方式 [J]. 语言研究论丛，5（1988）：78-104.

[102]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 [A]. 马庆株. 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 [C].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8. 154-202.

[103] 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M]. 黄河清译.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104] 梅祖麟.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 [J]. 中国语文，1980（6）：421-443.

[105] 梅祖麟．甲骨文里的几个复辅音声母 [J]．中国语文，2008（3）：195-207.

[106] 倪大白．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及演变 [J]．民族语文，1996(3)：1-12.

[107] 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8]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 [A]．王士元主编．*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as Monograph 8* of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C]. Ed. William S-Y. Wang.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1995.（亦见于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 [C]．李葆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9] 潘悟云．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 [A]．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 [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110]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11] 潘悟云．对三等来源的再认识 [J]．中国语文，2014（6）：531-540.

[112] 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 [M]．龚群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3] 沈孟璎．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 [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93-99.

[114] 沈孟璎．试论新词缀化的汉民族性 [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a（1）：35-41.

[115] 沈孟璎．再谈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 [A].《词汇学新研究》编辑组编．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 [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b．195-205.

[116] 施向东. 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 [J]. 语言研究，1998(s)：83-87.

[117] 施向东. 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 [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5-78.

[118] 施向东. 关于上古汉语阴声音节的韵尾、韵素和声调问题的探讨 [A]. 冯胜利编. 汉语韵律语法新探 [C]. 上海：中西书局，2015. 342-364.

[119] 石定栩. 复合词与短语的句法地位——从谓词性定中结构说起 [A].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5-51.

[120] 石锋、廖荣蓉. 语音丛稿 [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121] 石林、黄勇. 汉藏语系语言鼻音韵尾的发展演变 [J]. 民族语文，1996（6）：22-28.

[122] 石林、黄勇. 论汉藏语系语言塞音韵尾的发展演变 [J]. 民族语文，1997（6）：41-51.

[123] 石绍浪. 汉语方言边音韵尾的两个来源 [J]. 语言科学，2010（6）：635-642.

[124] 史文磊. 论“媳妇”的形成过程 [J]. 语言科学，2008（2）：212-219.

[125] 史有为. 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 [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126] 宋培杰. 浅析“亲属称谓名词”的类词缀化及构成新词的特点 [J]. 语言研究，2002（S1）：116-119.

[127] 孙景涛. 语法化过程中无标记语音成分的实现 [A]. 沈家煊等主编.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三）[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09-230.

[128] 孙艳. 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29] Sybesma & 沈阳. 结果补语小句分析和小句的内部结构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4）：40-46.

[130]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M]. 蒋绍愚、徐昌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31] 谭克让. 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 [J]. 民族语文，1985（4）：15-23.

[132] 汤廷池. 也谈“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吗？”[A]. 汤廷池. 汉语词法句法论集 [C].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553-556.

[133] 汤志祥. 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34] 唐银生. “邮政编码”应简作“邮码”[J]. 写作，1994（4）：17.

[135] 汪大年. 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 [J]. 民族语文，1983（2）：41-50.

[136]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 [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

[137]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8] 王力. 汉语语法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39] 王立. 汉语构词范式再探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49-53.

[140] 王丽娟. 汉语的韵律形态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141] 王宁. 中国文字训诂学对义素分析法的证明与应用 [R]. 第 47 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昆明，2014.

[142] 王若江.《文选》联绵词的语义问题[J].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3）：76-83.

[143] 王松茂．谈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 [M]．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

[144] 王文新编．小学分级字汇研究 [M]．上海：民智书局，1930．

[145] 王永娜．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句式及庄重等级 [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46] 王永娜．书面语体“和”字动词性并列结构的构成机制 [J]．世界汉语教学，2012（2）：188-197．

[147] 王永娜．汉语的合偶双音词 [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148] 王永娜、冯胜利．论“当”“在”的语体差异——兼谈具时空、泛时空与超时空的语体属性 [J]．世界汉语教学，2015（3）：310-324．

[149] 吴长安．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 [J]．中国语文，2012（1）：17-28．

[150] 吴为善．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 [J]．汉语学习，2003（2）：8-14．

[151]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152] 夏丏尊．双字词语的构成方式 [J]．国文月刊，41（1946）：19-21．

[153] 向筱路．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构拟新论》若干例证商榷——兼谈对西方学术评价的反思 [J]．沈卫荣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409-420．

[154] 肖晓晖．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以《墨子》语料为中心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155] 筱文．现代汉语词语的缩简 [J]．中国语文，1959（3）：125-127．

[156] 邢福义．“人定胜天”的古代原本用法与现代通常用法 [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69-73．

[157] 熊仲儒、刘丽萍．动结式的论元实现 [J]．现代外语，2006（2）：120-130．

[158] 徐世璇．缅彝语几种音类的演变 [J]．民族语文，1991（3）：34-41．

[159]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60] 薛凤生．北京音系解析 [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161] 雅洪托夫．1960．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 [A]．唐作藩、胡双宝编选．汉语史论集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42-52．

[162] 杨永龙．“已经”的初见时代及成词过程 [J]．中国语文,2002（1）: 41-49．

[163] 亦葩．“邮编”缘何打败“邮码”[J]．语文建设，1997（3）：44-45．

[164] 易熙吾．汉语中的双音词（上）[J]．中国语文，1954a（10）：28-32．

[165] 易熙吾．汉语中的双音词（下）[J]．中国语文，1954b（11）：9-12．

[166] 余迺永．上古音系研究 [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

[167] 俞敏．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sandhi）现象 [J]．燕京学报，35（1948）：29-50．

[168] 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 [A]．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1-166．

[169] 张传曾．从秦汉竹帛中的通假字看入变为去当在两汉之交 [A]．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 [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365-393．

[170] 张洪明．汉语近体诗声律模式的物质基础 [J]．中国社会科学，

1987（4）：185-196.
[171] 张吉生．汉语韵尾辅音演变的音系理据 [J]．中国语文，2007（4）：291-297.
[172] 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 [J]．民族语文，1982（6）：17-30.
[173] 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174] 赵诚．商代音系探索 [A]．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音韵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4．259-265.
[175] 赵璞嵩．上古汉语歌、鱼二部对立的韵律分析——以“吾”“我”差异为例 [R]．汉语韵律语法研讨会，香港，2013.
[176] 赵璞嵩．从“吾”、“我”的互补分布看上古汉语韵素的对立 [D]．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77] 赵团员．从上古文献看白一平－沙加尔上古音构拟 [J]．沈卫荣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421-432.
[178] 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 [M]．丁邦新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179] 郑伟．从侗台语看汉语的复声母 [J]．民族语文，2009（2）：50-56.
[180] 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 [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4）：67-90.
[181] 郑张尚芳．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 [J]．语言研究，1990（1）：67-74.
[182] 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 [J]．语言研究，1994（增刊）：50-52.

[183]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84] 钟智翔. 缅语复辅音辨——与蔡向阳先生商榷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6）：33-37.
[185] 钟智翔. 论古缅语复辅音的变迁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1）：53-56.
[186] 周法高.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 [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行本 39），1962.
[187] 周荐. 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 [J]. 中国语文，1999（4）：304-309.
[188] 周有光. 分词连写法问题 [J]. 中国语文，1959（7）：308-316.
[189]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0] 朱庆之. 从魏晋佛典看中古"消息"词义的演变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74-80.
[191] 朱庆之.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192] 朱赛萍. 汉语的四字格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193] 朱文旭. 凉山彝语复辅音声母探源 [J]. 民族语文，1989（3）：62-69.
[194] 朱文旭. 彝语部分辅音特殊演化 [J]. 语言研究，2010（4）：18-22.
[195] 庄会彬. 现代汉语的轻动词"打"的来源刍议 [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3）：67-74.
[196] 庄会彬. 汉语的句法词 [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5.
[197] 庄会彬、刘振前. "的"的韵律语法研究 [J]. 汉语学习，2012（3）：34-42.
[198] Baker, M.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99] Baker, M. Comments on the paper by Sadock [A]. *Morp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Phonology and Syntax* [C]. Ed. S. Lapointe, D. Brentari, and P. Farrell.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188-212.

[200] Bao, Zhiming. Fanqie languages and reduplica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21(1990): 317-350.

[201] Barale, Catherin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Final Consonants in Beijing Mandarin* [D]. PhD dissertation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2.

[202] Baxter, William H.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2.

[203] Baxter, William H. &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04] Behr, Wolfgang. The extent of tonal irregularity in pre-Qin inscriptional rhyming [A]. Ed. Ding Bangxin & Yu Aiqin. *Essay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 on His Centennial Birthday* (《汉语史研究：纪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诞论文集》) [C].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5a.

[205] Behr, Wolfgang. Maintaining aural stability: on the implications of phonophoric doubling and replacement in Warring States paleography [R]. Paleography: Theory & Practi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28-30, 2005b.

[206] Chang, Clair Hsun-huei. V-V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argument structure and semantics [A].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C]. Ed. Jerome L. Packar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77-102.

[207] 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208] Chen, Matthew Y.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975): 16-59.

[209] Chen, Matthew Y. Metric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oetry [J]. *Linguistic Inquiry* 10(1979): 371-420.

[210] Cheng, Lisa. L.-S. *Clause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D]. MA dissertation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6.

[211] Cheng, Lisa. L.-S. Resultative compounds and lexical relational structures [A].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II: Morphology and Lexicon* [C]. Ed. Feng-fu Tsao & William S.-H. Wang.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7. 167-197.

[212] Cheng, Lisa. L.-S. & Huang, C. T. J.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A].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C]. Ed. Mathew. Y. Chen & Ovid J. L. Tzeng. Taipei: Pyramid, 1994. 187-221.

[213] Chomsky, Noam. & Morris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8.

[214] Cinque, Guglielmo.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J]. *Linguistic Inquiry* 24(1993): 239-297.

[215] Duanmu, San.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D]. PhD dissertation at MIT, 1990.

[216] Duanmu, San. St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syllabic vocabulary in

Chinese [J]. *Diachronica* 16.1 (1999): 1-35.

[217] Duanmu, San & Bingfu Lu. Word length variations in Chinese. Ms., MIT and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0.

[218] Feng, Shengli.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ctic changes in early archaic Chi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5(1996): 323-371.

[219] Feng, Shengli. Prosodic structure and compound word in Classical Chinese [A].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C]. Ed. Jerry Packar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a. 197-260.

[220] Feng, Shengli. Prosodically determined word-formation in Chinese [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4.4(1997b): 120-137.

[221] Feng, Shengli. Prosodically motivated passive *Bei* constructions in Classical Chinese [J]. *The 1998 Yearbook of the Linguistic Association of Finland*, 1998: 41-48.

[222] Feng, Shengli.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postverbal PP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41.6 (2003): 1085-1122.

[223] Feng, Shengli. Disyllabification [A].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 General Editor Rint Sybesma. Consulted online on 02 May 2017 <http://dx.doi.org/10.1163/2210-7363_ecll_COM_00000136> First published online: 2015.

[224] Givón, T.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A]. *Papers from the Regional Meetings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 1971. 394-415.

[225] Goldsmith, John A.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90.

[226] Hale, Kenneth & Samuel J.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3.

[227] Halle, Morris, & J. R. Vergnaud. Metrical structures in phonology. MS, MIT, 1978.

[228] Hayes, Bruce. *A Metrical Theory of Stress Rules* [D]. PhD dissertation at MIT, 1980.

[229] Hayes, Bruce.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30] Ho, Dah-an.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2016):175-230.

[231] Hogg, Richard & Chris B. McCully. *Metrical Phonology: A Coursebook*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32] Huang, C.-T. James. *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J]. *Language* 64(1988): 274-311.

[233] Huang. Chu-Ren. & Mangione, Louis. A reanalysis of *de*: adjuncts and subordinate clauses [A]. *Proceedings of the 4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C]. Stanford: Stanfor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1985. 80-91.

[234] Karlgren, Bernar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M].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49.

[235] Kiparsky, Paul. Metrical structure assignment is cyclic [J]. *Linguistic Inquiry* 10(1979): 421-442.

[236] Labov, William. The overestimation of functionalism [A]. *Fuclionalism in Linguistics* [C]. Ed. Dirven, René-Vilem Fri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7. 311-332.

[237] Levin, Beth & Rappaport Hovav, Malka.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238]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A]. *Subject and Topic* [C]. Ed. C. N. Li. London/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457-489.

[239]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An explora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A]. *Syntactic Typology* [C]. Ed. Winfred P. Lehmann.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223-266.

[240]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241] Li, Fang-kuei. Review of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7.4(1951): 255-257.

[242] Li, Yafei.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9(1990): 177-207.

[243] Li, Yafei. Structural head and aspectuality [J]. *Language* 69(1993): 480-504.

[244] Li, Yafei. 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3(1995): 255-282.

[245] Li, Yafei. Cross-componential causativity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7(1999): 445-497.

[246] Liberman, Mark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J].

Linguistic Inquiry 8(1997): 249-33.

[247] Macken, Marlys & Joseph Salmons. Prosodic templates in sound change [J]. *Diachronica* 14.1(1997): 31-66.

[248] Maspero, H.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J]. *Bulletion de l'Ecole Fran çaise d'Extreme Orient* 12 (1912): 1-126.

[249] McCarthy, John & Alan Prince. Prosodic morphology Ⅰ: constraint interaction and satisfac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a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Rutgers University, 1993. Available at http://scholarworks.umass.edu/linguist_faculty_pubs/14.

[250] Mei, Tsu-lin.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1970): 86-110.

[251] Mei, Tsu-lin. Notes on the morphology of ideas in ancient China [A].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 Ed. Willard J. Peterson, et al.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46.

[252] Murray, Robert & Theo Vennemann. Sound change and syllable structure in Germanic phonology [J]. *Language* 59(1983): 514-528.

[253] Nespor, Marina & Irene Vogel. *Prosodic Phonology: With a New Foreword*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7.

[254] Norman, Jerry.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3(1994): 397-408.

[255] Prince, Alan. Quantitative consequences of rhythmic organization [A]. In *Proceedings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6-II: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the Syllable i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C]. Ed. Karen

Deaton, Manuela Noske, and Michael Ziolkowski.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90. 355-398.

[256] Pulleyblank, Edwin 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J]. *Asia Major* 9 (1962): 58-144, 206-265.

[257] Pulleyblank, Edwin G.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M]. Vancouver: UBC Press, 1995.

[258] Sagart, Lauren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 [R].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Arlington, Texas, US. October 5-7, 1990.

[259] Sagart, Lauren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260] Sagart, Laurent. The evidence of Sino-Austronesian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lloque Perspectives sur la Phylogénie des Langues d'Asie Orientale at Périgueux, France, 30 August 2001.

[261] Sagart, Laurent. Sino-Tibeto-Austronesian: an updated and improved argument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a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tiy, Canberra, 11 January 2002.

[262] Sagart, Laurent. Sino-Tibeto-Austronesian: an updated and improved argument [A].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C]. Ed. Laurent Sagart, Roger Blench and Alicia Sanchez-Maza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263] Salmons, Joseph. & Zhuang, Huibin. The diachrony of east Asian prosodic templates. *Linguistics*. Forthcoming.

[264] Selkirk. Elisabeth. Prosodic domains in phonology: Sanskrit revisited [A]. *Juncture* [C]. Ed. Mark Aronoff & Mary-Louise Kean. Saratoga, CA: Anma Libri, 1980a.101-129.

[265] Selkirk. Elisabeth. The role of prosodic categories in English word stress [J]. *Linguistic Inquiry* 11(1980b): 563-605.

[266] Selkirk, Elisabeth. *Phonology and Syntax: 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267] Shi, Dingxu. The complex nature of V-C Constructions [A].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C]. Ed. Gu Ya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98. 23-52.

[268] Shih. Chi-Lin.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D]. PhD dissertation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6.

[269] Sybesma, Rint. *Causatives and Accomplishments: The Case of Chinese Ba* [D]. PhD dissertation at Universiteit Leiden, 1992.

[270] Sybesma, Rint. *The Mandarin VP*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271] Tai, James H-Y. A derivational constraint on adverbial place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stics*, 1(1973): 397-413.

[272] Takashima, Ken-Ichi. The so-called "third" -person possessive pronoun *jue* 氒 (= 厥) in Classical Chines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3 (1999): 404-431.

[273] Vennemann, Theo. *Preference Laws for Syllable Structur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und Change* [M]. Berlin: Mouton de Gryuter, 1988.

[274] Wang, Jenny. *The Geometry of Segmental Features in Beijing Mandarin*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93.

[275] Wolfenden, S.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M].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9.

[276] Zhuang, H.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The Case of Fake Attributives in Chinese* [D]. PhD dissertation at Shandong University, 2012.

[277] Zhuang, H. The prosodic history of Chinese resultatives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4(2014): 575-595.

[278] Zhuang, Huibin & Zhenqian Liu. Negative marker *bu* in Chinese: its nature and featur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Language Processing* 21.3 (2011): 107-160.

附录：本书常用缩略语与术语表

缩略语 / 术语	对应的英文
Adv	adverb
CP	complementizer phrase
NP	noun phrase
PP	preposition phrase
PrWd	prosodic word
Spec	specifier
Suf	suffix
VP	verb phrase
宾语	object
并入	incorporation
补足语	complement
操作	operation
层面	level
成分	constituent
重叠	reduplication
重新分析	reanalysis
词汇化	lexicalization
词库	lexicon
词缀	affix
代词	pronoun
动词短语	verb phrase
复辅音简化	simplification of consonant cluster
复合构词	compounding

副词	adverb
核心重音	nuclear stress
加缀	affixing
节核	nucleus
节首	onset
节尾	coda
介词	preposition
介词短语	preposition phrase
句尾焦点	end focus
空动词	empty verb
名词短语	noun phrase
派生	derive/derivation
偏好原则	preference rule
拼出	spell out
轻动词	light verb
双音化	disyllabification
双音节音步	disyllabic foot
双韵素音步	bimoraic foot
脱落	loss
小句	clause
形容词	adjective
修饰语	modifier
移位	movement
音步转型	foot shift
音节	syllable
映射规则	mapping rule
语迹	trace

语音寄主	host
允准	license
韵律层级	prosodic hierarchy
韵律词	prosodic word
韵律结构	prosodic structure
韵律模板	prosodic template
韵素	mora
韵尾弱化	coda reduction
最小词	minimal word

后 记

汉语的双音化是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往的学者前赴后继，不断地为双音化现象的研究、解释做出自己的努力。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以往每一次提出的解释都因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最终陷入前跋后疐的境地。从功能到韵律，从偏好到规则，以往的研究却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珍贵的借鉴和参考。借助于西方的形式理论修养和传统的训诂功底，冯胜利提出了音步转型说（Feng，1997；冯胜利，2000a、2009a），从此为汉语的双音化研究开启了又一扇门户。

然而，门户虽启，道路未铺，有关双音化的韵律语法研究才刚刚开始。一个学科初建时虽是蓬勃发展，但若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统一的方向和认识，势必很快就会渐趋式微，甚至难逃分崩离析、早早夭折之命运。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学科发展更需要把舵导航。有鉴于此，在冯胜利先生的倡议下，我们不揣简陋，商定撰写此书，其目的在于厘清汉语的双音化问题，纠正当前学界对双音化的歧解和误读，为汉语双音化的研究提供"一家之说"，供广大同行批评的同时，也期望对未来的汉语双音化研究有所裨益。

2015 年初，冯先生亲自拟定了写作大纲，并嘱托我与赵璞嵩执笔此书的部分章节。说是执笔，其实许多内容冯先生早已有过深入的讨论，我和璞嵩做的工作无非就是把他的著述重新梳理，

加以阐释。然而，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无比。且不说冯先生的很多文献是以英文撰写的，需要翻译，单是文献梳理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冯先生著述极丰，数量逾百，再加上所有关涉文献，我们足足打印了八大摞，每天翻阅这些文献，还要不停地做出各种标记、笔记……之后，我们开始整理、誊写……一连几个月，我和璞嵩被这本小书绑到了一起，日夜奋战，唯恐疏失。每写一字都小心翼翼；凡有不明不确之处，则必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讨论，最终方敢定一说法。

期间，冯先生也没有丝毫怠慢，不仅要随时回答我和璞嵩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有时看到我们在一些细节上处理不当，就发邮件或打电话过来跟我们细谈，把我们从歧途上拉回来），百忙之中，除了亲自捉笔，起草了书稿的写作大纲之外，还指导我们完成了书中至为关键的部分，如为双音化定性、正名，并对双音化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除此之外，冯先生还对全书每个细节逐一把关，以确保没有大的疏漏。

具体的撰写工作我们是这样分配的：本书上古音部分（第三章）由赵璞嵩完成，她是这方面的专家，除此之外，她还完成了汉语词汇化的梳理解释工作（第六章）；其他部分则主要由我完成。

2015 年 8 月，我和璞嵩一起完成了本书初稿的撰写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参考文献的整理是由璞嵩完成的，她整理文献的功夫堪称一绝！），书稿最后由冯先生审定。

2015 年 11 月 4 日到 5 日，“汉语韵律语法丛书”定稿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会上报告了书稿的内容。与会专家端木三教授、古川裕教授、裴雨来教授、施向东教

授、赵敏俐教授、朱晓农教授等给了我们许多鼓励、批评和宝贵的修改建议。

小书写作既毕，期间的所有心酸与感慨都变成了兴奋和激动。而等到兴奋退潮，激动过去，心中留下的却是满满的感动。撰书过程虽然是短短的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却享受到无数惠泽。

首先是前辈们的辛勤耕耘，没有他们的先期成果，我们就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另外，撰写过程中，许多学者慷慨地给我们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以下仅列出部分（按音序排列）：

陈鑫海	陈远秀	程　工	崔四行	邓思颖
董秀芳	高继海	黄劲伟	黄　梅	贾林华
姜　玲	李　兵	李　果	李继燕	李　恬
李香玲	李亚非	刘辰诞	刘基伟	刘泽权
刘振前	骆健飞	马宝鹏	牛保义	裴雨来
彭家法	邱金萍	申少帅	帅志嵩	苏　婧
索潇潇	万　波	王　迟	王洪君	王丽娟
王永娜	王照岩	徐　杰	燕海雄	杨朝军
殷世宇	尹玉霞	袁　愫	张克定	张梦杰
张又文	朱赛萍			

Joseph Salmons　　Marlys Macken　　Monica Macaulay

其次，是我们三名作者的家人的牺牲和支持。没有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的额外付出，我们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这里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张培翠，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繁重的家务之余，还帮我整理了相当一部分文献——那天接过她用心整理的厚

厚的一沓笔记，我真是感动得一塌糊涂。

非常荣幸，此次能与冯胜利先生、赵璞嵩女士合作完成本书。他们一个是成名已久的学界泰斗，一个是懂上古音、喜欢用繁体字的清华美女，我在其间的压力和动力诸位可想而知，真是应了那句“无须扬鞭自奋蹄”。自我感觉，此次写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小心翼翼，倍加努力。

本书的撰写，主要是基于冯先生已有的著述（个别来自我们两个后辈的成果），同时也大量借鉴、吸收、引用众多学者的研究，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实用。当然，囿于时间和精力，我们这一次的撰写难免仍存疑惑（有可能又出现了新的疏失），在此诚挚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把关。我们三人的电子邮箱分别是：

huibinzhuang@aliyun.com（庄会彬）

pusongzhao@cuhk.edu.cn（赵璞嵩）

slfeng@arts.cuhk.edu.hk（冯胜利）

期待各位同行来信指导。

最后，我想说，人生路上，或许要走过很多年才明白：周围那些曾经“苛刻”的人和“温和”的人，“批评你”的人和“保护你”的人，其实，都是你的恩人。在这里，我谨代表本书三名作者向给予我们批评、建议、鼓励、支持的各位同人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另，本书的写作得到“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2018—cx—021）的资助，一并感谢。

庄会彬（执笔）

2018 年 5 月

汉语的双音化与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如何实现则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本书从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入手，依据韵律语法理论，探讨了这一转型的必然性，即：上古汉语音节结构的自然简化导致了汉语史上的音步转型，而音步转型又直接带来了汉语的双音化。在这一基础上，本书进而展示了双音化的具体表现，包括词法运作、句法运作、词汇化三个方面，并讨论了双音化对汉语的影响。

上架建议：语言学



欢迎登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网站
www.blcup.com

ISBN 978-7-5619-5389-1



定价：59.00元